

# 德 裕

正南極上人類第一個冬天



第 九 十 九 期

四 十 七 年 七 月 號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為紀念拾穗創刊百期而發行的讀者意見調查表(兼幸運券)，已如雪片般地從各處寄來，表上的各項徵答，讀者都填寫得非常詳細，有些讀者還因為表上空白有限，無法寫下更多的珍貴意見，所以特地另外寫信告訴我們，他對拾穗的想法看法和建議。像這樣股切關懷的隆情厚誼，實在使我們這一群拾穗同人從心底裡受到了感動，覺得這八年多來在拾穗上化費掉的無數業餘光陰，並不是徒然浪費了的。因為我們畢竟已獲得了這許多神交的朋友。

拾穗創刊百期紀念的鷄尾酒會，我們決定在拾穗創刊地——高雄市舉行。因為這是拾穗自發行以來第一次公開招待各界的盛會，所以我們希望多準備一些能使來賓們認識拾穗了解拾穗的資料，並且我們也想籌備一些有趣的節目，使來賓們增加歡樂和興趣，此外，幸運券也將在這一次會場上抽獎，看誰是最幸運的讀者。紀念會的日期和地點，我們將在百期拾穗上發表，屆時在報紙上也將刊出消息，請讀者注意。

HI-PI 談叢連載七期之後在這一期結束了，不久，我們將出版單行本，列入拾穗叢叢。HI-PI 這一個名詞，一年多來漸趨通俗，為成音樂愛好者的寵兒，和感官上的另一種享受。可是我們相信一般人對這一方面知識可能尚待補充，那麼這一本小冊子，便是你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基本的參考資料。

美國觀察 (Look) 雜誌，於本年初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蘇俄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中所設立的間諜網的內幕。該文在觀察上連載兩期，情節曲折動人，拾穗本就有意於四個月前，譯出介紹讀者，不意原特約譯者因事繁無暇，所以一再延擱。後來，我們接到了小蕙君的譯稿，正好就是這一篇文章的下半部，所以使我們省了一半的工作。這一期上我們將這上下兩部份一氣刊登，當能使讀者於閱讀時更增興趣。



科學

正南極上人類第一個冬天  
十八位科學界的先鋒在南極的苦寒中度過了六個月

歷史

龐貝古城巡禮  
大自然爲人類保存了一個最完美的古城

科學

電子革命家——福萊斯特與三極真空管  
他的功績不僅在發明三極管，他在各方面的才華都是驚人的

軼事

你從那裡得來這麼一頂帽子  
誰想得到到帽子會有那麼多的故事

醫藥

長生不老之謎  
古老醫學理論施之於現代醫學界的奇蹟

軍事

我是西點軍校的校長  
西點的學生半是軍人，半是調皮搗蛋的孩子

警務

倫敦警察譚  
這房間像是一隻封閉的箱子，可是，却有一個女人神秘地失蹤了

內幕

美蘇諜網內幕  
美國反間諜人員在蘇俄間諜網中混跡十年的驚險故事

音樂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十一)

遊藝

田一三談叢(七)

短篇小說

義釋  
他帶着一張傳票，四年來走遍天涯海角

長篇連載

老虎  
他以後看到這張畫時將永遠感到一種悔恨的刺痛

拾穗專欄

朱門恩怨(十三)

拾穗專欄

西影片羽  
醫學近訊  
攝影叢談  
小淘氣

封面說明

正南極上人類的  
第一個冬天

美國爲求對國際地球物理學年的南極探險工作有所貢獻，在南極設立科學工作站。幾十位科學家在冰天雪地的正南極上渡過一個極端艱苦與世隔絕的冬天。  
本期封面是一幅南極地區的冰地，你可會夢想到這樣的景色。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

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元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以免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談

## 單款存款金儲撥劃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截日局辦經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址住姓名人款寄	地址號訂名姓戶訂		角
			元
			手續費

經辦員 局長

戶帳交寄後帳登局理管經聯本

## 單款存款金儲撥劃

戶帳款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截日局辦經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 第四六號		
新台幣			
址住姓名人款寄	地址		角
			元
			手續費

經辦員 局長

查存局理管由聯本

# 時 空

◎ 編輯先生：……今以貴刊

百期在即，於幸運券外並徵詢讀者意見，乃不揣愚拙，略貢鄙淺。

自六十期後，曾有數篇連載均精彩異常，曾經讀者紛紛要求，請印單行本……就記憶所及，約有：一、我們的地球。二、人類的史詩。三、世界六大宗教概述。四、我們這一時代的悲劇。關於第一種我們的地球，貴刊曾於篇首公開答復，以為原著圖版精美做製困難。

如書價過高，恐讀者難以負擔。其實此均不難解決。圖版不妨酌減，書價即略高，諒讀者亟欲求書，當亦不吝此數。

時至今日，人類已開始進入太空時代，對於吾人存身之太空，需要了解，對於吾人託庇之所之地球，更應充分認識，但以國內缺乏此種著作，故只能求之於外了，貴刊既已譯介於前，如不設法印單行本，以竟全功，殊令人惋惜，希貴刊有以補此缺憾。

吾人愛護貴刊者，以貴刊能賜予吾人以寶貴新知識，名錄鋼筆固為幸運，但俯拾可得。然新書好書却極為難求，故愚以為貴刊如能於百期紀念之際，能設法印行幾種讀者迫切需要之書刊，其惠於吾人者，較諸名錄鋼

筆者實既多且重，貴刊其有意乎？

編者敬復

王坤翼

正如閣下所建議，我們原來打算在百期紀念時，同時出版「我們的地球」「人類的史詩」「六大宗教概述」等三本譯叢。但最近因籌備不及，所以只預備出「我們的地球」一種，希望該書能於八月間與讀者見面。

◎ 編者先生：……今特略述對於貴刊各類問題之私見，聊供參考。

① 貴刊專欄，旨在介紹或研討各項學術，除小淘氣漫畫能老幼咸宜，雅俗共賞，且每期只佔一頁篇幅，具有調劑枯燥之意義。名曲唱片多嫌不够精彩詳情，本人意貴刊或多取材自 High Fidelity Magazine 月刊，……惜多非精彩。西影片羽有時已在台北映過，貴刊始行刊出，有關譯名與影片公司不一致（常多暫譯名），鄙意可多刊一項意見，將影片分為甲乙丙丁四級如 Green stories 中影片評介欄，以星為等級標準）藝林散拾內容多美術，少提及舞蹈建築彫刻等項，攝影叢談太過專門化，對此有興趣者必大大歡迎，對此無興趣者即使字字細讀，亦有無從看起之感……偵探奇情類文章靈敏無濫，自然科學，體育娛樂，戰爭武器亦為讀者興趣所在，惟不宜每期皆有，可論期分載，小說為主要調劑大眾化之主品，惟盼以後格調提高，久未見拾穗有精彩之短篇小說矣。

讀者 隋民

# 天冬個一第類人上極南正

詳 滄 王 · 作 濤 雪 · 爾 保



(中)「漢暴」和(右)克傑(左)者作



我推薦您採用



## 油毛氈

因為它是國內首創的老牌  
油毛氈，品質優良可靠。

### 寶豐工業公司出品

臺北市南京西路二九四號  
電話四七五六一，四二二五一

人類從未身臨過的苦寒，永不停息的刺骨寒風，長達六月的寒夜，這種惡烈的環境，十八位科學界的先鋒部隊，竟然平安地經歷過了。

關於作者——美國爲求對國際地球物理年的南極探險工作有所供獻，在南極設立科學工作站，主持人物一職，很自然地落在寬肩膀的保爾席泊爾博士身上，因爲他就是衆所公認的美國的「南極先生」。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席泊爾以十九歲的鷹童軍首次隨拜爾特(Richard E. Byrd)海軍上將上南極開始，先後留在那裡總共達六十四月之久，可沒有人比他更久了。

席泊爾博士在南極爲國家科學院主持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探險計劃。他原在美國陸軍服務，以極地專家的平民身份，主持研究和發展工作，此次係借調前往，爲海軍的「深冰」工作隊(Operation Deep Freeze)，在杜發克海軍少將(George J. Dufek)的指揮下，營建及主持這南極工作站，這篇報導是他的親身經歷，非常珍貴。

將風帽的皮邊拉得更緊些，使面部的保護更密些，我自冰道中步出我們的南極工作站。

我們隨地前進，因爲那方向正是我們預定前去的。

我們的地是地理南極，也就是理論上的地軸的最南端。數月來的長夜中，藉着星光，傑克和我仔細地測定這地理南極，該處離我們的營地祇有二千四百呎。

### 南極彫像

我們沿着每隔百碼插有紅旗一面的直線進行，一路上崎嶇不平但頗富奇趣，這都是極地勁風暴雪的彫像傑作。整個冬季勁風就差不多從未停過，風速有時高達每小時五十四哩，橫掃這片平整的高原時，就將表面彫刻成奇形怪狀：有的顯得很優美，有的深凹得像沼澤，有的宛如邱陵，一片純白，現在則被曙光照耀得反射出青光。

實在太冷了，使人們連話都懶得講——倒並不是真如說笑話說講出來的話會被一冰一住，「融化」以前是聽不見的。實際有其困難，在海拔九千呎苦寒的稀薄空氣中行走，已疲乏不堪，還要講話，太辛苦了。

再加披風帽遮住了說話人的嘴，也蓋住了聽者的耳朵，實際不方便。當然，九月來傑克和我，差不多已將該講的和該討論的都說過了，目下祇要做做手勢指指天空色彩的變幻，以及地面的奇形怪狀，就沒有說話的眞正必要了。

我們越過去夏空軍投贈給養的地帶，冰面上仍一處處留有痕跡以供我們回憶。我記起狂風中的一次空投，鋼纜竟隨着降落傘在冰面上滑過二十五哩才停住的故事。我也

苦寒猶較平日爲劇。凜風括過，隨呼氣而出的水氣，即刻在我十月未修的雜亂灰鬚上，凝結成冰。

我下意識地舉起手來按在皮風帽中的鼻子和双頰上，那時的感覺，正好與常情相反，不是溫暖，像爲火焰所灼一般。在這種溫度下，鼻子在數分鐘內，經過針刺般地刺痛，很容易「冰」掉。

剛走了沒有幾步路，我那雙用低溫特種橡皮製造的軍用長統靴，已凍得鐵般堅硬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那一天，對我們有特殊意義。過去半年來一直躲在地平線下的太陽，這天開始上昇了。照遍半壁長空鮮艷的橘紅色曙光，已在空際出現多時了。但是今天另有一點不尋常，我們再度破世界低溫記錄，很想知道在華氏零下一百零二度的室外走上一遭，究竟有何感覺。

傑克特克(Jack Tuck)和他那終日不離身的伴侶，名叫「暴漢」的狗，已在外面等我。傑克，美國海軍上尉，負責我們工作站的軍工給養。「暴漢」，我們強壯的嘔僕，繞着我們高興地風跳，正像傑克和我一般，爲極地經過數月的長夜而漸漸恢復光明而狂歡。

「暴漢」全速向我奔來，幸好我先站穩了，否則會被撞倒。一月前我們剛爲牠慶過生日，牠健康，重一百零六磅。牠用銳利的尖齒撕我的手套時，我將牠支開了。一個箭步牠跳到傑克處，苦寒阻擋不了牠，牠又鑽入藍色的霧中，喘出的白色水汽，曳在身後長達百碼，我

記得空投一匣包裝完善的雞蛋的故事，匣中四十七枚雞蛋，降落在地面時竟沒有一枚震碎的。

儘管勁風將冰面刮得百孔千瘡，但是去夏我們交通工具輪鍊留下的痕跡，以及空投時冰面被打擊的孔穴，仍然處處可見。「暴漢」使勁地用牙齒將埋在雪面下的降落傘拉鬆，曳出一角以供站立，因爲牠赤着足呢，能不直接站在冰面上，總較好受一些。假使牠在這嚴寒中感到眞正受不了，牠會立刻狂奔返回我們溫暖的工作站的，可能牠也覺察到今天不比尋常，因此總跟着我們。

當我抵達最後一根旗桿時，一連串的感覺隨之而興。我真希望有一根地軸會從冰面下穿出來，又記起爲定地理南極的位置用我們的經緯儀攝取星座的數百張照片，仰望看是否還有熟悉的星座殘留空際。

就在曙光的右面，我仍能找到明亮的金星。不過以往最顯眼的天狼星座此時却不見了。

天狼星是我們用以測定地理南極正確位置的諸星之一，所以我們對它倍覺親切，不過在我們進行觀察期中，也曾親歷過甚多困難，極地太冷了，經緯儀一下子就會因潤滑凝固而動彈不得。

### 百呎範圍內的極點

我們解決的辦法是將經緯儀裝在有加熱設備的一座圓頂金屬欄樓上，頂上有長條形滑窗，打開窗就可以利用經緯儀觀察等。即使如此，困難還是有，因爲祇要一開窗

，室溫就會即刻下降。另外，仲冬的寒夜，天空並不如理想地明淨，水汽凝結常在空際出現閃爍觀，此外，還有我們儀器鏡頭的誤差，以及外層大氣的反射使目標明確度減低而顯得模糊等等。

不過，即使如此，我們到底獲得了足夠的資料，可以定出地理南極的正確位置，任何方向的誤差，不會超過一百呎。相信這次定出的位置，該較以前任何一次為精確。當然我們無法在地面上標出這位置，因為南極巨大的冰面，會移動的呢！

當太陽上昇以後，我們敢再駕駛「伶馳」雪車的時候，我們預備繞着理論上的地理南極，循着直徑二百呎的圓周兜圈子，一面在車上用竹桿敲空油桶，以資慶祝。

上次我們想將「伶馳」自加熱過的車間開出，不過發見輪子和鍊條被凍得脫落了，無法使用。現在已完全修復，祇待氣候稍轉溫暖，我們就可駕駛了。

「暴漢」第一個抵達標有紅色旗桿的真正南極，事實上在我們抵達前，牠已繞桿三匝，也就是象徵性地完成了三次環球旅行了。

## 二分鐘繞地球一周

我們當仁不讓，傑克和我繼「暴漢」之後也繞桿桿漫步三週，我們也記起越過了國際日期變更線，這樣，根據假設，留在營地的伙伴們雖與我們朝夕共豈不將要在不同的日期下與我們過同一日子，為了抹去這份糾纏不清，

South Ice) 是英國維恩福胞博士 (Dr. Vivan Fuch) 所主持的斯查萊登 (Shackleton) 基地工作站的三人工作支站。另外距我們七百哩遠的美國拜德特工作站 (U.S. Bird Station)，規模則較我們為大。其他還有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的由法國和俄國主持的工作站多處。

別處工作站的人員們，他們在南極也都經歷過甚至較我們更為艱苦的生活。雖然我們孤立無援，經歷的黑夜也較他們為長，但是這個冬季却過得非常愉快，我甚至覺得即使可能我的伙伴們也不願挑選別的工作站過冬——例如南極洲邊緣有「都市」之號的大工作站，如小美洲 (Little America)，麥克模獨 (McMurdo)，愛爾斯華斯 (Ellsworth)，華克斯 (Wilkes)，斯各脫 (Scott) 斯登萊登，哈雷港 (Halley Bay)，或滿尼 (Murray) 等工作站。

數百人在南極過冬，就我所知，亦不過是全般故事中的一部份而已。世界上數千位科學家正理頭為國際地球物理年工作，以求對我們的地球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至於我和伙伴們所擔任的，在白色平原的中心所做的工作，假使有什麼成果的話，就全局而言，亦不過滄海之一粟而已。

當我凝視我們那為水霧所籠罩的營地時，我為那天際與時俱增的美麗的色彩變化感到驚奇。就在我們營地後面的公陸，遠隨太陽處，懸着一片淺石藍色的大弧形暗影。我認出這就是整個冬夜覆在我頭上的大天幕，也就是

我們又反方向繞上三週以資抵銷。

然後脫下外套我們竊取照片。這種嚴寒真不好受，儘快竊取六張照片以後我們的手指就凍得無法支持了，我們棉質的工作手套和腕套抵抗不住零下百度寒冷的侵入，我祇能笨拙地將我發痛的手指放回毛質的襯裡內，最後伸入溫暖的毛絨面極地軍用外手套中。傑克也儘在運動雙手，增加血液循環回復知覺。

即使是勇敢的「暴漢」，也冷得厲害，四腳儘靠攏站在一小塊牠自雪下拖出的降落傘布上，看上去活像馬戲團中小獅子站在球上表演似的。這時大家都有睡覺的需要了。

半哩外黑黑的圓形棚頂，極光塔的長方匣型建築，以及無線電天線竿，風屏，和一堆堆桶子，這就是冰天雪地中我們所能見到的營地遠境，就在這裡，我們度過了人類從未面臨過的嚴冬。

我們當時的感覺猶遠較所謂「孤單」更深一層。我們正在大片冰雪高原的中心，而這大片冰雪高原，本身就與所謂文化隔得何等遙遠似的。我們也常會展眼四望奇異地幻想，這片皓皚白雪高原的地平線外，究竟又是什麼世界呢？

## 五百餘哩外的「鄰居」

這片南極洲上，另外還有性質像我們一樣的工作站多處。距我們最近的一所，是在五百六十哩外的南冰。

地球的殘餘陰影，如今已在不知不覺間滑過長空，漸漸落入地平線下面去了。在我右面粉紅色的曙光鏗形正漸漸擴大。

曙光下使我們非常欣賞的另一景却是天際的一絲絲白色長雲，其輕淡之程度，猶如出自中國古代水彩畫家的手筆。顧不得寒冷，我們竟然動心再度打開相機，攝上數幀。

照相時我們又轉首看那日昇處的大片橙色光明，不知不覺間，空際已較前明亮得多了，遠遠望去，正像地平線外某處大火，祇是沒有烟而已。各種形式式式的大塊積雲，正如我們管氣候觀察的人員們說，隨着上層的風，一堆堆橫空而過。今日，這裡上層的風力，猶較平日強勁得多呢！

## 日出奇景

「你看到嗎？」傑克喃喃地說。

「你說閃光？」

「是的。你說會是太陽的幻影嗎？」

「可能是。不過這種奇景我還從首次看到。」我答。就在我們定神仔細觀察的當兒，閃光增多了。我們立即賜以「金剛鑽」的封號，因為它們細小得有如珠寶，閃閃即逝。閃光時顯得你眼睛發花，有些是鮮艷的綠色，藍色或血紅色，大部份早以紅色。

這閃光在約與太陽同樣大小的雲隙間一族族相繼出現

五彩繽紛，煞是好看。

這時我們就採用在極地時常使用以試驗幻象的辦法。我們走向一座雪墩，在墩下蹲定，展眼望去，我們發見：視界內所發生的明暗變化，與能見到的閃光次數，並不一致，並且這閃光的高度以及強度亦無關係；因此這閃光係屬幻象無疑。可惜這時我們帶出的照相底片已用完，否則儘管我們十指僵硬，倒是滿具熱誠願將這奇景攝下留存人間的。

離營已一小時多了，「暴漢」儘管堅強，亦已回營去了，最後，我們跟返。

回抵營地，我們就藉播音系統發出太陽即將昇空的消息。沒有幾分鐘，差不多人人都已走出營舍，自己觀察去了。四週與營舍等高的積雪堆上，相機的三腳架林立。

我們告訴大家的閃光「金鋼鑽」這時已逐漸隱去不透明顯，不過另一項更偉大的幻象，却開始出現了。根據天文計算，這時太陽仍在地平線下的數度處，不過我們所看到的，旭日的上半邊，却已穿出地平線了。

最初，與真正日出所不同的，就是那紅日並不上升。好像祇在浮沉着簪扎上升，結果反而又落下去了。隔不了一分鐘，這奇景又會再度出現，結果還是沒有升起而跌落了。人們為了保持身體的溫暖，在每次出現奇景的間隙內總跳着舞着，當每度曙光漸趨明亮時總叫着喊着，然後一個箭步走向相機前候機攝取奇景。

大約一小時以後，整個旭日似乎升到地面上不再下落

出的幻象。

一九五六年美國海軍在南極許多鮮為人知的區域作過很多次空中觀察，據估計有許多地區高達一萬四千呎，亦就是說比這裡高上五千呎。從這裡出現的假日日落一事，也間接證明了這些高地的可能存在，不過大部份至今尚未有過人跡呢。

### 火鷄大菜祝日昇

我們真正的日出是在五天以後才來到的。九月廿三日，那天太陽正式繞過赤道進入南半球。為慶祝日出，我們大開宴會，菜蔬如下：洋蔥湯和蝦鷄尾酒，火雞兩隻，調味品，豆類，玉米，白洋芋，蜜餞甜番薯，肉汁，麵包捲，橄欖，蔓越橘醬，乾菓，紅酒和菓汁酒等等。

宴會後——大約午後七時——我們在營外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升旗典禮。全體立正敬禮時，上次日落時一百八十六天前降下的國旗，再度徐徐升向桿頂。

在漫長冬夜即將結束的那段時間內，我試着記下六月不見天日的長夜中所產生的感想。首先，我該說我是何等欣賞這一個多季啊，其與我在南極所過的另外二個多季又是何等不同啊。

在小美洲，有四個月見不到太陽的冬季，不過其中兩個月每天數小時戶外並不暗可以工作。即使在最黑暗的冬季中期，每天中午仍能看到北方的一線微光，因為太陽這時祇在地平線下的十一度處。

了。人們若用濾光器觀察，他定能對這種不尋常的奇景嘆為觀止，空際充滿了一組組的水平線條，活似一簇簇的橙色霓虹燈管，散亂地佈滿穹蒼。

此後旭日的幻影究於何時再度出現，我們就無法肯定，因為天氣變得太快了。冰霧滾滾進入我們的營舍，氣溫急劇上升。到午夜已高達華氏零下六十九度——好多天來沒有這般高過了。此後九十三個鐘點，就沒有再冷到零下九十一度以上。

### 熱氣流所反射的陽光

這些幻境究竟怎樣造成的呢？在最冷幾天那一段時間內，我們頭頂一千四百呎的高空，那裡熱得多，氣溫零下三十度，那時地面却低達零下二百零二度，因此地面和高空的氣溫相差達七十二度之多。

這種氣溫相差過巨的情形，正是產生偉大幻象的良好環境。高空的熱氣流隨着勁風的波動形成一面大鏡子，而在真正日出的前幾天就將它的幻象帶給我們了。

以後的幾日內，在同一時間我們又數度看到自空際反射的太陽幻象。最足驚奇的是，它竟也是出自東半球而沒入西方，這就不合理了，因為極地所看到的太陽軌道，該是有規則地沿着地平線兜圈子的軌跡。

對這裡的假日出假日落，有一個解釋這樣說：向亞洲方向深入南極洲某處，該處地勢遠較極地為高，那裡的一「天鏡」將太陽的幻影反射至遠處，因此為這方向帶來了日

但在正南極情形就不同了，當太陽離我們最遠時——六月二十二日——它在我們地平線下的二十三度半處，這時連它的一線微光，亦就無法找到了。

在我們失去太陽的六個月內其中兩個月並不全黑還能看到朦朧曙光。另外四月則完全漆黑，與南極大部份工作站包括司各脫，斯岱萊登，阿曼特遜（Amundsen），以及拜爾特等工作站在內的全黑長達兩月相比，我們就顯得長多了。

因氣溫低而人類感到的寒冷與刺痛也是一件相對的事情。穿著得不合適，人類在零下四十度感到刺痛，在零上四十度也同樣感到刺痛，並且這兩種不同溫度下的刺痛，對人類的感覺而言在程度上並無差別。因為當人體一旦大量失熱，並且已達人體所能忍受的極限，感覺神經就會立刻發出刺痛的信號，這極限大約就在華氏四十度左右。身體過冷感覺神經所發出的刺痛信號，正與警鈴一樣，小火警警鈴響，大火警也是一樣響，並不會因火大而響得更起勁一些。

記得以前留在小美洲地區工作時，氣溫還遠沒有達零下四十度，並且沒有風，我們就已經不願意外出了，一旦抵達零下六十度時，工作就採取志願制。但在這裡正南極，連續一百六十九天以來沒有一天不超過零下四十度，並且在最冷的一月內，平均溫度超過零下八十度，可是我們照常外出，也沒有採取志願制而照常工作。

世界各寒冷地區在嚴嚴寒的時候大概有一共同特點，

就是「無風」。像有名的西伯里亞等地，以前保有世界最冷記錄達華氏零下八十九點九度，然而最冷的地方却在深谷中。冷空氣浸入這片盆地以後就留著不動了，同時盆地上的風速祇有每小時半哩左右。

因此，我們對正南極的情形就感到非常驚奇，風，整個多季都在吹，並且大半皆在每小時十五至二十哩之間，即使在風內，溫度低達零下八十度，我們仍舊能在戶外工作。

可能這與海拔高度有關。因為在海拔九千二百呎的冰面上空氣當然稀薄些，導熱程度跟著減低，因此「冷凍能力」亦就小了。在正南極，在將近零下百度的嚴寒中，人在戶外就上四小時並沒有產生什麼壞影響，在遠比地面溫度零下六十度為低的雪窟中做上二三小時工猶屬常事。

### 冷病——頭痛與體重減輕

假使我們的極地大氣「冷凍力」稍差，那末其含氧氣量也決沒有海平面的般高。因此，尤其是剛抵達極地的人員，祇要做些用體力的工作，即刻就會喘氣不堪。

記得當初我們科學工作隊人員繼續建造此間營舍的營建人員的離去而抵達南極中心時，這裡仍有很多需用體力的工作未了，等待我們來完成。從去年年初到三月廿二太陽下山以前這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忙著將所有的東西搬進營內保護過冬，因此臂彎腿腳背啊一直在為拖啊拉啊抬啊等等忙碌中。我們將四百五十磅重的燃料桶子堆整齊，改

建營舍，挖掘地道，豎立天線桿，科學工具開箱，以及按裝儀器等等，已經盡我們體力的最大能力了。並且這些苦工，大部份都在零下四十度至零下八十度之間完成的。

因此，有幾點非常明顯：差不多每個工作人員都有體重減輕的現象。許多原來非常強壯的竟減輕了三四磅，就是瘦的也變得更瘦。有幾個並且體力也變差，尤以提力和握力方面最為明顯。不過這些苦惱一到我們歡欣過冬就統統結束了，體力逐漸恢復，體重亦漸趨正常。

另一種病痛就是關節及軀體骨節痛，特別在膝，臂彎，肩頭等部位。這可能是輕性的缺血症，由於海拔以及嚴寒中血液循環較慢等關係所致。另一些人，在勞力過度，或留在室外冰雪中過久，會引起頭痛。

漸漸地我們服水土了，到冬盡新工作人員來南極接替我們時，我們這批老手，在這個環境中顯然較他們有能耐得多。

在營地有一項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擔任的苦工是挖雪道，這件工作有二個目的，一是鑿得用水，一是為冰河研究準備深坑。八月來我們在冰面下挖掘了一條斜斜的隧道，大概二百七十呎長，九十呎深，六至十一呎闊，七至二十呎高。坑內溫度甚為穩定，總是華氏零下六十度。

掘坑的主要工具有二，一為帶匙片的瑞士冰斧，另一即為普通煤鏟。我們先將鑿下的碎冰塊鏟入舊降落傘做的大口袋內，然後裝入塑膠滑塊內，再用我們機械士漢佛南 (Mel Havenor)，電機士華爾特 (Ken Waldron)

和公用設備專家強生 (Earl Johnson)，利用廢物所製成的拖拉機，拉至地面上。

算來一個人連鑿帶裝袋上撬以及曳至地面每點鐘可以弄上六百磅，每工作一次就可去掉半噸。工作配合得好，甚至有時能超過一噸呢！

這種工作連續做上三小時或三小時以上，那就太辛苦了。即使衣服穿很少（厚內衣，羊毛衫，再一襲擋風衣）最初精力充沛，一小時的工作也會勞動得令出汗，後來漸漸疲乏，冷氣就會適時來襲——指掌及鼻子最先感到。有時當工作完畢，回到溫暖的營房以後，亦要費上數小時時之久，才能趕盡體內深處的寒氣，而回復正常呢。

到隧道掘得深了，大家一致感到，這份工作的最辛苦部份，端在工作完畢後，走完這條長隧道的台階回到地面的這段似乎走不盡的行程中。

### 寬場的營舍

所有伙伴們中，恐怕以我最深深地感到我們這座正南極的營舍該是何等地特別和豪華啊！為了保護，人們總被迫在寒冷的環境內住得緊密些，在溫暖的環境內就住得鬆疏些。記得一九二九年我在南極度過第一個寒夜時，我就是住在十呎寬十呎高的營房內的八人中的一個。

不過在今日正南極的營舍中，單單供一個人睡覺的空間，恐怕就有那麼大小。實際上，這裡營舍實際面積六千平方呎，大概比小美洲第一工作站大四倍，這裡祇有十

八人，而那面却住了四十二人。

這件事本身就為解決極地心理問題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住得寬暢，一方面增加個人的方便，另一方面增加收拾房舍的工作，空間亦就減少了。忙碌的人普通總是愉快的人，時光在不知不覺間溜走，決不會有度日如年之感了。照理說，這裡冰雪連天，那愁沒有水用，不過事實上人們為減少鑿冰搬運化水等麻煩，總是儘量節省。記得古時的武士，常為能因具有數星期不洗澡不換衣服的能力而非常驕傲呢！

### 清潔有助於好風紀

但是在現代，探險隊員都採取薪給制（我首兩次上南極探險時，每年獲酬一元），較好的生活環境亦普遍供給。在美國海軍方面，並且希望對此間的供應，能達到全球任何正南極工作站的標準。因此我們就托福享有冷熱水淋浴，洗衣機，電烘箱，真空吸塵器，每張床頭有床燈，每週三次電影，地上有啞麻子油布地毯。

由於我們有計劃地進行挖掘隧道，因此每天能生產二百加侖用水，每人平均能分到十一加侖。我們都清潔而舒適，環境好風紀亦就良好。

從最初傑克和我就一致認為「分頭管理」的安排並不高明，但是我們又無法不遵命實行。我們也一致同意營地上所謂科學工作人員和海軍後勤人員須一律待遇，若在兩

者之間瀟空築起鴻溝，什麼事情都彼此分得清清楚楚，那是自我麻煩製造糾紛。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屬於大家的，因此任何人都得出力參加，像掘隧道，取燃料，房屋過道保持整潔，其他像監廚等等。

### 三 噸 鮮 肉

假使時間和地位允許的話。我很可以為每一個人在此過冬的伙伴——海軍的「海蜂」人員和科學工作人員，寫出長篇文章。每個伙伴在工作方面都有其值得報導的足資資料可供採用，每個人都由他們自己一套方法負責盡職，集體努力以完成共同的使命。

任何探險隊的各項工作中，沒有一件工作比司廚更值得重視和感謝。托天之福我們隊上就有最值得感謝的廚師。我欲佩西吉斯 (Cliff Speer) 並不單單因為欣賞他製備的美好飲食，而他的工作精神却更值得讚美。他一直辛苦地為其他十七個隊員們忙碌，當他獲悉該餐有過一道食品為某人所不喜時，他一定會為某人另備別種食品一道，以作替代。

他總欣然接受任何人的請求為他小心地備出各種特種食品，假使我們願意，他也肯讓我們一試手藝，親自下廚。例如，我們中間就有幾位變得特別喜愛薑味牛排，他就為他們特別預備以充早點。他也製備冰茶，想不到這種飲料在南極也會被人愛好。

繡作接頭箱，而勉強完成照明設備。

伙伴中該以泰勒醫生 (Dr. Howard C. Taylor III) 最能因地制宜了，非常幸運我們中間很少有病痛失調等等，因此他就抽空每星期講演一次醫藥常識，再有空他就自己發明些小玩意兒。

這些小玩意兒中以他的「失眠測定器」，一種記錄睡時翻身次數的工具，最是稱奇。主要是利用滴水為動力，以幾枚洋鐵罐用線連上，線一端連在床墊下，另一端連有一枚尖針，尖針則在燻黑了的紙板上劃動，記錄睡眠情形。

泰勒醫生精心設計，一再改良，費時數週，最後總算做出來了。跟蕭臨床試驗，拿出記錄紙一看，直線一條，沒有半點「翻身」記錄，泰勒無可奈何祇得苦笑，原來他徵求的被試驗者，那位先生擁被高臥呼呼大睡整夜非但未翻一次身，連肌肉都沒有牽動一下呢，怪不得絕無失眠可測了。

### 陳 年 古 菌

另一件泰勒醫生甚有成績的科學試驗是培養菌存在自冰窟中掘出的孢子和花粉一類的低等植物。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些種子微粒，是隨着塵埃，從老遠老遠，藉風力經高空而抵此，在這裡的冰雪中，有些種子已保存了數世紀之久了。

他將帶菌的深冰溶化，然後小心地藏入經過非常嚴格

我們的食物中共有三噸鮮肉，那是初冬時空投給我們的。因此消費方面每人每天平均可達六至八磅之多。在這裡備肉類食物並不簡單，因為儲藏在零下六十度的隧道內，事先得使軟化等等。

極地的苦寒也使我們的修建負責人奧斯朋 (Tom Osborne) 的工作倍形艱苦。他得在零下六十五度的戶外建造三座房屋，丈量，釘釘，鎖線絲等等辛苦不堪。漢佛南，機械士，也是我們中最年青的（他在此間歡度他的二十一歲生日），為維持車輛的運轉，也遇到同樣的困難；直到氣溫低達零下九十度，車輛才被迫停駛。

### 噴 筒 和 草 耙

此間過冬，似乎需要噴筒和草耙，倒並不是為收拾落葉，也不是為園藝。強生都給我們製備了，草耙可用以耙平雪面，也可以翻開雪面找尋戶外的失物；噴筒則可灑水，以除去隧道內積存的粉狀雪塵。

嚴寒長夜，孤寂無援，在這種環境內隨機應變對我們就非常重要了。麥克弗森 (Bill McPherson)，我們的收發報人員，和迪開 (Giff Dickey)，我們的電子技師將通訊系統維持得好，整個冬季我們的對外連絡，從未中斷。雖然我們能對外通話，但是長夜中我們無法求得外援，許多用品要就是我們已經有了，或者想辦法自製，否則就祇能不用。當電氣材料用完時，冰窟內要接電燈，我們的電機人員華爾特命就地取材以金屬包紮線作電線，洋鐵小消毒保證絕無細菌存在的培養罐內。非常奇怪，經他培養以後產生的新菌，竟與平日壤麵包上的普通菌，一般綠一般白，毫無二致。泰勒醫生是一個謹慎的科學家，對他培養的陳年古菌，並未發表任何意見，預備等到冬季終了，帶回文明世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在南極工作的科學家，以氣象方面的專家最多。我們正南極工作站的四名氣象人員，採取輪班制，每班二人。

他們利用測速儀器為遠及營外一百磅地區內的氣候變化留下記錄。當然為求記錄的正確，他們就得經常檢查室內外的儀器，因此，每隔三小時，就有一個氣象人員，全身披掛，亮起手電，巡行於黑夜風雪中。

氣象人員在冰雪上暴露溫度計的地方不需攔攔很久，不過他在讀溫度的時候却須十分小心，務必停住呼吸，否則不是溫度計的玻璃面被呼氣中的水分弄模糊，定是讀數到不了祇有十分之一度的準確度。

然後他巡視風力儀和風向儀，以及記錄雪面和高空熱交換量的輻射儀。

他又觀察「降落 (Precipitation)」情形——即使晴空萬里時遼空也會有結晶冰降落的，雪面的霜霧情形。以及雪面因風力或「降落」所引起的變化情形。他們對所謂「粉雪」現象尤加注意，所謂「粉雪」那是一小簇非常纖細霜殼粒的集合體，輕輕一碰立刻化為粉末，這種奇像，以在冰面上的空氣熱得較冰面本身為速時，最容易出

現。

## 月佩冰暈

在極地，也能看到皎潔的月亮，每隔一月，月圓一次。在月夜，人們常能見到月暈，就像暑天的太陽四週圍着一圈虹彩的情況一般，不過這條暈帶色彩更淡，看來更形虛幻而已。這裡所見的月暈，實際係由浮遊於空氣中小冰塊所造成的冰暈奇景。

假使人們真爲冰暈的美麗所動而飛渡廣寒宮，不過太虛的苦寒即刻就會將他貶逐人間，按住鼻子加快步伐擦袍端帶作速鑽進溫暖的營舍還是做那現實夢去吧！

氣象學家們也研究高空大氣。他們將一具小型無線電傳送器縛在氣球上，放入天空，然後藉飯廳頂上塑膠欄柵外的活動天線，找出氣球的位置，並將傳送至地面的各項數據，留在整列的記錄器上。這整個系統叫做 Rawlson de。

用以灌汽球的氣氣是在一隻大容器內製造的，原料是鋁片，苛性鈉和水。氣球上升之前，屋頂上的天窗就先拉開，這時冷氣入窗下襲，室內當然立刻非常涼快，等升空信號一發，這一具新出世的氣球，立刻就投入外面殘酷的風塵中去了。勁風有時常將附在氣球上的精細儀器損壞，以前沒有利用屏風，放三回說不定祇有一次成功呢。

## 隨風而去

## 上達天聽

正南極最高的建築，是七十五呎的天線桿，用以向反射無線電波的游離層 (Ionosphere) 發射無線電信號的。

每天每隔十五分鐘，(Ionosphere Sunde-C-3) 就自動地垂直向太空游離層以愈趨愈高的週波發射信號，旁邊的錄音機則將經游離層返回地面的相關信號收集，然後再較錄在電影片般的 Ionograms 上。

所謂游離層，是指地球外大氣中離地面五十至二百五十哩高處的那一段帶電區域。它在遠程無線電通訊中，擔任反射電波的角色，使向空際發射的電波返回地面，因此信號就可被送至遠及地平線以外了。

科學家們一向知道，太陽的幅射引起游離層帶電。但在此正南極，每年就有數月全黑，連游離層的最底部陽光亦絕無射及的可能；在我們的中冬六月廿二日，那時我們頭頂上太空中全黑區與永明區的分界處與我們的垂直距離爲三百三十哩。因此此段時間內我們射向空中的信號，其返回地面的結果，總該一致了吧。

但結果使我們非常驚奇，在整個冬季內帶電情形似乎並未變化，整個冬季都高。另一方面，在同一天內游離層的帶電情形也會有變化出現的。這種現象可能使我們相信，引起帶電作用的可能不止陽光一種因素，那末另外什麼有可能呢，可能是地球本身的磁力。

霍夫 (Willi Hough)，來自國家標準局的物理學家

氣球昇空以後，球上的傳送器即定時給地面發回一連串的嗡嗡聲和營營聲，這就代表該處的溫度，壓力和濕度；同時地面上的活動天線竿，亦一直在搜尋氣球的行踪，藉此亦可計算出風速。有時我們也在球下懸掛用乾電池的小電燈一枚，以便在黑夜中容易追跡。

等到氣球失蹤，氣象人員就整理已獲資料，描出氣象圖，加以注解，然後電告小美洲的南極氣象總站。總站集中了來自南極各地球物理年氣象分站的氣象報告以後，就描出整個南極的氣象圖，然後廣播各地。

我們工作艱苦的氣象隊的主持人是花氏 (Edwin Florens)，一位沉默寡言的氣象學家，來自美蓮蘭省肯新敦城。和另外幾位氣象人員一樣，不但對公共工作——下廚，清屋，開雪礦——欣然接受，對他的氣象工作尤其盡忠實守。

他同僚中的兩位，在參加此間工作前，已有極地生活的經驗。強生 (Eivd Johnson) 曾在距正北極七百七十哩，加拿大益山泥藤，擔任過一年多的氣象觀察任務。管莫魯 (John Guerrero)，我們的氣象電子專家，係阿拉斯加大學出身，曾在 DWE 系統擔任技術工作。所謂 DWE 就是遠程告警的意思 (Distant Early Warning)，該系統分佈在北美洲的北極附近地區。

第四名氣象人員，亨遜 (Herbert Hanson)，竟對極地氣象有所偏愛，擬申請多留一年呢。不過爲了很多種理由，規定任何人都不准在此延長期限的。

，是他主持這游離層研究計劃。除了忙著每隔十五分鐘一次對空發出電波外，他還得忙於製造和 *onogram*。

此外再加上地震問題，以及地球物理現象等等，難怪他就成爲我們工作站最沒有空的人。

本赫 (Bob Benson) 也一樣沒有空，除了幫助遊離層研究以及極光研究外，他還要推動我們的地震研究。

爲使他的精密儀器不被當地的震動干擾而能精確地記出實際的地震起見，他不得不將儀器搬到一千呎以外的遠地去，其中由一條長隧道與營地相通。本生的困難倒還不在那條長隧道，而在如何維持他的地震儀運轉，我深深地記得，並且對他的忍耐也著實佩服，他整整費了一星期爲了修理一隻電流計，那損壞的部份正是薄達千分之一吋的薄片。

不過儘管技術上遇到過困難，他還是將地震儀運轉起來了，並且還抽出時間做個業餘攝影家。他曾利用他自製的針孔照相機攝出最不平凡的照相：曝光整整四天的南極月奇景。

## 極光普照

多夜，我們常見普照的南極光。我們的極光專家，賴陶德 (Ario Landolt) 利用他的光學照相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極光記錄。他們工作時每小時作一次自力觀察。

每當極光出現得很明顯，以白綠色的光芒照耀四方的時候，賴陶德一定躲在我們樓頂黑暗的圓形塔頂內工作

，有時忙得每晚睡不上二三小時。

他最大的困難倒不是缺少睡眠，而是「霜」。他的觀察塔係用不到四分之一吋厚的透明塑膠所製，塔內外的溫度相差達一百五十度之巨。因此塑膠的內壁就難免不為積霜所弄模糊了。

針對這一點，我們最後採用兩具大油爐，和幾具大風扇，向這圓頂吹送大量熱風。因此賴陶得這小室所需的熱量，較小室下全部科學館房舍所需的熱量，還要來得多呢。

我們有賴陶得在我們的頭頂上工作，也就有賴銘登（Edward R. Ingleton）在我們的腳底下工作，他是我們的冰河學家，所擔任的，也是最冷的工作。他不在戶外冰雪地面上採標本，定鑽在地下隧道內挖樣品。一旦他找到合適的材料可以帶回實驗室研究了，不過爲使樣品不融化，即使在實驗室內，也得保持零下二十五度的低溫。

他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從研究冰雪的結構而窺知過去幾年內氣候的變化情形。他自地下隧道的冰壁上取下一吋左右厚的冰片先加以照相，然後再溶化取其水樣。各個水樣送美國加以分析和研究，就可以由其化學性質的差別而窺知某處該是「冬雪」，而某處該屬「夏雪」，層層配合，冰雪亦就有其如樹木般的年輪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精密地算出，地球極地的冰帽，每年平均該增長幾何，以前數世紀以來，一層一層地，每年實際又生長幾許。

另嫁他人了。最最悲傷的，至少對我如此，是拜爾特上將的訃聞，他的逝世消息我們在去年三月已自廣播中獲悉。

自第一次郵件來了以後，我們的營地就沒有恢復以前的寧靜。飛機也愈來愈動了，給養也不斷地增加，所謂孤單的感覺，亦不再存在了。

九天以後第一批夏季觀察人員和我們的接替人員到達。這樣一來整個營地的氣氛就完全變了。當你孤單了數月以後，外人突然在你面前出現，那時的感覺真難以描述。猶其是「外客」們對你辛苦一冬所獲的區區碩果並不表示應有所尊重時，你要壓住你心頭那把怒火，真非易事。這種情形下，新人和老兵間築下鴻溝一道，亦就無法避免了。

另外還有麻煩的事情，新人們帶來了傷風和失調等病痛。最初一星期中，他們大半皆爲病痛和水土不服等所困擾。接着病痛亦傳給老兵們，感冒，其性之惡遠勝於多年來我在南極所看到的任何一次。

我們的期跟告終，開始分批離去，想到回家渡聖誕節該多令人神往。不過很多科學工作者却爲離去得太匆忙而抱憾。

有許多計劃我們雖忙碌了一冬天但仍未完成。過去六個月內要帶着儀器在室外工作大部份天氣都太冷了，非常困難，因此我們熱烈寄望於未來十二月和一月較溫暖的月份。我們唯一能做到的祇有將我們熱愛的未完成計劃轉交給來接替的新人們，同時默祝他們順利。海軍當局當然會給

太陽再度照亮南極，我們也就預見到會爲營地帶來新氣象。我們此間的任務，已經大部完成。再隔不了幾天，我們就會聽到噹噹聲，自天邊看到飛機向我們飛來，帶來郵件和給養。再以後就是歸返文明的故國了。

結果直到太陽升空一月那時，空軍的C-124終於向我們飛來。這架巨型飛機無法在此降落，不過當然給我送來了郵件。在預定抵達的半小時前就有人出外探望了，最後是傾巢而出，引頸向那預定飛機出現的天邊長望。

最後終於來了：先是一枚小黑點，接着雙翼閃出那耀眼的光芒。

「你看來真傷美，又大又美麗！」傑克在無線電通聯時說。

### 八月以來的首批郵件

飛機繞營舍上空兜了一圈，接着空投了燃料等等，最後將積存了八月之久的郵件，投給我們。我們昨日剛離車庫的「俗醜」雪車，現在已在來回奔馳在雪地上檢拾空降物品了。

現在真的接近曲終人散的時刻了。人們各自帶着郵件退入他們的一角，閱讀來自母親，妻子，或愛人的信件，過目頭條新聞，史發尼克升空啦，新車上市啦，以及其他我們多月不見的新聞。

當然免不了不愉快的新聞。有一封信是八個月前去年二月寄的一封信，不過這位少女後來又來電告知，她已

我們最妥善的安排，將我們每一個隊員，平安地送返故國。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離開正南極的，距當初和營建部隊一同抵此正好一整年。和以前幾次一樣，總是帶着複雜的感情離去。當然也總是渴望着返回文明，和家人，朋友聚首，重享新鮮食物以及諸般失去已久的東西。

另一方面，離開這一個衆多善良朋友所組成的大家庭總免不了有所留戀，想到如今分手了，並且永遠拆伙了，未免黯然。再有，就是南極本身，這片高原並不祇是苦寒雪白和死氣沉沉，假使換一種欣賞大自然的的眼光看去，這裡該是最純潔的單純美的世界。

現在我回到華盛頓DC佛吉尼亞附近的家中了。人們總愛問我：「那面究竟冷到什麼地步？」

### 極地有「溫暖」的冬季？

我們的零下一百零二度點一的低溫給世界創造了新記錄。但是，說來不信，在南極我們倒渡過了一個溫暖的冬天。

研究首次獲得的今年溫度記錄，我們可以發見，其中也有特殊的溫度變化。在我們的冰隧道裡，溫度非常穩定，終年不離零下六十度左右。但在冰面上就不尋常，我們有過正五點五度的記錄。

氣候學家研究各地的氣候，曾得到這樣的結論：有些地方可以熱至該地平均溫度以上的某度，也就可以冷至該

平均溫度以下的同一某度。就南極講這一某度就是六十五度，那末這裡最冷時可能會低達零下一百二三十度之間了。

然而非常例外，我們很少冷過零下百度，一次是初冬，另一次在天亮前。另一方面，以前在極區也曾有過一次氣溫急劇上落的記錄。

南極所以有反常的「溫暖」的冬季可能係由整個冬季吹着勁風所致。這裡冬季最冷的天一定沒有風，然而沒有風的天氣太少了，除非在夏季。

### 冬季雪量——六吋

人們常愛問的另一個問題是：「積雪情形如何？」極區氣象人員的主要問題之一，雖尚未妥善解決，是怎樣測出積雪量。每年實際降落多少，當地下了多少，外地吹來多少。

其量少得驚人。天黑前留在冰上的車輪痕跡仍然宛在，在冬季的中期觀察，有些痕跡上從未落過雪。

為了補助我們測降雪量的儀器的不足，我們在三哩長的一條直線上插下量雪竿。天亮以後我們檢查每根竿子，結果非常一致，不管整個冰面原有的高低不平，插竿的地點原係高丘，或是低池，自二月至十一月十個月來，每枝量雪竿的記錄都在六吋左右。

這個數字是否真能代表正南極的降雪量，祇有再實驗幾年才能解答。當然非常可能，有那一年我們會測到不尋

常的氣溫或是不尋常的雪量。

不過假使要問這裡何以會留下哩許厚的積雪的話，那是因為多少年來祇積不化之故。

在我離開營地的第六天，波士頓學院的李漢師(Rev. Daniel Linscan)來此作地震回音測驗。他測得此間冰厚八千三百呎，因此間冰面拔海九千二百呎，那末這正南極冰帽之下尚有拔海九百呎的岩石基礎存在，實際上我們是漂浮在離地面一哩又半的高空上呢。

在正南極工作站建立前，沒有人知道，這裡的冰帽會不會傳送或者整個吸收了來自地球別處的地震波動。本營在他一千呎長的冰道內細細研究，利用儀器留下記錄，顯出冰山不能吸收掉震波，他測得的地震有些與其他地區的地震有關，有些祇是本地發的，可能是極地所特有的冰山崩裂，冰河改道等等。

### 火燭小心

「你最怕什麼？」人家亦常問，「遠處在那長夜漫漫無法救援的冰雪中？」

危險並不是沒有，即使你已經萬分小心。火災可能發生的，氧氣發生器爆炸，電線包皮凍裂而走火，爐管堵塞而爆炸等等，皆可以引起營地的火災。

針對火警預防，我們將營舍一分爲二，其間以雪道充防火牆將兩者隔開，另一方面，將食物，燃料，主要日用品亦分作兩份，分藏兩處。這樣，假使有一半營舍毀之於

火，我們尚還有另半可以藏身。

假使真不幸二處營舍全毀了，那末我們祇可避入二百呎外的另一處小屋中了。這裡我們預存了够十八個人六個月用的給養，假使萬一果真落到這般地步，雖不能再說好玩，不過殘存以待明春遇救，尚無問題。

此外當然還有受傷以及傳染病的威脅。泰勒醫生備有充分的醫藥器材可供一團人應用，有必要時也可動外科手術，不過另一限制亦很明顯，太陽上升以前任可人無法離此，任何人亦無法來此，感謝上帝，幸好我們沒有碰上這種需要。

我們此次留在正南極過冬的全體伙伴們都深切地感到，我們有巨大的責任必須保證支持我們的數千人的努力決沒有落空。這包括國立科學院的科學家們，他們為國際地球物理年制定的計劃由我們來推動；陸海軍人員；當然還有其他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年在南極工作的人員；他們的許多工作可能比我們更危險更辛苦。確實地，在正南極建立工作站一事該是美國的一大成就，而我們所完成的，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份工作而已。

我們第一年在正南極所得到的真正科學成就是什麼呢，我以為祇有一件：證明了人類可以在正南極生活。

譯自地理雜誌一九五八年四月號

一位小老婆接到一個電報說她已承繼了一筆百萬元的遺產。她驚喜之餘趕緊跑向電話機旁，拿起電話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的朋友們。可是突然她發覺竟無人可以分享她的快樂。她最好的一位已於幾年前去世了。

可是這個消息實在使她無法緘默了——他便拿起電話筒喊道：「接線生，請你給我接隨便那一位。」

× × × × ×

阿根廷馬戲團裡的胖太太是一個很有趣的人物。她是個愛爾蘭人，年紀約摸三十左右，如果不考慮她的身材，她的面貌倒是相當動人的。

她對於自己的工作非常滿意，她的重量約在三百五十磅到四百磅之間，她身長約五呎六吋，可是腰圍似乎比這個數字還要大一點。她的胸脯大於八呎。

因為她的軀體太大，任何火車的車門都沒法擠過，所以當她跟着馬戲團從一地啓程到另一地表演時，她總是坐特製的運牛的卡車。

因為她的職業全賴肥胖，所以她對自己這一身肥肉非常珍惜，她的保肥之法是：

避免運動，多吃甜食，時常喝酒。

想一看看！帽子像倒轉過來的水菓筐，帶着耳套的帽子，女人頭上頂着大禮帽，大禮帽頂上站着哈靈吞伯爵——在光怪陸離的帽子世界中，這些似乎都算不得是什麼奇諱。



## 你從那裡弄來那麼一頂帽子

歲時評

我自己以前只有兩頂帽子，一頂是帆布作的，我花了一元九角八分買的，另外一頂是棉布的帶有兩個耳套，滑雪人稱之為「耳罩」的一種。帆布的那頂是爲了防雨不要打濕我的頭髮，「耳罩」則是爲了不要讓雪落到我的耳朵裡去。在不幾年以前我還未曾料到帽子竟可以派許多多別的用途。譬如說我就絕未想到帽子還可以用來當坐墊，當腳凳立在上面，甚至用來拴駱駝。

隨後我到了外國，見識到各式各樣的帽子——英國紳士頭上戴的半球似的圓頂禮帽（Bowler），賽艇人戴的硬胎草帽（Boaters），印度人喜歡纏在頭頂上的「頭帕」



（Turhans），回教徒戴的紅色小水桶似的無邊毡帽（Ta rhooshes），韓國人頂在頭尖上的「高冠」（Kak），阿拉伯人戴的「頭巾」（Kuffiyeh）——這才領教了真有些稀奇古怪的用場。用帽子當坐墊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風氣。帽子是絲絨作的，很大，只有那些擁有博士頭銜的人才有資格戴。每當坐到凳子上時，總是先將帽子摘下來墊在屁股下面。哲學博士坐的是紅絲絨帽子金線流蘇。神學博士坐的是黑絲絨帽子沒有流蘇，大學總長坐的是黑絲絨帽子帶有流蘇。這在牛津大學非常有用，你的身份看你坐下的帽子一目了然。

「牛津人」坐在他們的帽子上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同時照我所曉得的英國人在一百年前已有習慣坐在可以折疊的高帽上（到歌劇院去戴的一種大禮帽）。英國同時也是以帽子當腳凳的發源地，那是一種大禮帽，重達一磅，照首創那種帽子的哈靈吞伯爵的看法，認爲一頂大禮帽的好壞，全看牠能負載得起要戴牠的人。這位伯爵持有幾打這種禮帽，黑的，灰的，綠的，色色俱全，他在園中散步時戴綠色的，以免驚嚇了禽鳥。

英王威廉第四則會依靠這種帽子保全了性命。那是一八二七年，國王參加一項葬禮，教堂內空前寒冷，威靈吞公爵被凍得發僵，約翰·雪萊爵士被凍得了風濕腫脹之病，喬治·坎南受寒感冒以致後來送了命，只有國王因爲站在大禮帽上，兩腳賴以保暖，未被影響，得保長壽。當年愛爾蘭曾有一位詩人特別賦詩來紀念這件歷史大事。

對於把帽子不當帽子用，反而應用到其他千奇百怪用途的習慣，未免使製帽的人感到頗不舒服，不過就我個人來講，我却十分贊成此事。也正是因爲人們有千百種不同運用帽子的方式。才創造出千百種型式各異的帽子。我衷心欣賞這一切的花樣，想想看假如沒有這麼許多變化，我們的世界該失掉多少光彩。在日本如果新娘在結婚時不戴上那緊繫繩在頭上的白帶子（Tanookakushi），或者那些街頭音樂家不戴上那種像水菓筐子倒過來的帽子（Koutaboreta）對於日本風光該減色多少。

我在前面曾提起過用帽子來拴駱駝，阿拉伯人的帽子就正好作這種用途。他們戴的白頭巾（Kuffiya）是一條黑色圓環的帶子被稱爲「阿蓋爾」（Agal）的束束緊。這種「阿蓋爾」不僅可以用來拴住駱駝，亦可用來縛罪犯。甚至可以用來勸斃人。我第一次接觸到這種頭飾是在一條橫渡大西洋的郵船上，由一個阿拉伯人送給我的。他會將這種「頭巾」去參加船上「滑稽帽子比賽」結果未能中選。談到拴駱駝，我們同船一位來自美國羅德島州普魯維登城的太太問我駱駝爲什麼要拴，可惜那位阿拉伯先生並未對我講清楚，我猜想也許是爲了怕被拉去充作「阿瑪加」帽的材料，在丹麥阿瑪加（Amaral）地方的人喜歡用駱駝皮來做一種帽子，預備有人用刀子來攻擊時可以當作盾牌使用。阿瑪加鄰島的奧登人（Odensane）是戴高頂大禮帽喜歡佩刀的。因此阿瑪加人的憂慮也許不無道理。在丹麥另外一個島「命高賓」上的居民則不分男女都要戴

禮帽。

多麼熱鬧！多麼洋洋大觀！東頭的「阿蓋爾」！包起耳朵的「耳罩」！倒轉過來的水菓籃！逃走的路駝！被勒斃的男人！女人頭頂大禮帽！大禮帽頂上站着哈靈吞伯爵，從羅德島州普魯維登城來的太太，這一切在我們居住的大千世界中帽子真是大顯神通。

欣賞帽子最美妙的地方莫過於西班牙，特別是在鬪牛場中。安達魯賽（Andalusians）人頂着的小圓帽像一個豬肉餅。凱塔隆尼亞（Catalonians）人戴的帽子像睡帽。蓋里西安（Catalans）人戴的圓頂小帽邊上還掛着一排小絲線球。像燈罩子似的。巴斯克（Basques）人戴的軟帽特別肥大。神甫們頭頂上戴着世紀流傳下來的帽子。最奇怪的莫過於西班牙警察們的帽子了，前邊有大沿可以遮陽，後面却平平的一無所有，好像特別設計來誘着睡牛覺的。所有這些稀奇古怪的帽子都可以在鬪牛場內看到，如果鬪牛表演非常精彩的話，這些帽子更會都飛向空中。在美國從人們戴的帽子上你只能夠知道他是不是從泰克撒斯州來的，但是在西班牙你却可以分辨出他是否已經結婚，像蓋里西安人的情形，甚至可以分別出他是否已經結婚，小絲線掛在帽子左邊是已婚，掛在右邊是未婚。

在西班牙看鬪牛，當你興高采烈覺得滿意時，你可以隨時把帽子拋給鬪牛士，但是當鬪牛士把他的帽子投給你時，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以惹出意想不到的噱頭。鬪牛士戴的帽子是一頂小小的黑絲絨繡製的平頂小帽帶着

狼之至，坐立不安。因為這一切都是假我們的名字行事呀！我們捧着伊陶的「蒙太拉」，就好像一個女人拉着掉下來的襯裙一樣，真是手足無措，毫無疑問的每一個人都注視着我們。那隻公牛後來終於倒地死去，頗像老邁病死的樣子。伊陶走向我們鬨聲叫好表示「你看這有什麼辦法？」將他的「蒙太拉」拿走。不過我們的麻煩還在剛開始。

我們很快就發現了伊陶所以將他的「蒙太拉」遞給我們，並不是因為波麗佳生得漂亮，而是誤會了以為我是一個有錢的闊少。不管如何我已打聽清楚。當鬪牛士將他的帽子獻給你時，你一定得要回贈他的敬意。同時我從大英百科全書上查出，在這種場合回贈二萬五千美金的禮品都算不得豪奢。那天晚上爲了協助解答我們的問題，衆多牛迷，「擲槍手」，和一些當地熱心人士，都集合在酒吧間，幫忙討論我們應當送伊陶一些什麼禮品才合適。伊陶本人也熱心參加討論。「先生，女士，這並不是我很精彩得意的下午，因此您兩位用不到覺得十分過意不去，並不是非回禮不可。」

「不過，」另外一位參加討論的人說道：「他的勇氣頗不算差，因此您的這份禮也不能太降格。」

「確是如此，一點不錯，」旁邊有人在附聲。

「在以往的類似情形下。您兩位送一瓶香檳酒也過得去了。」

「我不能同意你的提議，這位鬪牛士是不喝酒的。」

兩個小耳朵，被稱爲「蒙太拉」（Montera）。通常當鬪牛開始時，總是習慣的將牠摘下丟在地上，就像美國棒球隊的内野將手套擲在地上一樣。不過偶爾鬪牛士也會將他那頂帽子獻給觀衆中他所喜歡的人。有一次在馬德里附近的一個小城，我同我的女友波麗佳就遇到了這種場面。鬪牛士伊陶（Ico）全身披掛穿着繡花衣服在鼓聲激蕩中走向我們坐的地方，鄭重的將他戴的「蒙太拉」摘下以戲劇手法遞給我們，波麗佳小姐莊重的接在手裡，轉過頭來向我說道：「噢，這是怎麼一回事？」

「味！趕快向他說，謝謝！」

「多謝！」我的女友用她那不大高明的西班牙話說了一句。伊陶鞠了一躬走開。

「這是表示他下一節鬪牛表演是獻給我們的。」我對她說。

「我的老天爺，」波麗佳將帽子放在膝上，「你是說那隻公牛要爲我們而死？」

「正是這樣。」

「那真令人感動。」波麗佳說。

不過那隻公牛很不容易被殺死。伊陶刺了一次，二次，……用他的劍刺了好幾十次，那隻公牛還是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好像很高興。觀衆大爲騷動不滿，響起一片口哨，噓聲聲，紛紛起立將坐墊——不是帽子——投向場內。有一個觀衆竟跳入圈子，騎上牛背用西班牙話大喊：「駕！駕！」想趕牛走。這十幾分鐘對於我與波麗佳真是狼

「聽我說，」波麗佳說道：（謝天謝地的是英語）「送他一本『如何鬪牛』怎麼樣？」

「波麗佳，不要亂講了。」

最後我們決定送給伊陶一套煙灰缸，上面印有公牛的圖像。（在美國波麗佳工作的地方只賣美金二元二角五分一對。）

除非你願意爲了對技術不佳的鬪牛士送禮問題傷腦筋，否則像蒙太拉這種帽子你還是敬而遠之爲妙。

如何可以戴着帽子將頭觸地每天祈禱五次，可以說是牽涉到每一個穆罕默德信徒的問題。同時也正可以解釋那些「頭巾」（Kufiya），「頭帕」（Turban），「土耳其帽」（Fes），以及回教世界中各類無邊帽子的源起。穆罕默德本人是戴「頭帕」的，事實上他也經常從麥加販這種帽子到敘利亞的博斯勒城加上利潤賣出。他有一次曾說過（我們猜想是在博斯勒城說的）：「一個人只要是戴着『頭帕』他是絕不會腐化敗壞的。」在今天多數回教徒還是認真奉行這一點，在阿拉伯，亞洲，非洲等地戴在人們頭上的「頭帕」展開來將長達百萬哩。平均一條頭帕要用長廿呎到四十呎。依照正宗的繩法你得將一端用牙齒咬住，用右手牽着另一端依時鐘旋轉方向繞於頭上，同時口裡還要念着：「奉慈悲憫人的上帝之名……」。

任何對於帽子真有興趣的人當可以覺察出地在世界歷史上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例如十八世紀瑞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硬帽」與「軟帽」之爭的歷史，十四世紀西藏的歷

史也可以說是「紅帽」與「黃帽」之爭的歷史（喇嘛教的紅黃教之爭）。在其他方面帽子也顯示出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紋章方面至少有半打以上是以帽子作為標記的。帽子！帽子！在古羅馬時代帽子是一個人的最重要的物件，因為牠可以表示你不是奴隸。在英國的下議院，直到今天不戴帽子的議員有時仍不准發言。有一次英國名首相格蘭德史東起立發言忘記了戴帽子，結果會場上一片「帽子！帽子！」的呼聲，他只好臨時借別人一頂，抓了戴在頭上才能繼續演講下去。

一九二五年在土耳其馬拉斯地方，群眾反抗凱末爾的改革新政，高喊出：「我們不要戴毡帽。」（毡帽有沿，祈禱時頭無法觸地）結果四十多人被關入監牢。一七〇〇年馬德里的群眾則喊出：「我們要戴帽子。」的口號。結果西班牙帝國為之動搖。

直到今天，我們這些文明人還不是照樣爭取澳洲羊毛，日本的真絲，登山入水，航行四海，上至應用太陽能，下至深入地層開鑿礦穴，搜奇致勝的來點綴他們的帽子。奧地利人喜歡在帽子上戴剃鬚刷子，南斯拉夫人愛好在上而綴錢幣，美國人則高興別上許多鈎釦用的假鱷魚飾。此外花架，珊瑚，羽毛，金銀箔，織銀金銀線，以至電話線，玻璃球，犀鳥的嘴骨，千奇百怪無所不有，上面列舉的不過是略提幾項人們點綴在帽子上無盡其數的項目而已。說來當然是花樣愈繁多愈熱鬧，不過照我說帽子上面再疊上一頂帽子，總似乎有點過火。很顯明的這個花樣是在十

五世紀法國勃艮第興起的，人們戴了兩頂帽子，裡面一頂大概是專為保暖的，外面一頂一定是為了看見勃艮第公爵走過時脫帽為禮的。後來這個風俗四向傳播，在今天德國，荷蘭，丹麥，威爾斯，都有這種習慣。在荷蘭某些地方，這種「帽子上戴帽子」的習慣更是變本加厲，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小孩子最裡面戴一頂紅綢緞，外面套上一頂白麻布小帽，再外面又是一頂用絨線編織的紅白兩色小帽，再下去……夏天戴六頂，冬天戴四頂。

如果我們說英國是「人站在帽子上」的大本營，則韓國毫無疑問的將是「帽子站在帽子上」的大本營。當我還是一個小兵駐防在韓國時，幾乎每個鐘點都會看到一兩個頭頂着「高冠」的人搖搖擺擺而過。戴在上面的「高冠」是一種大沿小頂的帽子，對於戴的人來說總像是小個二三號，頂在頭上就好像馬戲團中小丑頂的帽子一樣。因此必須用繩索從下領拉住。這種「高冠」純粹是有階級的玩物，因為你必需是十分閒逸才能頂得住這種「高冠」。「高冠」下面照例還有一頂小帽。兩種帽子都是用馬鬃織成的，非常之空，眼可以望穿。牠純粹是一種裝飾，既不能防止雨不要打濕你的頭髮，也不能防雪不要滲入你的耳朵。我總有一種觀念，認為帝王們應當操心別的事，千萬不要來管帽子的閒帳，不過事實恰好相反，偏偏有一些國王喜歡干涉帽子的問題。朝鮮的最後一個國王就曾為屠夫准否戴「高冠」煩過心。俄國的一個沙皇有一次會吩咐不准人戴法國式軟帽。波斯一個國王也會下令禁止任何人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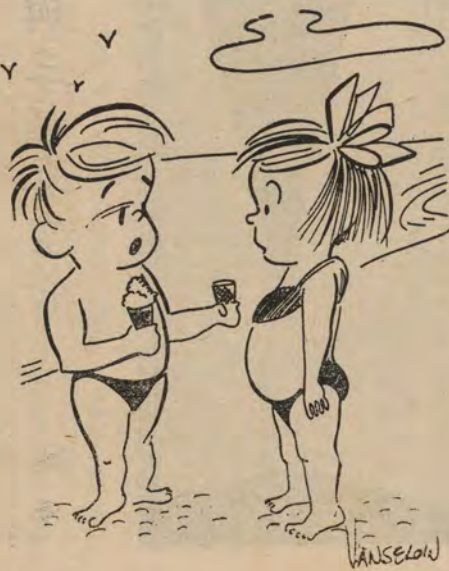
羔羊皮帽。甚至英王查理二世也能騰出時間來規定朝臣必需戴著飾有一束羽毛的帽子。在土耳其帽子問題更變遷了百餘年之久，花費了多少政府官員的心思。先是土耳其帝國的蘇丹皇帝下令禁止人民戴「頭帕」(Turban)，必需戴「土耳其帽」(Fes)，革命後土耳其總統凱末爾又於一九二五年嚴令禁戴「土耳其帽」，一律改戴普通西式毡帽。不過人們總是不大願意任人改來改去，因此阻力頗大，剛開始時土耳其政府甚至以處死刑罰苦工來威嚇才行得通。在今天毡帽已成為一時風尚，連伊士坦堡老的皇家清真寺的「穆真」(Mezida)（站在禮拜堂尖塔上呼喚報告祈禱時刻的人）都戴上毡帽。照紐約時報的描寫：「細弱的身軀戴一頂尺寸嫌大的毡帽，帽沿一直蓋過耳朵。」「激底西方化運動拯救了土耳其的國運。」這是紐約時報的評論，不過我個人也到過土耳其却很難同意這一點，總覺得土耳其空自丟棄了東方的美點，而並未得到西方的美點。對我來說一個清真寺的「穆真」戴上毡帽似乎太不調和。

五光十色的帽子可惜逐漸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單調一色的毡帽。在今天南菲的卡菲爾族，西藏的藏族都已熱烈的改戴毡帽。甚至運穆罕摩德的信徒也流行着：「德發」(Datta) 也比「拉發」(Lafia) 好。一纏屍布也比纏頭帕省事。在東加群島 (Tonga Islands) 的東加人根本就不敢戴任何帽子，他們的理論是當左近有神在的時候，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可是神不在誰能知道？

想想看一旦失去了所有那些有趣的帽子後，對於我們的這個世界該有多大損失，失去多少風光。你將無法分辨土耳其人與東加人。雨會打濕你的頭髮，雪會落到你的耳朵裡，你也許會因為蒼涼而致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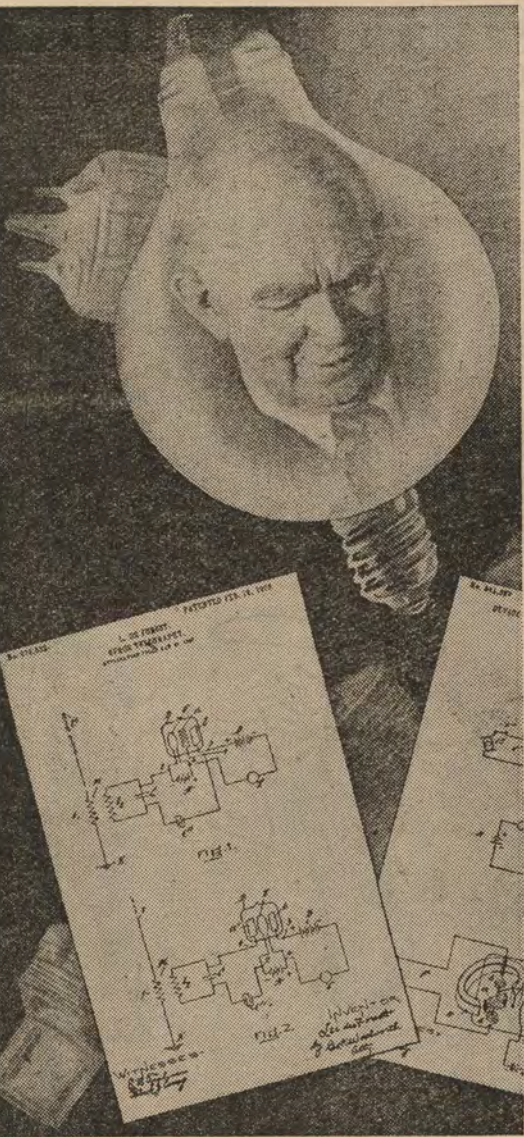
譯自 Holiday Feb. 1958

完一



## 電子革命家——福萊斯特與三極真空管

長海



李·德·福萊斯特博士 (Dr. Lee De Forest) 年八十有三，生平最大貢獻，是五十年前所發明的電子管——三極真空管，使無線電事業進入一大革命，為今日的電子世界奠下了鞏固的基礎。去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美國之音」裡，廣播演說「未來的通訊」中，對電視的發展相當樂觀，他認為：「藉太空轉播站的設置及游離層的反射，橫隔大洋的電視，只是十年以內的事情。但他對於人類以多級火箭進入月球。則預料無論將來科學如何進步，人類均永不能到達。」因為人天生是一個地球上的動物，科學智慧並不能使人類成爲另一個星球的移民。

## 電子革命的簡史

電子爲人類服務的事蹟雖早在本世紀以前即已實現，但科學家們始終不滿，總想脫離導線的拘束。而能在空間充分活動。英人馬克斯威爾 (James Clerk Maxwell) 與電磁的巨著，喚起了德人赫芝 (H. R. Hertz) 對電磁波的試驗，發使意大利人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 在一九〇一年底試驗成功，不藉電線而橫越大西洋的電報通訊。人類雖可藉無線電火花發射機的長短訊號而檢波收聽，但無法將訊號放大或傳遞語言及音樂，愛迪生在試驗電燈時，於一八八三年發現了燈泡內的空氣有導電現象，而無以解釋。英人弗萊敏 (John Ambrose Fleming) 於一九〇五年則利用此項特製電池，發現這種導電現象，僅當

屏極電位爲正時始能通電，而稱之爲弗萊敏單向電子管 (Fleming Valve)，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習見的三極真空管。但福萊斯本人爲了要增強無線電波的發射距離，和尋求靈敏可靠的檢波器，從一九〇〇就開始了另一方向的研究。終於在一九〇六年完成控制電子的新工具——三極真空管，可使電子爲我們作放大，振盪，檢波，調幅等工作。從此，在積極的改進發展裡，電子工業遂突飛猛進，無線電播音，有聲電影與電視，以及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勝利的雷達，無一不依賴着電子而完成。

## 三極真空管的發明——福萊斯特博士的自述

一九〇〇年夏，我正在芝加哥寓所的魏氏煤氣燈下，進行我所謂「斯旁達」(Spontar) 的試驗工作，用來當作無線電報上接收電波的反性檢波器 (Anticounter)。一晚我覺到一件怪事：當我發報時，使發射機線圈上跳過小小火花的刹那，煤氣燈的光亮馬上就暗了一下，這種沒有預料到的現象，使我極爲驚愕。這樣一直試了幾個星期，才相信我已發現這種白熱的氣體，可以被赫芝波所影響，而且我也發現了一種有價值的原理，可能作爲無線電報的檢波器。但是當我和助手，將發射機的火花線圈放壁荷內，閉緊荷門，燈的光亮也就不再變動了。這證明了以上的效應，不是由於火花的電波，而是由於聲波的緣故。

我極感失望，但仍然確信那白熱氣體的傳導度，一定由於高週率電波的經過，而有所改變。我決定再作進一步的研究，以證實我的固有理念是具有氣體的物理情況作根

據的。

### 早期的火焰檢波器

直到一九〇三年，我才有機會再行試驗。我使用的是本生燈，以鈉或普通的食鹽，來使火焰加強。在火焰裡放着兩個白金的電極，其一一經由收音筒而通到乾電池上，然後再接回另一電極上。我發現每當電極恰在火焰裡面時，則火花發射機的信號，就能清楚的在聽筒上聽到。我作了無數次的試驗，爲了證明這種效應不是聽感，而是電感，我將火焰電極之一接到天線上，另一通地，就可以收到發自紐約港內船舶上的無線電訊號。我深知一具火焰檢波器是不切實際的。我試想以別的方法來加熱氣體，我試過利用電弧——簡直得無法使用。當我自己作了幾次無益的嘗試以後，我說服了製造小型燈泡的麥氏 (Mr. Henry Wallace Mc Candless)，爲我特製一個燈泡，內有白金屏極和炭質燈絲。屏極連向乾電池的正極，負極串接收音筒而連向燈絲。這種裝置並非佛萊敏的單向電子管，我無法瞭解在另外某些聰明思想家腦海裡的觀念，所謂三極管者，僅是將佛萊敏單向電子管再插入一個第三極而已。在未使用B電池時，這電子管只是一個加多了電極的整流管而已。而屏路的加用電池，恰如柵極一樣，乃使這種設置成功的要素。在我試驗加用B電池的兩個極的「三極管」時，我從沒有聽到過佛萊敏單向電子管，我的完成這項設置，係以煤氣火焰檢波器爲始的。

### 「真空管」檢波器

## 拾 繼

一根線纏繞於靠近燈絲的地方。我用六個伏特電壓的電池連於燈絲上，稱之爲A電，屏路電池則稱之爲B電，而一直沿用到今日。

一九〇七年初，我又想到這種無線電檢波器——三極或稱柵極檢波器，同樣可用於低週率或者電話放大器。我曾經在這方面作過幾次試驗，並提出專利請求，聲稱這種電流放大型置，可不受週率的限制。

### 三極管的早期樣式

三極管的第一個式樣是桶狀的，以後爲了便於製造，改成橢圓形。第一個三極管的柵極和屏極都由管底引出，至一九〇七年，又改由管頂引出。爲了使這兩極易於辨別，我就將屏極引線套上紅色線套，柵極用綠線套。

在我第一次把三極管用做電話線路的放大器時，我加添了一個第三電池，稱之爲C電池，和控制極串連。但不幸我沒有註明C電池的連接方式，在放大器線路圖上係以C電池的負極連向控制極，這是我經常所使用的。但不幸由於未加說明的疏忽，使佛萊茲·路維斯汀 (Fritz Loewenstein) 在幾年後得到最有價值的柵極專利。

### 三極管的改良

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七年，我把三極管做了無數次改進及形狀上的變更。將炭質的燈絲換爲鈿 (Ta) 質而鎢質，屏極及柵極改用銀鍍，代替白金。雙套的燈絲，如

真空管檢波器是一個真正的繼電器，屏極電池，經過管內的剩餘氣體而供給了電流，再被外來高週率電波的衝激所控制，而這項電波又是得自連向屏極的天線上，燈絲則連向地下。這種方式和我施之於煤氣火焰檢波器上的一樣。當時，我曾請求老麥，不要把管內的氣體抽成真空，因爲我想到那存在的氣體，並非僅只是一具簡單的高週率線管檢波器就如以上所述，並非僅只是一具簡單的高週率線管檢波器。屏路電池的增設，使接收訊號的強度增加。因爲我並非應用高週率的能力，來動作聽筒膜，而是用之以控制得自屏路電池的大量電能。

這種安排並不完善。因爲它使一部份高週率能量，經過聽筒及B電池線路而通入地線，而未能集中於屏極與燈絲間的離子 (Ions) 中。爲了避免困難且能改進檢波器的靈敏度，我將一片錫箔裹在這桶狀的管子外面，並將這第三個電極連到天線上，跟着我又發覺，如果將這第三極設法裝在管內時，則效率可能更爲增高。我請求老麥再作一個「三極管」，含有兩個屏極和一個燈絲，管內仍有適量的氣體存在。這種檢波器較前者有更顯明的改進。

### 柵三極管

我想到這第三極或者控制極放在屏極與燈絲之間，定會有更高的效率。我就叫老麥做了一個上面鑽有很多小孔的電極。這項安排比以前的任何方式都好，但爲了簡化並便利製作，我就決定將插入的第三極，做成名符其實的以

燈絲之一被燒斷後可將備用的燈絲接上工作，而使檢波管壽命延長一倍。在一九〇七年初，老麥開始將我的管子抽成真空。自然有些管子可能存有較多氣體，我們發現有極少量氣體存留的管子，靈敏度要優於那些真空度高的。用作無線電訊號檢波器時，缺乏直線特性自然是不太重要，我們所要求的是最大的靈敏度。當僅有白熱燈泡那樣的真空度時，則B電不可能超過22或30伏特，否時，就有藍色弧光發生，而使裝置失去靈敏。

我的專利中有應用兩個三個或者更多的柵極，像「三極管」在雙燈絲的兩邊各有一個屏極和柵極，後者發展成一具良好的振盪器，電氣史上的第一個推挽式。

直到一九一二年夏季，我才完成了三極管的改良，及無線電話的放大線路。爲了要使放大器能有更高的效率的及出力，我請求老麥把真空管內的氣體儘量抽淨，俾能將「屏極電路的B電壓」提高。但他盡最大的能力，也只能達到把「屏極」提高到45伏特左右爲止。因此，我就送幾個管子到舊金山的X光管製造商那裡，用水銀蒸氣離子抽氣機，將管內氣體抽淨。使用這些管子，可將「屏極」提高至250伏特，而不至產生藍色弧光。將三個這種三極管串列使用，則可得到驚人的低週率放大效果。用錄有音樂及演講之電話線作爲輸入，以一九一二年式喇叭作爲輸出，在露天裡可以聽到20呎以外那樣遠的距離。顯然，對於完成無線電或擴音器而言，高度真空僅是一個微小的改進而已，也是對放大器或者振盪器要求得到更大動力的結果。

較大的功率需要更高的屏壓，而更高的屏壓，又必須在更高的真空度下始可獲得。

此時，我的好友石約翰君請求我到紐約向西方電氣試驗室的工程師們表演。此後，三極管放大器的發展及改良則是衆所周知的電子歷史，不必多述。

### 再生與振盪

一九二二年的夏季，我偶然發現了回授線路 (Feed Back Circuit)，任何週率電流的振盪器，由三極管放大器所組成的。此後我就開始了對振盪管的改良，外形和電力都愈益增大，到一九一五年，我用了一個25瓦的強力管子，來從事廣播。同時，「西方電氣」的工程師們，則沿着相似的路線，發展振盪器，用百餘只三極管連接起來，不用電線而將人類的語言傳越大西洋，僅只兩年以前，它還曾經被認為是可笑而不可能的事。

### 福萊斯特博士與三極管——巴特勒氏的敘述

法蘭克·衣·巴特勒 (Frank E. Butler) 是福氏患難中的助手。本篇是他詳述福氏當年在堅苦中發明三極管的奮鬥經過。

在一九〇四年當我初作福博士的助理時，無線電的可靠通訊距離不足一百英里。那時，他被兩個願望所驅使：一、壓電池將此衰弱的電訊變強放大成可聽程度。由之，著名而顯要的B電池遂脫穎而出。

福氏認為：如果兩物體稍為分隔而用作無線電線路的電極時，其中間隙可能具有充分的中性足可作為電氣振盪的檢波器之用。將間隙置於由熱的作用而使分子活動的場所中，則離子的活動力，會使對電波感應不靈敏的設置一變而為靈敏。

基於這項使用「熱」的革命性原理，福氏擬使用一個不經遮蔽的燈火且必須小而能集中，並可加以調整。於是他就選用了本生燈，他設計了數種用以固定或者懸掛電極的方法，頂端備有接線柱，高度也可調整，以配合燈火，屋子的另一邊放一部低電力的發報機，至於收發之間的距離，則無關重要，能接受信號，乃係主要問題。福氏的基本問題可歸納為簡單的三點：用何種熱？用何種電極？如何獲得最佳的中和間隙？

在他初期的本生燈試驗裡，火焰居中分開了兩個絕緣的電極。氣體的熱，凝聚着幻想的介質而使信號通過。福氏稱這現象為離子作用。

在第一個試驗裡，一具普通的本生燈其金屬燈體的本身就形成了兩電極之一，直立的接線柱則調整導線尖端使進入火焰中心，而形成另一電極，於是就成了一個接收線路，而具有不均勻的導電性，電流可自乾電池經過燈體，再到更熱的電路部份（在一九〇六年電流的流動被認為自正到負）。幸運的第一次的試驗裡，火焰裡的電極位置恰好

增加發射距離與尋找好的檢波器。他理解到改進檢波管的靈敏度，就能自動的增長傳送的距離。但當時所有的粉末式磁力式以及電解式檢波器，均難以滿足福氏的嚴格需要和希望。

這時，災難又臨頭上。法庭偏向着馬可尼，判決嚴格禁止福氏，「從事於無線電報任何體系的製造，販賣或工作」。雖然他赤貧如洗，但不沮喪，也不屈服。他租了一間小屋開始探索更好的無線電檢波器。

這時，所有已知的接受方法，都追溯到三大自然界的原素：水、土、空氣，以及金屬屑，能導電的液體，磁鐵等；到是餘下的一個自然原素「火」，反而一開始就未注意過。然而由於火花間隙而影響的煤氣燈火焰震盪，則是命運對於睿智所閃耀的神奇而不盡充實的引路線，使他看到了偉大發明的路線。這引線就是加熱的氣體分子可能對於高週率電波會有敏感，這是一項新穎創造的思想。但是，如何使用和用什麼？到是有待解決的問題。頭一個問題就是：「熱可以聽嗎？」並且如何去培植探縱及看管熱或氣？

由福氏早期試驗的結果，他確信惟一能成功的檢波器，將依賴繼電器原理而動作。基於這項革命性的觀念，可利用數種自動控制器，控制昇壓電池的電力，由輸入訊號動作之，自將原來發射的訊號變為可聽的聲音。假設有一線路，其天線的衝激經過了火焰的間隙而通地，其通路中則插入一收音聽筒，而證實有訊號通過。為何不能利用昇壓電極呢？」

第二個試驗則是一個疑問所引發，就是：「如果一個電極在火焰裡產生如此預期的結果——則兩個電極都放在火焰裡，又會如何呢？而在火焰中，不同的位置是否會更靈敏些呢？」

於是在第三個試驗中將兩個平的接線頭，改變成板狀，以反射集中圍繞火焰的離子。值得注意的是這火焰的外緣，倒是最靈敏的地點。而且當冷的線頭趨近時，或者觸及火焰被燒紅時，其所收聽的信號強度就有差別。同時改變B電壓時，也有不同的結果。

第四個試驗，包含了一個槽狀的電極，橫置在火焰上，中實不同的礦物結晶，如鉀、鹵素之類，受熱後就會發出不同的氣體。平行置於槽上的一根直線，長短相同，成為第二電極。使用鹽類的目的，係以增加其分子活動力量，而改進間隙之靈敏度。

第五個試驗，則是四個環繞火焰的設置。電極的首部成直徑不同的環狀，隨火焰形狀的粗細不等而密合，各連導線，構成電路。這個試驗再表示了福氏的原始觀念，將高週率的電流，與電話電流分開——自低週電路中將高週率加以分開。在這個試驗裡，福氏又得到他的第一個含糊的觀念，就是高週率衝激的影響，可能因使用一個第三電極

(柵極)而改善。  
雖然他已了解很多有關熱的作用，及其對於無線電檢波有關的重要性，但是空氣最微小的變動，就能改變精心調整好的火焰而使「接受」不穩定。福氏極感失望，因為不管他的火焰試驗如何成功——仍然難合實用（例如在船上）。最後——此路不通終成了真。  
火焰的欠穩性與敏感性，使他轉向了產生熱介質的另一方式，以求獲得穩定度。似乎再沒有東西能比輕巧的白熱燈泡更爲方便實用有希望的了。

第一件事情要決定的，就是所使用的電壓以及電極的數目和式樣。福氏依照着曾經用在火焰上的同一程序，來進行一連串的燈泡試驗。最初考慮使用聖誕樹的小燈泡和燈座，並供以低電壓，在第一個粗糙的樣品作成以前，試品是一件件的被廢棄，犧牲，然後再一個一個按照以前的火焰試驗同一路線進行。每一件試品都有好壞不同的結果。此後，又將管子平置，水平的底上有一個下突的圓球形槽，中實水銀，接着的試驗，具有兩個支臂，這不但是原始的放大器，而且還導引出第一次使用偏壓C電。

福氏接着又試用僅有一個支臂和燈絲的管子。他裹了一條錫箔在管子外面，當電極使用但無顯著的效果。於是他用安全刀片小心的將錫箔加以分割，使它變成一個彈簧樣子。這樣將平板變成了一個圈金屬圈，再試驗的結果相當驚人。燈絲電壓爲六伏特，並備有可變電阻來作調節，B電電壓爲225伏特，並有電位器調節——這兩項數字的標

天開始大量定作。年底時燈泡內又多了一個支臂，上有弓字曲線，稱之爲柵極——材料用鍍質，僅有單個燈絲。然後又改爲雙燈絲以延長其壽命。一九〇九年又做出了「雙三極管」麥氏和他的工廠管理格魯幹 (Jacob C. Grogan) 感到福氏的樣品，將屏極柵極和燈絲裝在一起很不經濟。因爲碳質燈絲壽命很短，如果將柵極和屏極放在上端，下端僅是燈絲，那就可以把已燒損的燈絲單獨的取出更換，而補救燈泡壽命的短促。這時已經有人試用鎢來作燈絲，麥氏馬上改用鎢絲。雖然比碳質好，但比鎢絲差，麥氏乃廣求意見改進品質。於是有哈德遜博士 (Dr. Walter G. Haithorn) 的改製法出現，先將鉍礦成粉，加麥糊調漿，塗在鎢絲上，試驗結果很成功，而遂有所謂哈氏燈絲三極管。麥氏除了在燈絲品質上改進外，對於燈泡的形狀和各種的位置，甚至於抽氣方面，均不遺餘力的力求改革。先是使用常見的「Packard」式的抽氣機，後又自加改進增高效率而成聞名的「麥氏第一」，在一九一〇年應福氏之請又改用「Carde」式機械泵，來改進真空管的靈敏度。

福氏的洋溢才華

福氏的電子革命功績，並不僅就三極管的發明而已，除此之外，他在無線電及其他方面的才華，更是充沛。福氏的發明有以變壓器操作的花火式發射機 (Transformer Operated Spark Transmitter)，直到一九〇四年還有

準，在未來的無線電線路上沿用了很多年。

福氏又用金屬線來代替割切的錫箔再作試驗，當他逐漸將金屬線剪短時，訊號也就逐漸增強。最後當線的長度減短到「六吋時」他得到了最大的效果。他把它變成弓字形，來找麥君。他說：「這是我的感觸。如果把它放進管內，就能更靠近熱的燈絲和另一冷的支臂，可能會有決定性的改進。我相信這三個極真得愈近，工作效率就會愈高。」此時他振就了他的腹稿，在輸入側加用C電。

當一切準備就緒時，他在房間那邊喊着：「好了，法蘭克！發信號吧！」我立即熟練的發出一長兩短的D字信號！兩三個信號發出後，我就被福氏的叫聲所震驚：「是啦，法蘭克，我的上帝，快來聽，這些信號！我從未聽到如此清晰的信號！」他衝向發射機，我跑向他的耳機，也驚奇的聽到那豐富的信號。最後，福氏的夢想實現了，三極真空管誕生了，更好的檢波器也成功了。

三極真空管的誕生詳情，雖如上述，不過我們知道，如果在製作上沒有特種人才熱心的襄助和合作時，仍然不會有今日的成就。一九〇三年，福氏的另一助手柏寇克先生 (C. D. Babcock)，在紐約市找到了一家承製各種特式白熱燈泡的廠家——麥氏公司 (Henry Wallace McCook & Co. Inc.) 他願請麥氏在研究過程中與之合作。這樣到了一九〇五年，柏氏享了一個粗糙的樣品，到公司請麥氏照樣製作，當時燈絲的材料是炭質的，屏極是鍍質，引線或在燈泡頂上或在燈泡的側邊。到一九〇六年秋

傳送線 (Transmission Lines) 方面，有四分波垂直天線，同時又創製天線除水設備。此外，在同期操作 (Synchronous Operations) 方面，有收發自動換接法，在一九〇六年又發明新的自動換接法，可使收發報機迅速的自動轉換收發。對於利用檢波機及雙天線發射不同週率的電波，亦有設計。並發明無線電羅盤。開近世無線電定向的先河。此外並設計三級自差式接收機，磁力式調幅，再生式線路。對錄音及電視方面也有獨特的研究，對今日的電子工程貢獻至偉。

袖珍無線電

紐約警局在試用一種小型袖珍無線電的通訊制度。收聽機可以放在襯衫口袋裡，重量只有十盎司。警察局打算利用這種無線電使總局與出外辦差的人員之間相互連繫。  
這種無線電現在已使用於跑車比賽，使每一個賽車人員可以取得連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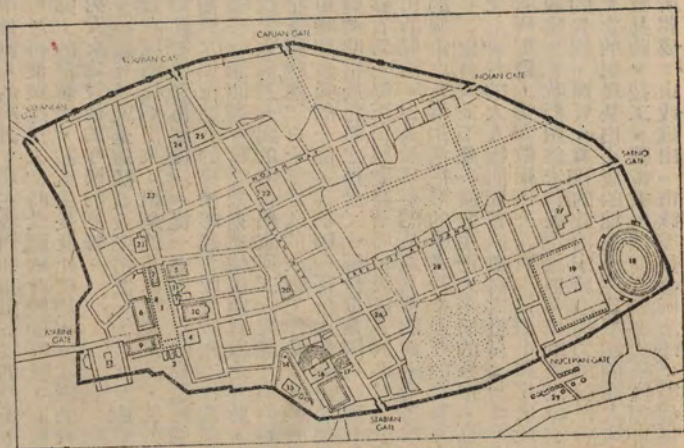
# · 古 · 貝 · 龐 ·

# · 禮 · 巡 · 城 ·

Amleto Mairi 著  
辰 譯

此被維蘇威火山所掩埋之城  
市之發掘工作已進行達二世  
紀之久，目前該佔地十六萬  
五千英畝之古城已有三分之  
二被發掘出來，從這裡我們  
可以看到公元第一世紀中羅  
馬式生活的真相

到公元七十九年八月間一個暖和  
的日子裡，維蘇威（Vesuvius）火山  
突然爆發，這是龐貝（Pompeii）城  
的居民從未意料到的事。他們並不  
是不知道維蘇威是一座火山，但是從  
人們所能記憶到的時代以來，它一直  
是靜止的，而且它的山坡上也早已佈  
滿了別墅與葡萄園。在這次火山爆發  
的前十七年，雖然曾有過一次地震將  
龐貝城的一部份震毀而迄未修復，可  
是並沒有人把它當作未來的災禍的警  
告。這次火山的復活確是非常突然  
的，而且其猛烈之程度幾令人難以置  
信。開始時火山口突然崩陷，接着一  
條黑色的巨柱從火山口衝入天空，當  
時之情景據小普令南（他的叔父大普  
令南即在附近，因而受害）所作的生  
動的描述，猶如一枝義大利的雨傘松  
一驅聲高聳，其頂部則展開成爲一團  
濃黑的烟雲，並不時夾有閃電似的光  
芒。強烈的西北風挾着巨量的浮石從  
烟雲中急驟地落到龐貝城中，擊碎了  
屋頂，貫穿房屋，最後將整個城市埋  
入在一層十二呎厚的浮石下。當浮石



廟羅波阿⑥場市⑤場會民④廳政市③堂事議②所公①  
劇大⑩城區院戲④廳議會⑨局準標衡量⑧廳政財⑦  
場浴公共②⑩場劇形圓⑩場劇小⑩場

圖區市貝龐



山火威蘇維與貝龐

的襲擊停止後，那些躲在地窖中賴以保存生命的人立即企圖逃到附近海邊旁的沙灘上去活命，但是他們不久亦被第二陣自巔雲中慢慢落下的窒息性的灰燼所吞噬，灰燼的厚度達六至九呎，它好像是可以用手觸摸到的濃霧或細沙，在房屋中的人固然被其完全掩沒，即使在街道上逃避的人亦不例外。他們被埋在灰燼中的屍體一如在模子中鑄成那樣，這些硬化了的火山灰中的塑成物現今便是龐貝城慘劇



骸遺民居城貝龐

中最動人的明證。現在我們如在這些空的模子中注入石膏，可以再度塑造出來當時受難者身體的形狀，衣服的模式樣，腳上的穿著物，甚至生長及死亡於這個古老的城市中之男女女之最後的呼吸的痕跡。

龐貝城就是這樣被徹底消滅，後來甚至連它的遺址的所在地都找不出來。但是就某種意義來說，這個城市在前二世紀中又再度復活。從一七四八年挖掘運河的工人開始掘到了埋在地下的房屋時起，此後發掘工作即繼續進行而幾乎並無間斷。為了發掘並恢復龐貝城之殘跡，曾有好幾代義大利及外國的考古學家與工人貢獻了他們整個有生之年。歷時達二百年之久的發掘工作是歷來發掘古代城市中時間最長的一個，其原因一部份固然是由於這個城市被毀滅時富於色彩之情景；一部份則是因為在龐貝城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正在興隆時期而未受歲月的沖蝕所改變的古城市的真蹟。但是最重要的是龐貝城能為研究古代一個普通的城市中日常生活情形的學者提供最好的資料。

龐貝城並不是一個發生過大事情的城市，也不是由歷史上著名的大人物而聞名（雖然雪散羅 Cicero 在其附近有所別墅，按雪散羅係公元前二世紀中羅馬之政治家與演說家）。我們始終未曾發現過龐貝城的居民中有極為富有的貴族、商賈、有名的政治家或有權力的統治世家的佐證。它的居民是由小康的地主，生意發達的商人與製造商、貿易商、技工、藝術家、流浪者與努力於獲得自由之奴隸所組成。市政則由一市政委員會所治理，委員每年經由富

有南方民族之生氣與熱情之選舉而產生。各階級的市民中間以及城市的自治團體與羅馬政府之間權力上的平衡造成了統治階級與人民的混合統治，這種形式的統治歸根結底便是羅馬帝國活力之源泉。再者，正因為龐貝不是一個有統治權的首都，而僅為一個在擁有更有勢力的城市如那不勒斯與開普亞 (Capua) 的區域中的中型城市（人口約二萬人），所以它能夠供給我們有關這個時代中一個普通城市的文化與其組織的資料。

當一七四八年龐貝城開始發掘時，當時發掘者的目的乃在於取得古代之藝術品以增加那不勒斯王的博物館中的收藏，所以在最初之一百年中之發掘乃集中於幾個最主要的建物——公所 (Forum)，劇場與最大的建築物中。一八六〇年以後義大利的新政府指派菲奧賴利 (Fiorelli) 擔任發掘的指導工作，他開始樹立規範作有系統的逐街與逐屋之發掘，但龐貝城真正的重生則在距今約五十年以前當美麗的凡諦 (Vetti) 大廈被發現後決定不再將該城之藝術品移去，而儘可能依照其原來之情況連同房屋一起加以保存時始告開始。二次大戰後由義大利政府所設置之南部開發基金中所撥付之款項對於該項工作極有幫助，義大利政府該項計劃之目的是在利用掩埋龐貝城的肥沃的火山土來開墾其附近之地區。到目前為止已有約六十萬方公尺之泥土被掘出而傾入於塞諾 (Sarno) 河之河谷及維蘇威山麓之沼澤中。有了這個推動力以後，佔地十六萬五千英畝的龐貝城幾乎已有三分之二被發掘出來，現在我們已經可



址遺所公

以得到有關龐貝城之生命與歷史中一大部份精細與豐富的資料了。

龐貝城在義大利半島西海岸上，而臨那不勒斯灣，故在歷史上與位於羅馬以下之西海岸上包括那不勒斯與塞勒諾 (Salerno) 二海灣之坎佩尼亞 (Campania) 區域有密切之關係，該城係在公元前八九世紀由該區域內需要一交易場所與海口之奧斯肯 (Oscan) 農民所築。因其在戰略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爾後不僅是義大利各民族，而且尚為正在擴展中的希臘人在爭奪控制權中的一個主要目標。公元前六七世紀末，義大利之撒姆奈脫 (Samnite) 民族由愛屈路斯肯人手中獲得坎佩尼亞區之統治權，此後龐貝遂成為義大利的一個自治區。當羅馬帝國勃興時，龐貝加入羅馬帝國而成爲一聯邦城，但是到公元前九十一年時又起而反叛，要求更多之權力，經過長時期之包圍後終被蘇拉 (Sulla) 之軍隊所佔領，以後龐貝就成爲一個羅馬的城市，但是在毀滅以前它仍保有羅馬文化與希臘文化混合物之特性。

從它的建築物與制度可以顯示龐貝是一個健全的，管理良好的城市，並且甚得全體居民衷心之愛護，他們盡一切能力來保持這個城市的形式，故雖經數世紀之久而仍無重大之改變。龐貝城最引以爲榮的是擁有一個雄偉的具有

門廊的公所

以及其連帶

之寺廟，公

共建築物與

人像，這些

建築物對於

一個更大的

城市來說也

足可使他們

覺得驕傲。

龐貝城還有

一個熱鬧的

娛樂區，內

中有二個劇

場，一個圓

劇場及二個

體育場，在

城市的要道

中則有三個

公共浴室；

此外還有一

個互相貫通

的街道網以

及下水道，



址遺場劇

## 拾 禮

每一個十字路口具有公共的噴水池，甚至尚有行人的安全島。供給來自鄉村到城市裡來出售農產品及商品的旅客居住的則有旅舍與馬廄，並且還有一個度量衡管制局，所以龐貝城真不愧爲一個組織良好適於公私生活與經營商業的城市。

龐貝城的居民不必負擔捐稅，由於並無富足之資源可供給政府之開支，所以這個城市一向皆須向最富有與最有影響力之市民捐募來維持主要的費用。對於這些出錢的人市政當局則以政治地位之名譽，公所中的鑲像與碑銘，集會或娛樂中的特權以及特定之墓地等方式來作爲酬答。我們知道龐貝城中最大的一個運動場係由一個名叫文尼西河 (Vulturno) 之遺囑所捐贈，圓劇場及較小的一個劇場爲凡爾哥 (Vergo) 所貢獻，大的一個劇場之恢復及擴大出自奧爾孔尼斯 (Olcianus) 家族之力，堂皇的羊毛紡織品大廈之興建及埃及女神神壇之恢復則分別爲一個名叫由邁起亞 (Eumachia) 之女子及散爾信諾 (Celano) 所負擔。同時每年私人的捐獻亦供給不少公共之費用，如圓劇場中之表演節目，神聖節日之慶祝及神壇之維護等。

龐貝城之公眾生活以公所，劇場與圓劇場及大運動場等三處爲中心，除此以外在比較非正式一點的場合中，三個公共浴室在這個城市的公眾生活中亦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龐貝城之公所是所有古代城市方場中最美麗的一個。它背依逶迤而富於林木的卡斯塔拉曼 (Castellammare)

山脈，維蘇威則幾乎即聳峙在其頂上。其建築之式樣係根據義大利式的市集方場之形式，但亦裝飾有希臘式之立柱。因爲是個神聖的地方，所以祇許行人通行而禁止車輛進入。

在這個方場北面的一端踞有一個天帝大寺，這個寺係奉獻給三個保護神：天帝，天后及天之女。方場的南邊則爲市政府及市政委員會之大廈，這種安排似乎頗有以人權與神權抗衡之意。東面爲議事廳，每年選舉人即在此集會投票選舉市政官員，另外還有一個有頂的食物市場。在它的對面即在方場的西邊是阿波羅神大寺，市庫、度量衡管制局以及一個具有三個中堂且有屋頂的大廳，法庭及商業會議之場所即設於此。夾在這些建築物中間則尚有若干面對着方場之建築物，有些並不稍見遜色，例如由女慈善家由邁起亞所建之羊毛紡織業中心，奉獻給城市保護神之神壇，奉獻給羅馬皇帝凡斯派新 (Vespasian) 寺等。離開方場不遠之處有職司保護該城之維納斯女神之神壇。由該城中所發現的若干圖畫我們還可知龐貝之公所實在並不完全限於官式與神聖之活動，在其門廊的蔭蔽下並且還充滿了販賣草鞋、鐵器及食物的游動小販。

龐貝城之娛樂區位在一个環境良好且交通方便之山麓旁。娛樂區中有一片空地高高地凸出在台基上，空地中建有二個劇場，這個市廟猶如一個牙城，俯瞰塞諾河及龐貝之港口。二個劇場在台基之旁依山而築，大的一個劇場有一個樂有門廊的方場，原先用作劇場之接應室，後來又

改為騎技士之武技學校及其休憩處，戲台之右方則有拉塔利山脈所成之巨大之帷幕。小的劇場建有屋頂以庇護觀眾，這是由古代式的劇場進步到現代式的劇場之過渡階段中之代表。

龐貝城之圓劇場是到現在為止所曾發現的圓劇場中歷史最早的一個，因此可以說是這種建築物之圭臬。雖然它不及羅馬圓劇場之偉大，但是其建築則頗雅緻優美。它有一個圓形的競技場，拱廊，外側的階梯以及在最高一層座位上面一連串的小型拱門。這個圓劇場約有二萬個座位。位置是在靠近城牆旁的一個公園中，並有許多道路供本城及附近城鎮之觀衆出入，交通至爲方便。龐貝城居民對於武技之愛好可由房屋前而所繪之廣告，在武技學校中所發現的盛加裝飾之兵器及孩子們在牆上所畫的描寫精彩的錦標賽及人與獸鬥之圖畫可以得到證明。

在圓劇場之旁爲大體育場：這是龐貝城之主要遊戲場所，其形狀爲長方形，中間有一個極大之游泳池。體育場三面皆有門廊，並植有二行綠籬大以供遮蔭（係由樹根在地面上所造成之空穴拱廊而始）。在這裡青年人定期表演他們在賽跑、角力、拳擊與游泳各方面之勇敢精神，這些運動是希臘式的面不是義大利傳統的運動。龐貝城將二種不同的傳統並列相輔而爲強烈之對照：一邊是圓劇場，是一個有血腥味的表演的競技場，在另一邊則是運動場，在這裡青年接受體育的訓練。

龐貝城的三個公共浴室也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爲從

封氏之宅，這所宅第中擁有二個前庭，二個有圓列柱之庭院，一個浴室，客房及一個接待室。接待室之地板則加飾有一排寫字山天之戰之巨大的鑲嵌物，這塊鑲嵌物也許是現存所保存的最偉大的古代藝術作品。

此外龐貝城尚有以富麗與奢華著名之房屋，當然凡諸大廈即爲其中之一。凡諸大廈係在羅馬帝國之第一世紀中爲 蓋都斯所建，他將大量的財富傾入到他這所豪華的住宅中，故其諸大廈以富於彩色，藝術品，水泉及魚塘而聞名。與這所房屋格式相同的有克薛氏之宅，在其佈滿小像及浮彫之花園中有一個高出如戲台狀之有圓柱列之庭院。此外尚有曼安特大廈，其所以被稱爲這個名稱之原因因爲其主人，他像尼祿王那樣並沒有掩飾他對於希臘戲劇之愛好（在他的供奉戲劇女神之教堂中，在一群大詩人之像中繪有一個希臘戲劇家之像（譯者按：曼安特 Menander 爲希臘之喜劇家）。

在公元六十二年受地震之災害後，若十大廈之主人由於修復費用過巨及龐貝城之經濟危機，遂出售或出租部份房屋爲商店以幫助龐貝城商業之復元。在這些貴族中有一個獨身的女人名叫費立克斯（Felix），她在郊外擁有一幢帶有極大的葡萄園的豪華別墅，她將部份房屋改爲營業性之公共浴室（城中之浴室已關閉），並且還大膽地在她產業的大門上加上廣告以宣傳其營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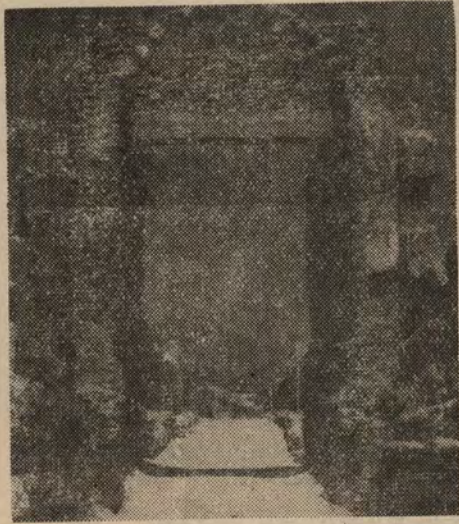
費立克斯別墅係在最近所發現。在前十五年中我們致力於挖掘龐貝城劇場區外之東南區域以及南面城牆與其鄰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羅馬制度從頭開始之發展情形。三個公共浴室中最古老的一個稱爲司塔平浴室，係在公元前三世紀所設，是義大利境內所發現的公共浴室建築物中歷史最早的一個。它包含有一個小的運動場及供運動與娛樂用之房舍，至於浴室原先係用青銅的火鉢加熱。司塔平浴室位在將市區等分爲四之二條垂直相交的大街之交叉點上，「龐貝城之「時報廣場」」。第二個公共浴室在公所附近，故稱爲公所浴室。第三個是在城市的另一部份中交通方便之道路交叉點上建築中的中央浴室，在維蘇威火山爆發以前尚未完全建竣，這個建築物甚至較司塔平浴室更爲考究，並係採用透過地板與蜂窩狀之牆壁之輻射熱系統而加熱。

但是龐貝城對於歷史與社會科學之最大貢獻乃是它的房屋。其他古城市雖曾提供不少寺廟、浴室、劇場與政府建築之例子；然而除了龐貝城與其附近同爲維蘇威火山掩沒之海克蘭紐姆（Herculaneum）以外無論在任何地方我們都無法看到如此完整之古代家庭生活情形之記錄，在龐貝城有各種不同等級且其建築格式與裝飾品皆保存完整的房屋，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到至少三四世紀以前家庭房屋式樣的進化情形。最早是義大利式的，其特點是有一前庭，一個起居室，數間臥室及一個果樹園。以這種建築爲基礎，後來又加入了希臘建築的優雅與美麗，有圓列柱之庭院與花園，起居與接待室，牆壁與地板上圖畫與鑲嵌物之裝飾等。完美的義大利式與希臘式建築的結合的最好例子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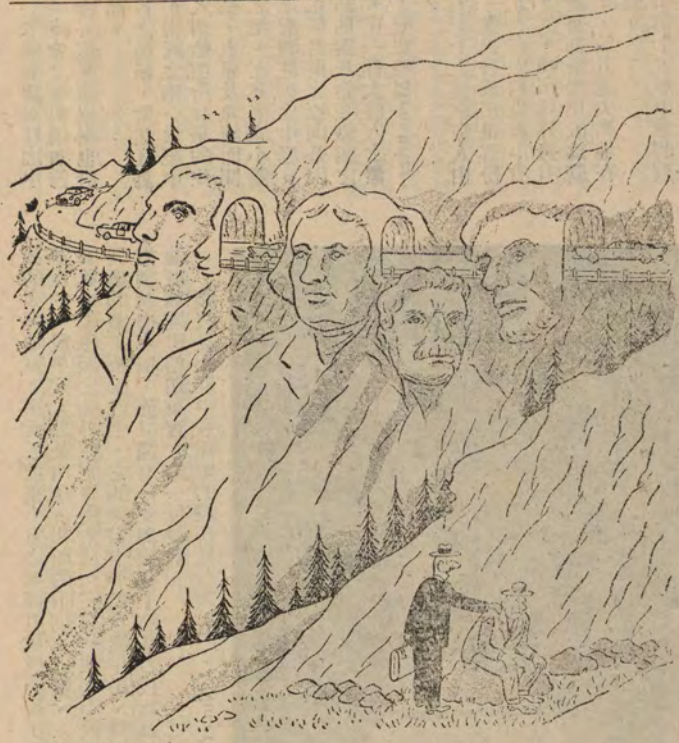
接的郊外地區。在附近發掘出來之地區中我們發現了郊外地區的一般型式：即是由疏落相間的市場、別墅、大果樹園與中產階級之郊外住宅等所構成。在這些住宅中最醜有興趣的是果樹園之宅，它的壁畫中不但有無花果、梨樹、梅樹及楊梅樹，而且還有一支檸檬樹——這是古代坎佩尼亞地區種植柑桔類果實之第一個證明。

戰後發掘期中最重要的發現是乃塞冷門（Nucerian



Gate，爲龐貝之第七個城門），及其附近之公墓。城門外在通往南坎佩尼亞區中最主要之城市乃索利亞（Nuceria）之大路上我們發現了一大堆坟墓，內中並有莊嚴的陵墓，幾乎每一座坟墓皆有紀念性之銘刻及由岩石、大理石或火山石（是一種質軟的火山岩爲龐貝城之主要建築材料）所形成的全身或半身的石像，這些莊嚴的陵墓以及穆肅的官員與自由人的塑像誠然是這個在公元七十九年突然被毀滅的城市中當時安寧與正常的生活之最好寫照。

離白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958



「！呀步進止停能不們我是可，孫貝，至之歡抱」：畫漫

我 是 西 點 軍 校 的 校 長

——山 隱——

兩年之前，我得到一個特別的經驗——這經驗乃是一般做父親的人所沒有的；我的家庭突然增加了二四九六人，因為我被任命爲美國西點軍校的校長。

身爲三個兒子的父親的我，對於十幾歲男孩子的教養問題，並非茫然無知，這將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因此我懷着滿腔畏懼的心情前去赴任，但出我意料的，這工作居然非常簡單，我原以爲本身做父親的經驗，能够幫助

本文根據美國西點軍校校長戴維遜中將（Lt. Gen. Garrison H. Davidson）的口述；他說：西點軍校的學生，半是軍人，半是調皮搗蛋的孩子，管教他們，使我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對於教養我自己的兒子，也有莫大幫助。



將中遜維戴長校軍點西



魂軍點西

體同學定下密謀。一天晚上，他們對準手錶，一聲令下，他們同時打開宿舍裡洗澡間和廁所的全部自來水龍頭，一時水勢洶湧，響聲如雷，排水管斷成數截，這就是他給予教官的事實答覆。

當了幾年西點校長，使我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經驗；軍校學生介於成人和孩子之間，當你把他們當做成人看待時，你會覺得他們其實是一群孩子。而當你把他們看成孩子時，他們却又是一群成熟的青年。

一天晚上，上自修課時，一名平素行止穩重的高級班學生，向同學誇耀他生有一張極大的嘴巴，能够吞進自己的拳頭，他步上講台，表演給大家看，拳頭果然吞進了嘴，但却抽不出來了。同學們先是放聲大笑，後來發現這位吞拳頭的同學神情非常痛苦。這才停止笑聲，把他放平地上，仔細研究後，決定助他一臂之力，把拳頭抽出嘴巴，結果這孩子三天不能吃飯。

正因此故，我認爲把這批孩子訓練成機器人，在人性上並不會造成任何惡果。因爲埋藏他們灰色制服之內的，是一顆活潑、無拘束的心——正與一般大學生完全相同。

以西點和我自己的家相較，我得坦白地承認：管教幾千名學生，比教養我的三個兒子還容易。以「守時」一事爲例軍校學生就比我的兒子強多了。除了週末（週末次數亦因年級不同而有規定），暑假（爲期一月），或校中學

我管教這批青年，誰知道管教這批青年的結果，更使我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對於教養我自己的兒子，也有莫大的幫助。

你也許認爲我自稱是這些注重榮譽、嚴守紀律的孩子們的「父親」，是未免太誇大了，但事實的確如此；我直接負責他們的營養（每天吃足四千卡路里的食物），睡眠時間（每晚十時一刻上床就寢），身體訓練，衣着式樣，吸煙地點，甚至連一學期會幾次女朋友都得管到。實際上，我對於教養自己的兒子，都沒有這樣盡心過；我有三個兒子，他們的年齡是十五歲，廿一歲和廿二歲。

表面看來，軍校乃是一個複雜的大家庭；孩子們們個個聽話，身穿清潔的制服，精神飽滿，步伐整齊，每一個外界來此參觀的人，都爲他們嚴肅的神態和服從的行爲所感動。最近有位參觀的人，看了他們操演後說道：「簡直是一個模子鑄出的機器人嘛！」

然而內情却並非一如表面，我相信一般做父親的，決沒有像我和我的前任們，所遇到的那許多傷腦筋的問題。其次，一名平時很守規矩的低級班學生，向教官提出問題；他認爲營房的排水管不够粗大——特別是那座居住五百名學生的大宿舍。他問：「如果大家都在用水，那結果會怎麼樣？」

教官答覆他說：「不會怎樣。」

誰知這個孩子却是不易被說服的，連官長的話他也不肯相信。爲了證實他的預測，他與住在那座大宿舍中的全

行的舞會外，他們每晚均按時休息；在距離學校廿五哩的範圍以內不許喝酒（事實上他們不可能離開學校這樣遠）。除了在畢業之前的數週外，他們不許駕車外出，他們每日清晨五時半起床，六時集合，制服要整潔，皮鞋要擦亮，自己舖床和打掃房間，吃規定的食物，做規定的體操。

雖然我自己的兒子也並不是太保，但當我就任西點軍校校長後，我發現這兩個「家庭」間的差異是如此懸殊，因我覺得很有需要把軍校的紀律搬一點回家。

但在某幾方面我是失敗了；以孩子交女朋友爲例，軍校的規定是「交一」而終，不許朝三暮四。然而我和我的妻子都不贊成，讓十幾歲的孩子交定一個女朋友，因爲交友需要選擇，而且這樣還會造成早婚，這是我最反對的。

軍校學生交女朋友，通常是認定一位，週末同遊，舞會同樂，四年畢業後，也就結爲夫婦。按照傳統規定：在校學生不許養馬，結婚和著鬚，因此學生畢業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結婚。去年夏天，有一位學生的婚禮，是在畢業儀式後的半小時舉行。還有七十五位學生，都在畢業後的第一個星期裡結了婚。

再以飲酒而論，也使我覺得軍校的規定是太嚴格了。去年暑假，我那兩個讀大學的兒子放假歸來，在附近找到暑期工作，爲下學期的學費賺點貼補。他們每天工畢返家後，陪我坐在後園裡共飲啤酒聊天。但是隔離以外和他們年齡相仿的軍校學生，却是不許飲酒的。

我也曾就這問題和我的兒子討論，我准許他們在家裡

偶然喝上一兩杯，但不可養成習慣。

最近幾年來，西點的校規較以前略有放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軍校學生是嚴禁飲酒的，但後來發現這種限制並無必要，因為學生在家或離校時也嘗飲酒，並未發生不端行為。

此外，學生外出的規定，也略為放寬，我准許那些功課優異的學生，提前於星期五度週末。駕車和接受家中匯款的限制，也稍予放寬，「罰苦役」當然早已成為過去的事了。

但最重要的改良，就是養成學生自動自發的精神，做到自己領導自己的地步。我認為在處罰學生前，先要使他們明瞭校規何以如此規定的理由，以及認清自身所犯的過錯。今天的西點，每名學生都有一位戰術教官作為他們的顧問，他們的關係是良師益友。

以上的改革，乃是由於事實的證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現凡在較自由的情況下訓練出來的兵士，較在嚴格環境中訓練者更有頭腦，也更守紀律。這結果正與以往的推論相反：自由政策——僅處罰犯規的人——不獨可增進紀律，且可加強他們的責任感。

此外，我們也感到軍校的生活太為嚴格枯燥，與現實的生活脫節，因此當他們畢業返家時，對於家庭生活，反覺難以適應。

當然，一切事情皆是相對的：西點的校規雖較以往略有放寬，但是身為一名軍校學生，生活是高度規律化的，

## 摺 欄

根據我一身兼做父親和校長的双重經驗，我覺得軍校的某些規定是違反年青人本性的。但為了明顯的理由，使我也感無能為力，以蓄養小動物為例，這不是一件壞事，但在軍校却被嚴格禁止；當然，幾千人住在一起，如果都養小動物，那情形何堪設想。

然而禁令並不能制止學生飼養小動物。自軍校有史以來，學生們就為了此事而與教官大鬧其法，他們蓄養的小動物種類繁多，包括：老鼠，長尾鸚鵡，狗，貓，蛇，甚至還有鱈魚。他們藏匿這些小動物的地方更是妙絕，他們曾經把一隻猴子放在庫房內養了一年，才被教官發現。又有一次，他們把金魚養在宿舍的吊燈罩裡，一直未被教官查到，某天，教官檢查內務時，適值天氣大晴，日光射進宿舍，照見燈罩內有一個游動的黑影，西洋鏡才被拆穿。

為解決飼料問題，他們表現了無比的合作精神。某次，他們收養了一頭初生的小貓，於是全體低級班學生動員，每人從飯廳帶回一口牛奶，回宿舍吐出餵貓。這辦法雖然有欠衛生，但小貓却長得又肥又胖。

西點學生調皮搗蛋的行為，也是隨著時間而進步的。於今，他們偷攜收音機和電視機零件進入宿舍，藏在通風器，洗衣袋，假抽屜或暖氣管中，晚上裝配起來大家欣賞。

最近軍校又流行「宵夜」的風氣。我不知道他們此舉是為了好玩，還是故意向校規挑戰。一名學生將將麵包機

他們每天清晨五時五十分起床，六時集合，六時半早餐，七時五十分上第一堂課，每堂課之間稍有休息，十二時十分列隊進入飯廳午餐，午後一時至三時十五分繼續上課，三時半以後上體育課，此後是自修和休息，六時廿分晚餐，七時十五分返回宿舍，此後是兩小時半的自修課，自修課後有半小時的自由活動，然後熄燈就寢，星期六午後停課，星期日除了上教堂和列隊用餐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自己的。

一年級學生除了兩個週末的足球賽以外，在整整的十一個月中，都不許離開學校，三年級學生可以有兩個週末，而四年級學生，則可以有九個週末。

在一般非軍人看來，這規定是太嚴格了，但與以往情形相較，已是放寬不少，然而西點的傳統精神，却是永垂不朽的，這就是榮譽制度；軍校學生嚴禁說謊，欺騙和偷竊，違者立予除名。

不數年前，九十名西點學生犯偷竊行為而被開除，這件事曾轟動全美國，今天，西點軍校的榮譽制度，較以往更為增強。

違犯一般校規的學生，接受的處罰包括：記過，禁足和特別出操等，但這種處罰並無損於他們的榮譽。軍校學生和一般大學生相同，難免調皮搗蛋，觸犯校規，但他們並非蓄意為惡，祇是一時的高興或衝動，軍校自成立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五年歷史，其間祇有一名學生在校四年中未被記過一次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羅伯特李將軍。

帶進宿舍，大做其「黑市」生意，用繩索吊起三明治分送各顯主。一天晚上，他的副業被查宿舍的教官發現，教官將烤麵機沒收，正待轉身走出時，忽聞窗外有人問話的聲音：「喂，麥克！我的三明治怎麼還不送來？」

被喚作麥克的學生慌得不敢開口，但窗外的詢問聲愈來愈響，突然一個倒懸的人頭在窗外出現，這小子向室內窺了一眼，立即縮頭不見。教官迅速奔上樓梯，向住在四樓宿舍的學生作了一場訓話，告訴他們：在高樓外倒懸身體是多麼的危險。

對於軍校學生偶犯的小過失，我無意過份偏責，因為我自己的兒子也時常幹出許多惡作劇的勾當，有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均外出，我的兒子史克布就玩出了新花樣：用鳥槍練習打靶。他瞄準的是樹幹，但粒粒子彈却射入軍校學生宿舍的一扇開啓的窗戶內，宿舍裡正有一名學生在溫習功課，槍聲吵得他實在不耐煩了，跑來向史克布理論，史克布不加理睬，最後，他請出教官來，才把這場實彈練習制止。我給史克布的處罰是採取軍校的辦法——罰他禁足六星期。

軍校與家庭唯一不同之處，就是家庭裡很少有兒子潛逃離家之事，但在軍校，這類事情偶有發生，雖然軍校的大門是開放的——入伍的頭兩個月例外——學生如不願繼續攻讀，儘可退學，但仍然偶有潛逃之事發生。

去年三月裡，有一名學生潛自離校，跑進一輛貨車內，不料竟被鎖在裡面困了八天。每日以生洋芋果腹，當貨

車開抵新澤西後，這名學生才被發現，體重輕了十五磅。這名學生被送返學校後，他的戰術教官——負責該生的品行和士氣；收到他的長官送給他的一件禮物：一枚又圓又大的熱洋芋。

在我擔任西點軍校校長的期間內，我得到一個最大的教訓，就是為父親者，不可勉強自己的孩子繼承父業，除非他自己確有當軍人的志願，我說這話是有事實根據的；因為大多數成績不佳的學生，都是迫於父母之命而來就讀軍校的。

基於此理由，我盡量不勉強我的兒子進軍校，雖然我私心切望他們能够做一位保家衛國的軍人。我的長子格雷不願接受公費的軍校教育（軍校學生不但完全免費，每月尚可領取一百一十一元一角五分錢的薪餉），而去讀了普通大學；我的次子湯姆，到是對幹軍人極有興趣，可惜眼睛近視，體格不合標準，我的幼子史克布年紀尚小，將來志願如何，還待他自己決定。

至於我本人之投筆從戎，完全是由於自發的興趣，小時候我最喜歡舉着父親的長劍——我的父親是民防隊員——拿一面鍋蓋作盾牌，在廚房裡大嚷大叫，指揮我假想中的軍隊。

高中畢業後，我進入西點軍校，當時的最大興趣是玩足球，軍校畢業後，我留校擔任足球教練。一九三四年，我與維倫結婚，她是我的一位同學的妹妹，這位同學就是現在的格倫瑟將軍。

就是由軍校的新生審查委員幫助議員執行此任務，我深信採用這種辦法後，軍校學生的淘汰率必可減低，而學校，學生，納稅人三方面均可免除損失，皆大歡喜。

### (二) 課程的調整

關於軍校課程的調整，雖然我尚不能作明確的建議，但我認為這種調整是必需的——特別是英文課程方面；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軍官，無論是演講或寫作，都要做到簡明扼要，辭能達意。

目前，西點軍校的課程大致如此劃分：科學和工程課目佔百分之六十；人文課目佔百分之四十；這種分配比例，或尚未達理想。此外，也許還有若干地方需要改良，但我認為以上兩點乃是最重要而又最迫切的。

時代的演進，對於軍人素質之要求亦隨之改變，西點軍校的職責，是培養時代需要的年青軍官。軍校課程，較一般大學為繁重，在學時間也比一般大學多出20—30%；每年除上足九個月的課外，尚有兩個月的野外集訓以及許多額外工作，暑假祇有一個月，而美國現時狀況，一般人民生活日趨懶散和享受，每週的工作時間縮短，為父母者，對於孩子們更是愛護得無微不至，為他們買電視機，用汽車送他們上學，這現象是不對的，我認為他們在管教孩子方面，應該多向西點軍校學習！

譯自：Post Feb. 1958

二次世界大戰和韓戰，使我久飄海外，極少與我在成長中的兒子晤面。韓戰歸來後的次年，我妻生了第一個女兒林達，其後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格兒和寶妮。

林達現方五歲，但已對軍校學生發生特殊的好感，時常站在操場邊看他們操練，不肯回家吃飯，我和我妻希望她在軍校學生以前，最好能來得及讀完幼稚園，如果我的小兒子史克布將來也無意進軍校，那麼我家下一代能有一位軍人的光榮希望，就完全寄托在林達身上了。

從我入西點當學生起，直到今天做到校長，其間經過了漫長的三十四年，雖然我對母校是無限景慕，但我不能讚美軍校的制度是完美無疵，我覺得有兩件事情尚可再加以改良：

### (一) 人才的選拔

西點軍校每年錄取七百五十名學生——膚色，信仰和宗教不拘；其中四分之三的學生能够順利的完成學業，而四分之一的學生，則於第一年被淘汰。這種現象，不但是學校和個人的損失，而且也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

現行制度，西點軍校學生，係由國會議員提名，而議員對學生的軍事才能，容有認識未清之處，乃造成上述之損失。依照愚見，今後選拔新生時，宜由軍校當局組成新生審查委員會，每位議員提名六至八個學生，由富有經驗的審查委員就學生的各方面才能——智能，體能和領導能力——加以審查，然後送議員作最後錄取決定。換句話說

##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雛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十六元八角
海上漁翁 (售完)	三元	
蕾綺表姐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滄海珠淚	四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	八元	五元六角
自殺俱樂部	四元	二元八角
春閨夢裡人	六元	四元二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海狼	十五元	十元五角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十五元	三元五角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六角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鉛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黑貓劫	九元	六元三角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糖的故事	六元	四元九角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四元九角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七元	四元九角



## 譚察警敦倫

著 譯 SYDNEY C. HARVEY  
筆 閣

節譯自倫敦 Angus & Robertson 出版公司行將出版之倫敦警察 (London Policeman) 一書。

在一個寧靜的夏天晚上，約摸兩點鐘光景，專報善惡先兆的電話忽然狂鳴起來，要人去接聽，這件事對於一個剛回到警局裡想喝一盃茶和吃一點兒東西的人是够討厭的。可是這一次我却不在乎了，因為我已準備好要出去。「看是誰來電話，有什麼事？」我一面說着，我那伙伴已拿起了話筒。他聽了幾分鐘，然後我聽到他說：「好，我們立刻就出發。」我放回電話走向門口。「來吧，」他說：「我們得趕快……」

「什麼事？」我問道。「我們只不過是去挨子彈！」我那朋友纒開心地回答着。我們匆匆忙忙地從西區警察局出發，五分鐘以後跨進了一家倫敦最大旅館的前門，在那裡我們會見了晚間經理。他向我們解釋着說那引起麻煩的主兒，正坐在廳坐室裡，任何旅館裡的雇員們一走近他，他就從口袋裡拔出手槍。我們被領到廳坐室嵌着玻璃的門前，那間房子很大，大約有六十呎長，三十呎寬。在相對的一端上各有一個進

出口。我們從玻璃上偷瞧，看見一個男人坐在房間遠處盡頭的一張長椅子上，背靠着牆，眼睛盯視着前面，像是在沉思默想。

「我們可以在這兒等着他，當他出來時就把他抓住。」我們中的一位建議着。我們於是在那兒等候了一個鐘點，可是那傢伙一點也沒有想走動的樣子，因此我們又舉行了一次簡短的討論。看來這人好像並沒有想傷害人的意思……

「你從那扇門進去，從那邊走過來，我從這扇門進去，從這邊走過去。」我那伙伴說。

「好，可是不要讓我跑得比你快！」我回答着。我們分了手，然後同時從廳坐室的兩扇門進去。房間裡陳設着許多桌椅，可是從兩扇門進去，走向那長椅却有着很寬的通道。那人坐在那裡向我們兩邊望望。

當我們在這間屋子裡走了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遠近時，我們看到那人的手伸進茄克裡去。我們的步子慢了下來，當那傢伙非常從容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柄手槍來時，我們幾乎停止了脚步。

那人大概是神經病，看來已毫無疑問。可是，是不是發神經，對我是一樣的。

當我們慢慢地向前移動時，我記起我那伙伴在出警局大門時所說的那句話，「我們去挨子彈，」看來這將不幸言中了。我們一面往前挪，一面看着他又看看我們自己，那人也牢牢地盯視着我們，手裡拿着的手槍指着前面。

幾乎非常正確地我們在同一時間走到房間的盡頭。那人正好在我們的中間，他依然握着武器，迅速地轉着頭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注意着我們的每一個動作。

藍黑色的槍管略略擺動，我可以宣誓我看到了用力按住扳機的手節；事實看來非常顯明，我們倆人中的一個總得挨上第一粒子彈。

然後，突然地，當我們跟他只隔了幾呎遠近時，發出了一聲可怕的爆炸聲。那人把武器的槍管掉過來對自己的嘴巴按下了槍機……

## 門口的一對男女

警務人員在服務的初期難免發生錯誤，尤其是和我相像的那一類人。但是他很迅速地就從從錯誤中學習，並且特別注意不要單看一件事實的表面。

幾年以前，我剛從訓練學校「庇爾堂」畢業出來開始服務，有一天晚上當我出動經過梅菲爾時。我看到一個女人和男人在一家屋子的門口擁抱着。

就警務人員來說，在街道上看到這種樣子的倆口子原值不得大驚小怪。最多不過瞞上一眼就完事，可是因為那一次的出動環境非常安靜，所以我覺得自己正處於一種浮動的精神狀態中。那男人的背正朝着街，不過我可以看得出他和那年青女人似乎太過份了一點。

我遏制不住引誘，我用手電筒向他們照去，說道：「

對不起，朋友。」

那男人的手臂依然圍着她，一面轉過來，我可以看得清楚他面頰上的口紅印。我帶着談諧地詢問道：「這位女士不會使你覺得麻煩吧？」

「沒有，沒有，一點兒也不！呃！她是我的太太，」那男人很狼狽地回答着。

我嘴上回答着：「那很好，」可是我心裡却在想，「嗚，真的？」然後我就自個兒暗笑着離開了，繼續向我的目的地走去。

幾分鐘以後我暫時替代了另一個同事的「帶槍崗位」——這個崗位在一家外交官的住宅外面，爲的是保護這位被人威脅的外交官的安全。擔任這種工作的警官總是在口袋裡帶一支手槍，在交班的時候便把它交給接班的人。當我那朋友離開作半小時休息以前，我順便就告訴他那一對愛人在門口擁抱着的這件事。

經過一小時寂寞的守候之後，我開始不耐煩起來。因爲這究竟不是我的份內工作，要我守上整夜實在很不甘心。可是我又不能擅自離開，讓這個崗位無人保護，要是我這樣做，我便犯了無可寬恕的罪過。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溜走，又過了一小時，我那朋友仍沒有回來，我這時是既冷又餓，心頭直冒火。

最後我終於看到他走近了，臉上展開着笑容。「見鬼的，你跑到那裡去啦？」我交還給他武器，並且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怒氣說道。

在整個事件的經過上最使我感到困惑的一點，是這一對夫妻爲什麼見到我以後仍在門口擁抱着不肯離開，原來他們是在掩飾着不讓我看到這門是鎖着的。

從此以後，我每逢在晚間值勤時，我常常要去干涉在門口的一對對男女，並且在打擾他們時已經學得非常老練。

### 烟窗間的追逐

屋頂都是不規則的：有的峻陡下斜，有的十分平坦；在這上面點綴着許多烟窗和縱橫着很多排水溝，有些只有幾英尺高，有的却低上好幾呎：簡單的一句話，梅菲爾那一區的屋頂是千變萬化的。

有一個警報通知說那一區的屋頂上站着一個人。於是警局裡每一個可以調派的警官——穿制服的便衣的都迅速地召集了起來。在這一區的每一個角上都站上了一位警察，剩下來的八九位便爬上屋頂在蒼白的月色之下去偵查每一個陰暗角落。

在現場的每一個警官都認爲這一次大概又是落空一場，因爲有好幾次同樣的情形都證明只是虛驚，這次可能不會是例外。可是這項工作又不能不做。

突然出乎意料地，一個警察喊了起來。「他在這裡了！」於是每一個警察都往那一角落趕去。

警察們包圍了他們的目標——一個矮小，敏捷，大約三十歲左右的男人——迅速地在烟窗的陰影間移動，當靠近的

「你在替我就心嗎？」他用嘲弄的口氣回答着。  
「替你就心！」我接着嘴。「你要知道我還沒有吃飽呢？」

「那真對不起了，不過我辦了一件案子——」

「那一類的案子？」

「就是在街角上你的那一對愛人——」

「是嗎？你幹嗎要逮捕他們？」爲了他們沒有許可證就接吻嗎？」

「不，」他說。「我是以圖入他人住宅的罪名將他們逮捕的。」

他接着就敘述了事情的經過。由於好奇的關係，他經過那裡時也瞥視了一下我所說的那一對愛人。當他走近門口時，他看到那女人匆忙的走到街上去，可是門口又沒有男人的影踪，這一來引起了他的驚異，他用手電筒光照見門略略開放；也許他們是住在這裡的？

我那同事並沒有注意那女人是否在窺望着他，不過她的下一個動作，拔腳跑過了街，却使她犯了很大的錯誤。他於是追踪過去把她捉住。

這時候，他已動了疑，他本來打算帶着那女人來找我一起去調查的。可是後來因爲又在附近碰到了一位警官，他們兩人便帶了那女人回到那所房子前面，並且在屋子裡捉到了那個男人。

在警署裡，那男人和女人——他們事實上的確是夫妻——承認了在晚間私用一串百寶鑰匙闖入他人屋子的罪名。

一個警察快要捉住他的時候，他迅速地在屋簷邊緣上失蹤了。

原來這一個被迫逐的人溜上了排水管，但當他溜下一半時，忽然失了足。在月光下的觀衆們看到他半空中懸宕了一會兒，然後，一聲尖叫，往下墜落。

當警察趕到時，他依然失去知覺，送進醫院之後才知道他的兩條腿骨都已跌碎了。

上面這一段簡短的描寫是敘述着怎樣去捕捉一個上屋頂的癩上君子。雖然這一類微不足道的冒險也是非常難得遇見的。可是我却有幸地參加了匍匐在屋頂上的搜查工作。我之所以參加了這一幕搜查，是因為我剛好走到梅菲爾這條街上就看到警車疾馳而來。

我爬上屋頂時，正好聽到那一聲已發見犯人的呼喊聲，我於是也跟他其他警員們一齊興奮地往那一個角落跑去。可是我怎麼知道有些屋頂上的天窗會在戰時失去了玻璃的呢？

此外，我又不知道這種失去玻璃的天窗已換上了一種薄薄的，能防雨的紙質玻璃；同時我也不會想到如果我不小心踩在上面會發生怎樣的結果。

這種糊着玻璃紙紙的天窗簡直是陷人坑。我於是就一下落了下來。這個天窗正好開在一間在欄柵上的浴室裡，我便作了一次不速之客。

我正好在浴盆的旁邊，由於我天生有一個茁壯的體格，所以我並沒有覺得身體上已受了幾處輕微的劃破和跌

傷。

不過這一次突然的墜落使我受了猛烈的震驚。我坐了起來，閃爍着眼，半擱才能習慣於室內的明亮燈光，我看到一個年青的女人坐在浴盆裡。在最初幾秒中，大概是由於突然的驚嚇，她只是呆呆的望着我，然後她高聲尖叫起來，並且爲了加重她的感覺，她一遍又一遍地尖叫。

我依然由於這樣突然而非正統地闖入浴室受到一剎那間的震驚，所以一下子無法向她解釋我爲什麼會到這裡來。可是不久，這種尷尬的局面却愈來愈嚴重了，樓下已上來了人，一面在急促地轉動着門紐，一面在連續地喊着，「什麼事？」

現在這位半歇斯帝里的沐浴者又喊了起來：「有個男人在這裡！」當我不穩定地站起來時她繼續在尖叫。我於是過去打開了門。一個年青人爬進了浴室，跟着進來了一位年齡較大的紅臉紳士，他手裡揮動一張椅子向我猛烈攻擊。

那位男人一定對目前的情況估計錯誤了，他一方面向他太太指示趕快去報警，同時他的兒子，依然爬在地板上，拖住了我的腿。至於那年青的女人却依然很小心地騎在浴盆裡。

這種混戰的局面又維持了一會兒。我最後總算取出了警局的證章使他們相信了我的話，同時他們自己也看到了破碎的天窗。

經過這次特殊的意外以後，至少在大都會警察局裡有

來過。」

我跨出電梯，走向他告訴我的那一間房間，然後按鈴。門開後，我看到一個大約六十歲左右面帶威容的紳士——在條紋睡衣外面罩了一件睡袍。

「晚安！警官，我的意思是說早安。請進來。這次完全是意外，」他說着，在他的臉上和聲音上顯露着煩惱。

在那間舒適的起居室裡我迅速地探得了下面這些資料：他跟他太太大約是在十二點左右就寢的，可是等他在早上四點醒來的時候，他太太並沒有在他身邊的床上。他想她也許在他的房間裡，他便拉亮了電燈喊她的名字，可是沒有回答。當他四處找尋無影踪時他不禁詫異起來。

以上便是簡短的經過；假如這男人說的是實話，那末其他的情況便會使這局面更爲迷惑難解。

第一，是關於這間寓所裡的門。根據那男人的說法，這扇門可以從裡面加上鍊條鎖住。他說上一夜是他自己把鍊條鎖住的，並且當他發現他太太失蹤時，鍊條依然仍在原處。換一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要想走出這扇門，他必須先移去鍊條，可是他移去鍊條以後，他就無法在門外把它放回原處。

其次是關於那些窗子：它們都有堅固的金屬框架安裝在混凝土裡，並且除了頂上的通風氣窗以外，窗子都是在裡面扣上的。窗子上的玻璃都很完整沒有破損，至於通風

一位警官發誓下次在晚間出勤時一定要帶上手電筒。

「我太太失蹤了！」

「十二巡區完全太平無事，」我在電話裡說着。我這時正在倍克萊方場的警局電話上打電話到總局裡去。

「噢，是嗎？」對面是嘲諷的口氣，「那末你那一區裡女人失蹤的事件怎麼樣啦？」

「那你太關心你太太啦。」我假裝同情地跟他在電話裡胡謔。「她只不過是跟送牛奶的私奔了，再不然就是跟汽車夫逃走了；說來說去，女人總是喜歡做那些奇怪的事。現在，拿我太太舉例——」

「嗨，」我那同事在電話裡攔斷我的話。「不要胡扯了，聽我說！」

從電話的耳機中傳來了下面的敘述；幾分鐘之後，大約是清晨四點二十分，有一個男人打電話給警局說他太太忽然從他們的公寓裡出走失蹤了，事先也毫無說明，因爲她的失蹤情形非常神秘，所以他希望警察加以協助調查。地址是梅菲爾的高等住宅區，我一離開電話站後就立刻向該處出發，用手按上那所公寓的前門門鈴。

「你所找的那一份人家在四層樓，」那裡的晚間司閘人看到我以後立即明白了我的來意，自動地向我說明。他引導着我向左走去，一面嘮嘮叨叨地對我說：「你要去找的那個老傢伙，我看上去有一百九十六磅重；昨天晚上我值班一直到十點鐘，就沒有看到她從樓梯或電梯裡下

氣窗雖然已開得最大，但也只有五六吋的空隙。

我在這寓所裡迅速地看了一遍，確定這位失蹤的太太不可能因爲生了急病滾倒在桌子或床鋪的底下。因此，當我進屋的幾分鐘之後，我已開始懷疑這個男人的話並不確實了。

「現在請你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們上床以前做了些什麼事？」我說道。

「八點鐘以前我們出去看了一場戲，十一點剛過就回到了家。」

「好，現在請你慢慢地想一想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你報警為止的每一件事。」

「我怕能記得的很少。我們進來，關上了門，我把鍊條鎖上——我對這件事記得很清楚。接着我們吃了一點消夜，十一點半我太太就上了床——最遲是十一點四十分。過了幾分鐘以後我也就寢了。」

「我太太一向患失眠症，所以服了一片安眠藥幫助入睡。而我呢可以向你保證一上床就能睡着的，所以便躺在那裡睡着了。」他點點頭，在那裡可以看出最近有兩個人在那裡睡過的印子。

我們現在站着的那一間臥室是很寬大的，佈置得也很精緻高尙。一邊牆上有一扇大的落地窗；在它對面的牆上開着寢室的門和一副嵌入壁內的衣櫥。床的兩邊各放着一張小椅子，上面有一盞精巧的檯燈；床和小椅子都靠壁安放，在它對面的狹長凹室裡正好放下一張梳妝檯。此外還有

一張凳子兩把椅子和一個小書架。有一張小檯上面放着一架電話機。「我可以借用電話嗎？」我問道。我打電話給樓下值夜班的司閘人，詢問他幾個我想到的問題。

值夜班的那人的確看到他們夫婦倆回來。他回憶大概是在十一點鐘左右。他們是搭電梯上去的，他讓他們在四樓下了電梯，可是沒有確實看到他們跨進房間，因為他立刻就把電梯關下去了。以後他就沒有看到他們從電梯或樓梯下來過。

他第一次預聞這件事，是因為那男人打電話下來問他沒有看到他太太。他可以發誓說她絕對沒有下過樓，因為他今晚一直就沒有離開過他的職務。雖然他也很願意幫他的忙，可是他還以為那男人喝醉了酒。

我還沒有放下電話機，電話的鈴聲又響了，我機械地再拾起話筒。這是那司閘的聲音。

「警官，還有一件事，」他說。「我想她一定還在寓所裡，因為剛在十二點以前她還打電話下來問，洗衣作是否有東西送給她。東西是送來了，所以我就告訴她，明天早晨值白班的會把東西送上去給她。」

我謝謝他，然後沉思地把手放下。

「昨晚你太太回來以後打過電話嗎？」我問道，不過我認為這個問題也是無關緊要的。

「不，我想好像沒有，」那男人回答道。

## 拾 禮

子——也許他就在拋棄屍體——這就是空內空氣為什麼這樣新鮮的道理。

在這寂靜的房間裡，我的思想在快速地奔馳，我似乎聽到這幢屋子裡有什麼聲音，接聲便是電梯的胡胡聲；一會兒以後，又有一聲電梯門關上的微聲，接着又是那胡胡聲，然後一切又趨於安靜。可是我覺得這並不是完全的安靜，因為我在房間裡依然可以聽到一種輕微的開聲，好像來自遠處的電扇。

通風器！原來這就是房間裡空氣新鮮的原因！這裡大概是裝有空氣調節設備的。也許屍體就可能藏在通風器的風道裡。

「通風器在那裡？」我一面注意着那男人回答問題時的反應。

「通風器？」他好像極度迷惑了！要不，他就是一位很好的演員。「通風器？」他再重複了一遍。「噢，有的，我想在每一堵牆上都有的。看那邊，這邊……還有那邊。」

我檢查着被傢俱遮掩住的風道柵板，感到非常失望，因為它們太狹小了，簡直沒法塞進去一個嬰孩。

當我回進臥室以後，我想那男人一定在說謊。我雖然到這裡來只不過幾分鐘，可是這幾分鐘也許是很寶貴的；我一定得趕快通知刑警隊。我一動此念以後，便走到床邊，停下來，對整個情況再複習一遍，然後預備拿起電話。當那女人躺在那裡的時候，也許有人到了前門。她為

「短一點兒的都沒有：譬如說打給管門的？」

「現在你提醒我了，我想起來她曾經打電話給管門的，問起我們的洗衣作，不過那時我在另一間屋子裡。」

我開始像那男人般的糊塗起來了。我向寢室的那扇窗子走去，把它打開向外望望。下眺街景非常清楚，街道上冷僻無人，只有附近的路燈孤伶伶地照明着。那裡沒有突出的建築物，沒有防火梯；並且所有的窗子都在建築物的同一邊。事實上不可能有人能從這窗子裡離開而不留下絲毫蹤跡。照這種情形看來，似乎只有小說裡才有這種可能的案件發生。

那男人坐在床上，低着頭，而我却站在窗前思索着他陳述的故事。

在這間屋子裡，像是隻箱子，一隻封閉的箱子！在這箱子裡有着兩個人，而其中的一人却神祕地失蹤了，居然在這沒有啓封的箱子裡失蹤了。如果這男人的話是確實的，那麼這件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不過他的話確實是真的嗎？難道他把太太弄走了却假造出這一個清晨四點鐘失蹤的故事？

我在腦子裡反覆地想着這個事實。這男人所說的故事顯然地有着漏洞。如果他沒有說謊，她不可能移去鍊條就出了房門。這個寓所是封閉着的。封閉！

窗子也是封閉着的。可是在這間房子裡睡着兩個人，只開了那麼一點氣窗，空氣為什麼會這樣新鮮？這是一個可疑之點。他一定在我到這裡以前打開過窗

了不驚醒她丈夫，她就爬起床，披上了寢袍……不，她根本沒有披寢袍，因為寢袍現在還落在地板上。那麼她是穿着睡衣走向前門，然後開啓了門，悄然而去。可是這樣一來，門上的鍊條就無法解釋了！除非她丈夫有意默許她的失蹤。

那麼再假定她起床時沒有驚醒她丈夫，甚至沒有開電燈，也許她是到浴室去的，她穿過那一扇門，那兒……沿着廳堂……不過浴室裡是空的。

我跟蹤着我的思想，走到臥室開着的門口，突然我找到了答案，這是僅有的答案：臥室的門開在房間最遠的一角上；在它的旁邊便有着同一扇同樣的門，那就是壁櫥的門。假如這靠近房門的壁櫥門是開着的……在黑暗裡……

「快，你能開這扇壁櫥的門嗎？」我說着，用手轉動櫥門的把手，發覺這扇櫥門是鎖着的。

我緊張的語氣驚起了這男人。他在梳妝台的抽屜裡摸索着，找出一個小鑰匙。我從他手裡接過了鑰匙，沒有向他作任何解釋。

當我打開櫥門的一刹那，一個蜷縮着的女人出現了，依然穿着睡衣，並且正呼呼大睡。

把那女人弄醒之後，她茫然地不知道自己怎樣跑進壁櫥的，她只記得會起了床想走出臥室——不過這一點也就足够了。

壁櫥的門上裝的是自動鎖，為的是防備那些好奇心過重的女傭人。那女人晚上在黑暗中起來以後，她一定走錯



# 謎之老不生長

— 晦 冬 —

這位瑞士醫生，首創非正統的細胞治療法，招來醫學界的嘲笑和攻擊，但却治愈了教皇庇護十二世的危險重症……

★ ★ ★

三位世界名人以生命為賭注，參加「醫學」的賭博，結果贏得勝利；他們是：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西德總理艾德諾和法國名油畫家布拉克。

他們接受一種新奇的治療方法，稱為「細胞治療法」；以上三人的年齡，均超過七十五歲，治療後的情形極為良好，恢復旺盛的活力。這種原始性的治療方法，目前在歐洲極為盛行，最近又有十餘位社會知名之士接受治療，以對抗他們的疾病和衰老症。

細胞治療法的發明人，是一位著名的瑞士醫生，名叫保爾賴漢士，他創行此法，並沒有充足的學理根據；按照他的解釋：人體內擁有億兆個細胞，經常新陳代謝，年屆古稀時，器官失效，新

了一扇門，跨進了壁櫥，不巧的是櫥門突然關上了，而她也居然在這裡面睡着了。可能這就是安眠藥片的功用。

五點二十五分了。

「十二區一切正常，」我在信克萊方場的電話裡同警署報告。

「真的？」對方問道：「那個失蹤的女人。」

「噢，她嗎？」我打斷對方的話：「我找到她了。」

「你真的找到了？」他用嘲諷的口氣說道：「我猜想她根本就在屋子裡睡覺，是嗎？」

「一點也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去你的吧！」

克勒一聲電話掛斷了。我抽出我的記事本來結束我的報告。

譯自 World Digest April 1958

一位化學家走進一家藥舖，躊躇半響然後開口說要買一些 Acetylsalicylic Acid。

店員道：「你要買的就是阿司匹靈，是嗎？」

「對了，」化學家抱歉似地微笑着。我老是記不得這個名字。」



## 裕生有限公司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六十五號  
電話二八四〇〇號

◁ 專 營 ▷

歐美各國名廠出品  
銅、鐵、鑄鋼、鍛鋼

機械工具

石棉材料

高壓

凡而 Valve

陳代謝機能停止，身體乃發生疾病。

依賴漢士的見解：身體的疾病就是細胞的疾病，補救辦法，是將年青健康的細胞，注射進病人的身體內，年青細胞可以使器官恢復活力，增強對疾病的抵抗，甚至可減緩人體衰老的速度。

賴漢士的細胞治療法，是當人體某一器官發生疾病時，即用動物的幼胎或小牛、小羊、小豬等同一器官的細胞，製成漿液，直接注射進病人體內，為保持細胞新鮮計，注射手術常於屠宰場內施行。

這種治療法顯然有背醫學原理，美國醫學協會宣稱：「大部份美國醫學，都不能相信這種治療法，因為沒有充足的資料或試驗可以證明這種細胞液的成份和怎樣檢驗，以及細胞液注入人體後的生理反應，甚至是否安全，也是無法決定。」

賴漢士醫生承認自己對細胞治療法的了解程度，並不勝過美國醫學協會的衰衰諸公。同時他也不能用科學方法解釋細胞注入人體後所生的變化，近代醫學界的意見，一向反對「以某補某」的論調（例如：以心補心，以腎補腎是），賴漢士亦不能提出理由來推翻這意見，但根據他的臨床經驗，證明這種治療方法確是有效，在法國，瑞士，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已有三百位醫生採用他的辦法，治療病人的疾病。

賴漢士宣稱：在過去的廿六年中，共有一萬二千人接受細胞治療法，治癒率達百分之六十，而這些病人所患的副甲狀腺。他要求賴博士幫助他用小牛的副甲狀腺為病人的多病。

當賴漢士從牛體割下副甲狀腺時，病人的情況已非常危險，不可能再施行移植手術。絕望之餘，他突然靈機一動——並非出自他的醫學知識——將小牛的副甲狀腺弄碎，混入生理食鹽水，迅速注射進病人的胸肌。

這種注射方法不但違反正統醫學原理，而且極為危險醫書上明載：用外來的蛋白質注射入體，可於數分鐘內造成嚴重的「休克」，何況賴漢士當時注射的細胞液，劑量又是特大。出人意料的，這位女病人竟然康復，而且毫無病痛的一直活到現在。

自此以後，賴漢士潛心研究這種可以使人長生不老的細胞治療法，一九五一年賴漢士從事細胞治療法研究的二十年之後——他首度發表論文。一九五四年，十二國在德國卡爾斯魯厄召開國際醫學會議，賴漢士出席參加，在會中演講他的細胞治療法，引起與會各國醫學權威的驚異和反對，他們費了整整一天的時間，討論此法的理論根據，最後認為這種治療法即或有効，也是暫時性的——對於病人心理的安慰；他們警告賴漢士：這種治療法可招致過敏反應，傳染病和休克。

為了證明細胞治療法的功効，賴漢士要求德國醫生親臨參觀他的臨床實驗，他用動物的五種器官製成細胞液為病人注射：站在一旁參觀的德國醫生，個個心驚膽戰，他們警告賴漢士：『你的一隻腳已經站在監牢裡，趕快停止

病，大都是歷經正統醫學法所不能奏效者。

賴漢士微笑語人：『我是細胞治療法的第一個試驗品，有一次幾乎喪生，但除了那次不幸外，注射的結果都是非常良好。』賴氏聲稱：教皇庇護十二世曾接受三次細胞注射手術，但經過詳情未予透露。

細胞治療法可治的病症甚多，包括器官的畸形變化（侏儒症，蒙古人症，巨人症）；器官的退化（硬化症，腎臟炎，心臟和循環系統的疾病）；腺體或內分泌的障礙以及性衰弱症等等，此外，腦動脈硬化症及其他老年性病患，亦可用此法治療。

關於癌症方面，賴漢士的報告更是完滿得幾乎接近幻想。他說：『在過去廿五年中，我曾為一千名在癌症「危險年齡」中的男女施行細胞注射，使他們的性腺恢復活力，結果他們至今都得免於癌症的侵襲，這件事情決不是巧合。』

賴漢士承認細胞治療法並非萬効靈方，諸凡傳染性疾病，腫瘍，急性炎症，水腫，生育傷害以及末期的器官退化等症，均不在治療範圍之內。

賴漢士現年七十五歲，身高背直，步履輕健，充滿驚人的活力，看來至少比實際年齡輕十歲。這便他成爲他的細胞治療法的活動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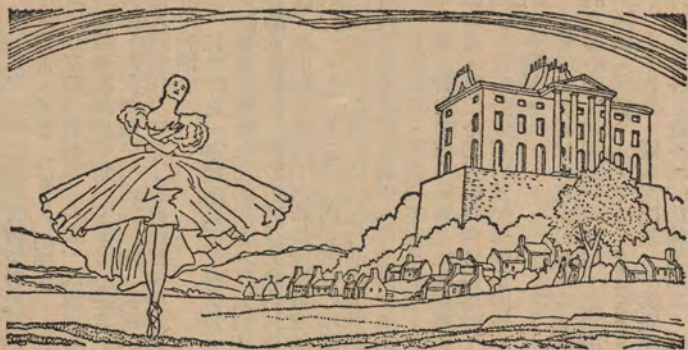
賴漢士醫生發明細胞治療法，最初是出於偶然。他在習醫以前，原是研究哲學和人種學的。一九三一年，他的朋友——一位醫生——爲一位女病人動手術時，不慎損及病人的細胞治療法的活動廣告。

賴漢士堅信細胞治療法的効力決非暫時性，因爲病人在接受治療的六至八個星期內才能痊癒，暫時性的解釋當然不能成立。

賴漢士坦白地說：『我祇是報導我所見到的事實，至於細胞液進入人體內的實際變化，我依然不能明瞭。』兩年以前，賴漢士發明以動物纖維製成粉劑，以代替注射用的針劑。此種粉劑係由德國海德堡的雷雷化學公司製造，而由瑞士朱里區的派瑪康公司經售。（美國尚未核准該藥進口，但已有少數醫生試用。）西德總理艾德諾和法國油農家布拉奎所曾使用者，就是這種粉劑。但賴漢士爲教皇治療時，用的是細胞液針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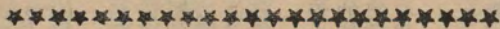
賴漢士不願談論爲教皇施行細胞治療法的詳情，但他聲明施行這項手術必須非常迅速——自動物器官被割除，以至配成細胞液注入人體爲止，全部時間不得超出五十分鐘。賴漢士養了許多免疫的動物——羊，牛，豬——專供自用，但沒有這項私人設備的醫生們，祇得租借屠宰場爲臨時診所。

賴漢士爲教皇施行細胞治療法前，先舉行一次詳細的體格檢查，斷定教皇的某器官發生毛病。然後選用動物的同一器官製成細胞液；細胞液注射劑量的多寡，則是根據



## (一) 事故的曲樂與蕾芭

譯 編 唱 奏



賴漢士的經驗決定；劑量愈大，危險性亦愈大，注射完畢後，病人臥床休息，不需服用其他藥物。

賴漢士為教皇治愈了危險重症，而教皇也助他在醫壇上成名。一九五四年，賴漢士應召前往梵蒂岡，在此之前，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今天，他的辦公室裡懸的一張教皇贈他的像片，其上並有教皇親筆簽名誌謝。

去年，教皇在致某一國際性醫學集會函中，公開證實他本人曾接受細胞治療法。一九五五年，賴漢士應邀赴羅馬學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所坐的榮譽席，也就是當年英國佛萊明爵士—盤尼西林發明人—曾坐過的。

將佛萊明與賴漢士的名字連在一起，到也別具意義，因為他兩人在醫學上的功績，都是將原始醫學發揚光大，推應給現代的醫藥界。我們知道，遠在數千年之前，非洲土人即已使用雷微療治外科創傷，而細胞治療法亦是由來已久，為埃及人最早採用。公元五百年，印地安人用幼虎的性腺醫治陽萎症。在荷馬的史詩中，亦曾提及亞奚西斯—水銀劑的發明人—首倡「以心治心，以腎治腎」的學說。現代醫學中，有許多方面也是脫胎於原始醫學的，例如人造荷爾蒙及器官移植手術等是。

不論細胞治療法在醫學原理上有無合理解釋，但它的功効却是顯明的；三年以前，七十八歲的教皇庇護十二世有如風前殘燭，極少希望能再活幾個月。但現在不僅恢復健康，而且精力旺盛，最近數月來，他經常發表演說，要

### 婚 姻 之 道

(一)

美國加州弗萊斯諾地方的一個女人要求離婚，原因是她丈夫逼着她去工作，還要她付五角錢一天。

(二)

在美國華盛頓首都的一個男子要求「六個月的結婚許可證。」當人家告訴他結婚必須白頭偕老時，他提出抗議：「我可不願那樣做。我跟她同居在一起，超過半年就受不了。」

(三)

澳洲雪梨的一位女人在地方法院控告她丈夫打算把她以分期付款的辦法，定價四百九十五元賣給他的朋友。

### ★主題與變奏曲

(Theme and Variation)

一幕古典芭蕾舞。

樂曲作者：柴考夫斯基。

編舞者：喬治巴朗臣。

首次演出：一九四七年十月廿六日由

Ballet Theatre 演出於紐約市音樂戲劇中心。

最佳唱片：Victor Bluebird LBC 1024

(LP) Philharmonia 交響樂團，Nicolai Malko 指揮。

在他有名的芭蕾舞樂之外，柴考夫斯基也作曲了許多其他適合於舞蹈的音樂，在寫作第一個芭蕾舞樂「天鵝湖」(一八七七年)與第二個芭蕾舞樂「睡美人」(一八九〇年)之間，他寫作了四首交響樂組曲，雖然他本意並非是為舞蹈而寫作，但在此期間之內他似乎受了芭蕾舞的影響而產生了這些音樂的靈感，這四首組曲在聽聆者耳中有著特殊美妙的節奏，所以無疑的也可作為芭蕾舞樂，可惜柴氏當時的舞蹈家們沒有注意及此，而讓這些美妙的樂聲直

一九三三年巴朗臣曾將柴考夫斯基第四首交響樂組曲作為蕾芭「Moz Tiana」的樂曲，而這齣「主題與變奏曲」係以第三首組曲（G調）的第四樂章作為音樂，這是一篇純粹的舞蹈蕾芭（Dance ballet），沒有任何故事或情節，但在舞蹈中嚴謹的結構，對稱的一絲不紊的形式，在人們心目中喚起了古典蕾芭中柴考夫斯基所給予的繁華時代的懷念。

幕啓時是一座舞廳大廈，廳中豎立着巨柱，披掛着葡萄的綠葉，鮮艷紅色的掛幕，巨大的窗戶間隔的擺飾着美好的人首雕像，舞台中間後方隱約可以看見一座美麗的花園，廳中懸掛着成千水晶燈球所組成的吊燈。十二個團舞（Corys de ballet）的女郎分作兩組，圍繞着一個穿白色舞裝，頭戴花冠的芭蕾伶娜，男舞者則穿着淡藍色舞服與裝飾着白色的羽毛，伴隨着女舞者出場。

音樂開始，芭蕾伶娜尖足靜立，然後溫柔的隨着小提琴所奏出的主題輕柔曼舞，她的舞姿如同旋律一樣的純樸和優美。芭蕾伶娜與男舞者暫退場時，團舞的女郎們隨着銀笛與豎笛所伴奏的弦樂器的撥奏聲中移前和諧而有律動的一齊跳舞。

音樂速度增快，芭蕾伶娜再度出場，被環繞着在團舞女郎中間，她開始表演獨舞，迅捷的迴轉，在弦樂聲中不斷的「旋轉」（Fouette en tournant）。

主題過後，變奏曲開始，一共是十二首變奏曲，每一首變奏曲各有着不同的情緒與氣氛，也配合着不同的舞蹈

場面，有時是女團舞的舞蹈，有時是男女主角的雙人舞，有時男舞者與女舞者的獨舞，到了最後又加入了八個男舞者的團舞，達到最高潮時所有的舞者全部登場，組成美妙的平衡的偉大場面的終舞。當最後的一聲和弦發出時，全部舞者停止動作，女舞者被高舉在上，完成了對稱平衡而美妙的舞蹈畫面。

### ★樂聲舞影 (Fanfare)

一幕古典蕾芭。

樂曲作者：班詹明·布禮敦 (Benjamin Britten)。

編舞者：傑洛姆·樂賓 (Jerome Robbins)。  
首次演出：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 由紐約市

芭蕾舞團演出於紐約市音樂戲劇中心。

最佳唱片：Columbia ML 4197 (LP)

Liverpool Philharmonic 交響樂團，  
Sir Malcolm Sargent 指揮。

這是根據當代英國大作曲家布禮敦的一首介紹「現代



演出 Ballet Theatre 「曲奏變與題主」

管弦樂器」的有名交響樂曲而編作的蕾芭，樂曲曲名為「管弦樂的初學指南」，布禮敦係以十七世紀英國有名作曲家亨利普賽爾 (Henry Purcell) 的數個音樂主題，據之譜作不同的變奏曲及最後的一首賦格調，在每一首不同的變奏曲中用着各種不同的樂器或數種不同樂器的合奏，這些樂器的全部集合便是現代管弦樂隊的全體組成。在蕾芭中是將這些樂器具體化，由不同的舞蹈者代表着各種不同的樂器，藉舞蹈的動作來闡釋各種樂器不同的特色和情感，另由一個立於舞台一旁的講述者介紹着蕾芭和樂器，這是別具風格的一篇蕾芭，對初學音樂的青年們尤特感到興趣。

幕啓時所有準備代表各種樂器的舞蹈者齊集於舞台上，在各種描畫着本身根源的古代樂器的旗幟下站立，當普賽爾的主題在交響樂中奏起時，所有的舞蹈者用着古雅的手勢和雕像的姿態表示着音樂中的莊嚴和高貴的樂調，舞蹈者穿着不同顏色的服裝作為管弦樂器中四大類別的標誌，代表木管樂器者穿着藍色，弦樂器者穿着金橙色，銅管樂器者穿着黃色，敲擊樂器者穿着黑色，在他們不同顏色的服裝上另繡飾着各種樂器的象徵記號。

主題完了之後，所有的舞蹈者全部離場，講述者出場先介紹木管樂器，一支短笛 (Piccolo) 與兩支長笛 (Flute) 三者組成的變奏曲，由三伯少女舞者跳着「三人舞」(Pas de Trio)。其次為兩支單簧管 (Clarinet) 的變奏曲，由一男一女的舞者跳着「雙人舞」，再次為一

個單獨的少女跳着「雙簧管」(Oboe)的獨奏，她依照着音樂的緩慢如歌的樂調悠閒而美麗的舞着，再次為兩個男舞者作喜劇式的舞蹈跳着兩支低音管(Bassoon)的變奏曲。

木管樂器完了之後，弦樂器開始登場，第一和第二小提琴由兩組少女代表舞着，她們跟着一男一女所代表的中音提琴(Viola)依着音樂亦步亦趨的舞蹈着。另由兩個少女代表舞着大提琴(Cello)，摹仿着它的濃厚的音色和穩重的曲調。低音大提琴(Double Bass)另由一個男舞者跳着困難的舞步，描劃着它特殊的色彩。最後是豎琴，由一個穿着白色舞衣的芭蕾伶跳着輕盈多姿的舞步，儘量顯示出美麗優雅的音色和叮噠連響的分散和弦的音響(Arpeggios)。

銅管樂器登場——銅角(Horn)、高音銅角(Trumpet)、細管銅角(Trombone)、低音銅角(Tuba)——次第出現，最後敲擊樂器——鼓、鑼鈸(Cymbal)等也由男舞者作出騎馬時的突跳，奔騰等舞蹈動作將樂器的特色形容盡致。

所有的樂器都分別介紹出場後，講述者再以敘說：「管弦樂隊的各別說明告一段落，現在在最後的一首賦格調中它們將全設集合演奏」。

賦格調的第一聲由木管樂器發出，然後是弦樂器，銅管樂器，最後是敲擊樂器，代表着四種類別的舞蹈者雜混於整個舞台之上，依照着音樂交錯錯雜的舞蹈着，最早出現

前，有名的伏金曾根據着普羅哥費依夫(Prokofiev)的「LeKije組曲」所作成的「俄羅斯兵士」遭受到失敗，但誰也想不到史恩堡的這首較為平淡的音樂却相反的獲得榮耀的勝利，演員們被熱烈的喝采着謝幕的次數達至廿六次之多，更使沒沒無名的女舞星闕拉凱(Nora Kaye)在一夜間成了光芒四射的明星，她更就此一帆風順的進入了有名的女舞星之流。

史恩堡的這首絃樂六重奏「净化之夜」(Verklarte Nacht)是根據十九世紀的一首德國詩歌「女人與世界」(Weib und die Welt)所給予的靈感而作成的，原詩的大概意思如下：「在一個月光澹淡而富滿詩意的夜裡，有一對情人漫步於月光下的林間，兩情纏綿，突然間女舞星縮的訴出她的罪孽，因為她為了一時的失足，已有非與他所共有的身孕，疚愧難釋，為一已之永遠愛情的幸福以及為母的責任交相纏戰而離求心境之平靜。男的深思良久，終答以在如此良宵美景，她的心靈應如明月之普照大地，不該有任何罪疚之心，在這樣美麗的夜裡，他以净化超脫的心情賜給了他的愛人和將來的嬰兒以永恆的幸福，他將視他的嬰兒為自己的兒女，他所給予的幸福也就是他自己所得到的幸福，那並非是諛着，而祇是因爲彼此的深愛。」

芭蕾的故事係將原詩的情節略加粉飾，僅增加了上場的人物和更富於戲劇性的情節，對於原詩的本意和心理的描寫則完全保持原詩的韻味。

現的普賽爾的主題再次由整個交響樂奏出，全體的舞蹈者也隨着樂曲的莊嚴旋律合舞着一首高貴和輝煌的終舞。

### ★火柱 (Pillar of fire)

一幕芭蕾。

樂曲作者：史恩堡(Arnold Schoenberg)

編舞及劇本：安東尼·杜德(Antony Tudor)。

首次演出：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 Ballet

theatre 演出於紐約市大都會歌

最佳唱片：Columbia ML 4316 (LP) 費城

交響樂團、Eugene Ormandy 指揮。

所謂「心理芭蕾」(Psychical Ballet)到了「火柱」的演出，達到了它最頂峯的成就，這齣以描寫心理見勝的現代芭蕾被批評家們認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品。從英國來到美國的杜德，前後作了數個有名的芭蕾作品，但其中却以「火柱」最為突出和成功，被公認為其代表作，首次演出當晚獲得了無限的讚賞，在同一個戲院就在兩天之內

### ★畢業舞會 (Graduation ball)

一幕芭蕾。

樂曲作者：約翰·史特勞斯 (Johann

Strauss)。

編舞者：大衛·林琴 (David Lichino)。

首次演出：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八日由

Original Ballet Russe 演出於澳洲 Sydney 皇家戲院。

最佳唱片：Victor LM 1061 (LP) · Dallas

交響樂團、Ansel Dorati 指揮。

這是一齣輕鬆悅人的芭蕾，雖然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意義，但它却包含了一些迷人的舞蹈場面，可稱為一篇難得的娛樂佳作。音樂是摘錄自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及波卡舞曲，另經一番編排而成為一篇完整的樂曲，全篇音樂輕鬆流利和富有幻想的風味，使得整個芭蕾也富有興趣而令人心曠神怡。

芭蕾的故事敘說維也納的一個女子學校的少女學生們，有了一個難得的參加舞會的機會，那是為慶祝隔鄰一個軍官學校的畢業典禮而舉行的舞會。舞會前少女們快樂而興奮，幻想著舞會的綺麗風光和各浸沉在羅曼諦克思緒中



中會舞業畢於Marjorie Tallchief

舞會舉行時，年輕的少男少女們相對起舞，女孩子們一起初仍有點羞澀和靦腆，但慢慢的終於活潑起來，在許多「插舞」(Interissement)的精彩舞蹈場面中，他們的羅曼史也漸漸成長，歡樂的舞會直至夜深時，在學監的催促下才曲終人散。

### ★棋戲 (Checkmate)

期九十九第

序幕及一幕戲劇芭蕾。  
樂曲作者：亞瑟·勃利斯 (Arthur Bliss)。

編舞者：幾兒露絲 (Ninette de Valois)。  
首次演出：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由英國  
Sadlers Well Ballet 演出於巴  
黎 Champs Elysees 戲院。  
最佳唱片：Columbia ML 4362 (LP)，英  
國 Covent Garden 皇家歌劇院  
交響樂團演奏，Robert Irving  
指揮。

標 拾

「棋戲」是一齣寓言的芭蕾，描寫着「死」與「愛」在棋戲中的決鬥，如同一般的下棋者，兩者都處心積慮，勾心鬭角的盤算着各人的勝負，「死」要將「愛」吞滅，但是「愛」却苦苦掙扎着，希望能掙脫「死」的束縛，這兩者間的宿命的鬭爭，發生了永恆的久纏不休的戲劇情節。

作曲者的亞瑟勃利斯為當代英國作曲家，曾創作芭蕾曲多篇，擔任BBC交響樂團指揮多年，一九五一年獲封騎士，一九五二年起即任今世女皇之音樂顧問。  
序幕開啓，音樂奏出不祥而有宿命意味的旋律，隱約的宣示着戰爭的來臨，「愛」與「死」上場，他們都穿着古代的鎧甲服裝，相對的在一張桌子的兩方坐着，「愛」移了一着棋子，「死」集精匯神的端詳着，盤算又盤算，伸出他如骷髏般的瘦骨嶙峋的手指移動了致命的一着，「愛」苦苦搗摸著，形勢是如此令人失望的惡劣，那是一下無可挽救的「將軍」，棋戲結束了，燈光轉暗。

燈光再度明亮時，整個舞台成爲一張黑白格子相間隔着的棋盤，紅色的棋子上場了，他們佔住了白色的格子，一開始是由八個少女所扮飾的兵卒，她們跳跳蹦蹦迎接了兩位紅色騎士，他們勇猛的舞蹈着表示練習作戰的武藝，但是對方兩位黑色騎士也出現了，樂聲宣佈黑色皇后莊嚴的來到，她美麗而富於魅力，她先以她的媚力擒獲了一個紅色武士，拿出她紅色的花朵賜給武士作爲他被宣判死亡的象徵。黑色皇后率領她的武士們向紅色的陣地長驅直入，紅色的兵卒不敵潰退，紅色的「僧人」與「城堡」護衛



與(飾Beryl Grey)后皇色黑  
(飾Philip Catfield)士騎色紅

着他們的王與后登場，他們儘力抵抗着來襲的黑色隊伍，但在一線不曾防備的隙縫中終於入侵了黑色的前鋒，城堡開始崩潰，紅色的王后被對方的武士所擄掠而去，只剩下紅色的王面對着緊緊進迫的黑色王后。帶着戰勝的權威，黑色的「死」的王后現在將代表着「愛」的王玩弄於股掌之間，困迫於宮殿中的紅色的王毫無生望的才苦苦掙扎着，終於走頭無路，一下致命的「將軍」，紅色的王被殺了。「死」的黑色力量終竟毫無憐憫的消滅了紅色的「愛」。

事件的曲樂與蕾芭

★班特牧場的愛情風波 (Rodeo or the counting at Burnt Ranch)

二景芭蕾。

樂曲作者：亞倫·柯伯朗 (Aaron Copland)  
 舞譜及劇本：雅格妮絲·底·迷兒 (Agnes de Mille)。

首次演出：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由

Ballet Russe de Monte Carlo

演出於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最佳唱片：Capitol P 8196 (LP) 或 L8198

Ballet Theatre 交響樂團 Joseph Levine 指揮。

這是純粹美國式芭蕾中較為傑出一個，西部電影片中熟悉的鏡頭出現於芭蕾舞台上，雅格妮絲·底·迷兒，這位鼎鼎大名的美國女舞星，在此芭蕾演出之前，曾因創作及主演「三個處女與一個魔鬼」(Three Virgins and a Devil) 而享得盛名，此齣芭蕾演出後，更是颯靡了全美國。初演時，盛況空前，整個戲院熱烈轟動，主角謝幕達二十二次之多，雅格妮絲一旦之間成爲一般美國人心目中的偶像。



女牧師 Nina Novak

分懊惱的離開了。

第二景是當夜牧場的舞會中，牧女仍穿着日間的西部服裝，一個人孤寂的坐在一旁，另有一個在日間賽會中得着套繩冠軍的牛仔，他是牧女的老朋友，現在溫柔的親近着她邀請她共舞，但當她看到牛仔的首領與牧場主的女兒在一起親暱的共舞時，她不聲不響的走開了。

當她再回到舞會來時，起初沒有人再認得她，因爲她再不是牧女了，她換穿了最美麗的舞衣，臉面也打扮了一番，牛仔們面對着她十分的訝異，原來她竟是無此嫵媚的一個女性，大家爭相邀她共舞，牛仔的首領這時對她也

兩年後，羅賓的另一齣美國芭蕾 (Fancy Free)，因受此齣芭蕾先驅勝利的影響，也曾轟動一時，考其原因時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美國人的國家意識較平時顯得濃厚，人們在緊張之餘也需要娛樂的作品——美國式的娛樂作品——不需化費腦筋而能輕易欣賞的作品，這便是這兩齣芭蕾之所以適逢其會，而獲得了有利的成功機會。

嚴格講起來，這齣芭蕾在美國雖然出盡了風頭，票房紀錄高過一切其他成功的或富有歷史傳統的作品，但它並不是嚴肅的正統派的芭蕾作品，有人甚至否認它爲一齣「芭蕾」，因爲它並沒有如傳統芭蕾中的幕景，服裝，甚至也沒有用「趾尖」站立舞蹈，它僅是美國式的芭蕾，作爲音樂喜劇演出於百老匯的戲院或許更爲合適。

芭蕾的故事...

西部裝束的牛仔們集合於班特牧場，作每週一次的騎術比賽，在牛仔們中間有一牧女，不甘示弱於男人，一同競作騎駝劣馬比賽(在芭蕾中騎馬僅爲象徵性的舞蹈動作)，她處處壓服了牛仔們的首領，而使她甚爲不悅。

牧場主之女兒與其女伴們從城市裡回至牧場，牧人之首領對她甚有好感，大獻殷勤的歡迎着她，私心本甚鍾愛牛仔首領的牧女，膽狀甚爲氣憤，爲吸引大家對自己的注意，她冒險的騎駝着一匹最頑劣的野馬，但不幸的從馬背上摔下，只賺得了牛仔們尤其是城中女子們的訕笑，她十另眼看待，轉過頭又向她大獻殷勤，但牧女這時却情有獨鍾，她放棄了以前對牧人首領的痴戀，却與套繩冠軍的牛仔歡樂的共舞。

★風流女兒 (La Fille Mel Gardie)

三景芭蕾。

樂曲作者：若安·威希姆·何退爾 (Johann Wilhelm Hertal)。

編舞者與編劇者：詹安·陶貝佛爾 (Jean Danberval)。

首次演出：一七八六年於法國波爾多 (Bordeaux)。

「風流女兒」是現有芭蕾舞劇的全部上演節目中，最爲古老的一齣芭蕾，同時也是芭蕾史上最最初的一齣「喜劇芭蕾」(Comic Ballet)，此劇首次演出距今已一百七十餘年。

作曲者的何退爾(一七二七—一八九)爲德國作曲家，他曾寫作歌劇及協奏曲等音樂作品，但俱已佚散，遺留給後世者也僅此齣芭蕾之樂曲。

陶貝佛爾為芭蕾舞史上有名的大師諾佛 (Noverre) 之學生，他因作此芭蕾舞而被譽稱為「喜劇芭蕾舞之父」。

「風流女兒」在俄國多年來仍盛演不衰，這是因為俄國的芭蕾舞是由法國人待底洛特 (Charles Didelot) 所興起的，他被稱為「俄國芭蕾舞之父」，恰好他又在這篇芭蕾舞的作者陶貝佛爾的學生，一脈相傳，自有其根基和淵源。

「風流女兒」與十八世紀的古典芭蕾舞如「吉賽兒」，「柯碧麗亞」，「雪兒薇亞」等同列為永遠不朽的作品。也同仍為現在盛演的節目，不過「風流女兒」比較其他的更為古老，和更有特殊的喜劇風格。

芭蕾舞的故事：

第一景——西蒙夫人的農莊

陡斜屋頂的農舍，前面是一片廣寬的曬穀場，農舍旁着小山，由小山上正潺潺的流下着小溪。

西蒙夫人是一個富有的寡婦，暮昏時她的女兒萊賽德穿着滌滌的鄉間服裝進場來，她是一個漂亮的姑娘，她一面用水澆着屋前的花盆，一面和鄉間的青年們搭訕着。在青年們中間有一個名叫康林的，是一個青年的農夫，他是萊賽德的情人，他們喜悅的跳起舞來，這時西蒙夫人由屋子裡出來，她不喜歡青年農夫的康林，因為他不配作為她富有的女兒的對象，她趕走了所有的青年，一本正經的訓斥着自己的女兒，但是她的女兒却嬌媚的獻給她一朵她自己所種的花朵，討好的作為和解。

德和她的情人帶着無限的愛戀跳着舞，西蒙夫人正浸沉在跳舞的樂趣中，沒有注意她女兒的行動，少女們却圍集着阿零，但是他對她們毫無興趣，只管奔跳着捕捉他心愛的蝴蝶。

雷聲隆隆，天色變了，將是一陣暴風雨來臨的前奏，康林和萊賽德在人們沒有注意中離開了，人們散開着，當幕落時，阿零害怕的鑽入一個姑娘的裙子裡躲避雷電的閃光。

第三景——西蒙夫人的家裡

西蒙夫人坐在紡車旁工作着，萊賽德心不在焉的拿着



兒女流風飾 Irina Baronova

農村的少女們一齊來到曬穀場，她們準備要去參加慶祝豐收的鄉間舞會，青年們也跟蹤着出現了，他們與少女們喜悅的跳舞着。康林在人群中又和萊賽德會面了，但無時不在注意女兒行動的西蒙夫人也怒氣沖沖的又來了，再度驅逐着康林，却好這時兩個客人來訪，那是葡萄園主人的陀瑪斯和他的兒子阿零，陀瑪斯衣冠楚楚，他在這鄉村裡也算是一個體面的人物，但是阿零却閒遊過日，阿零最大的嗜好是捕捉蝴蝶，他的身邊也從不忘記帶着捕捉蝴蝶的網子。

西蒙夫人帶着十分的殷勤迎接着這兩位賓客，客氣的寒暄着，原來陀瑪斯是為他的兒子來向西蒙夫人的女兒說親的，西蒙夫人看了一眼阿零，正想支吾過去，但是陀瑪斯拿出一袋金錢作為聘禮，西蒙夫人滿意了，既然阿零四肢齊全，也很年輕，女兒總會答應的，於是她接受了這件婚約。

一對年輕的兒女們在彼此父母親的命令下見了面，但却彼此漠然的對視着，阿零偷空又蹦蹦跳跳的去捉蝴蝶，但是老年的一對却投機的情話綿綿的說個不停。

第二景——綠色的田間

佈景上遠處是一片綠色連綿的麥田，新割下的麥穗成堆的堆積着，收穫的人們現在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正在慶祝着豐收，阿零和萊賽德被他們的父母推拉着進到歡樂的人群中來，他們被強迫着呆在一起，但當樂聲響起，西蒙夫人和葡萄園的主人開始跳舞時，他們彼此溜開了，萊賽

一本書念給她母親聽，却時時用眼睛瞟望着窗外。不一會窗外出現了康林，兩個人用眼睛和手勢交談着。萊賽德請她母親為她搖奏手鼓，她要練習跳舞，她母親懷疑的猶豫着，但拗不過她的要求答應了。萊賽德為站在窗外的康林跳着舞，但是西蒙夫人疲倦了，停止了手鼓的響聲終於睡着了，萊賽德尖着腳拿書論是準備開門跑出去，但手鼓又響了，西蒙夫人在微睡中醒來，萊賽德只好繼續着跳舞。

跳累了，西蒙夫人出去了，康林乘機從窗外進到屋子來，當兩個人正在情意綿綿時，西蒙夫人的腳步聲却走向屋子裡來，萊賽德連忙把她的愛人關進隔壁的一間稻草間去，但是康林的圍巾却遺留在桌子上，被西蒙夫人看見了，她責罵着她的女兒，用鞭子打她，最後把她鎖入稻草間裡作為處罰。

陀瑪斯和阿零以及村裡的婚姻公證人一齊進來，很多村人也來觀看守婚的儀式，但是阿零一進門便對地上的紡車發生了興趣，他手不停的玩弄着，西蒙夫人把他叫起來，交給他稻草間的鑰匙，叫他自己去會晤他的新娘。阿零把門鎖打開了，但却出現了康林和萊賽德，他們的衣服上還掛着很多的稻草。

西蒙夫人一時間呆住了，在這麼多的村人面前，她覺得自己的女兒給她丟盡了臉，萊賽德和康林這時跪在地上向她祈求，希望得到她的諒宥，既然事情已到此地步，婚約的公證人剛好也就在目前，西蒙夫人最後終於答應了她女兒的要求。

(芭蕾的重要作品簡介完，全文待續)

# 幕內網諜蘇美

## 述自的諜間反國美位一

著 Boris Morros

譯 合 之 微 蕙 小



者作文本之面會探偵與中國公於候佇



者作文本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當我在慕尼黑的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懼。我確實知道蘇俄已發覺了我，我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反間諜，並且曾混跡在他們的情報機構中工作了十年之久。我和衣躺在斐立契荷夫旅館的床上，每一聲輕微的聲音都使我毛髮悚然。

欣賞着陰謀詭計。這是我有一種如同在自己的電影中扮演一名角色的感覺。多半時候當我和GRU——蘇俄秘密警察會晤時，我們一齊灌下伏特加和魚子醬，在我看來，他們都像像是好萊塢有聲舞台上的演員。可是現在，當我孤獨地在黑暗中等候，却確實是恐怖地面對了現實。

### 諜間俄蘇的外國於躍活位幾



基斯夫姆蘇

基斯維托拉齊

林比查

恩蒂史·莎瑪

他們將怎樣謀殺我？我頗覺惶惑。他們會像維也納普拉特公園中謀殺法國神父那般的將我開槍射死嗎？還是像他們在莫斯科魯勃揚卡保壘監獄中處決我那以前的俄國上司亞歷山大·克魯克夫那樣地讓我慢慢地死去？或是像他們對付三位南斯拉夫官員那樣的使我消失在通過隧道的火車中？

十年來我那反間諜的生涯正像是一種競賽遊戲。我

而我却依然醒着。然後我聽到了聲音。有人自空寂的大廳上走來，我看看我的錶，正是六時五十五分。足音愈來愈近了，我坐了起來，汗流浹背。叩門聲陡起——一下，二下，三下。我怎麼會攪進這個局面來的呢？我詢問着自己。我，波力斯·摩洛斯，

一位電影製片人，一個不習慣於危險和暴虐的藝術工作者，怎麼會搞進這裡面去？

一切開始於一九三三年，我那時在紐約工作，為所有派拉蒙戲院主持舞台表演。每一星期我得接見一些新的天才。有一天，一位經理人帶來了一個會唱歌的孩子。那孩子有一付很好的中音嗓子。我暫把他的名字改為鮑貝·勃林，後來他終於成了一個大明星。不久以後，那同一位經理人又來找我說：「你願意約會李昂·托洛斯基嗎？」

「你瘋了？」我喊道：「派拉蒙戲院對蘇俄反革命會有什麼興趣？」我說着把他轟跑了。

幾天以後，一位名叫葛利哥萊·米拉姆特的俄國商務官員來拜訪我，在我的驚愕之下，他說他將儘速把寄食物包裹給我在俄國的父母。同時，他也將為我父親安排到美國來看我，至於我母親尚患病未痊。這時候美國尚未承認蘇俄，所以這種援助的方式是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的。我於是非常感激地謝謝他。然後他說：「現在我想懇託你一件事。聽說你想約會托洛斯基，請你不要這樣做。」

「行，」我說，「我遵命。」

本來我就不想做這件事，我當然樂得當一次順水人情。米拉姆特後來做了蘇俄駐紐約的副領事，他果然寄出了包裹，並且把我那上了年紀的父親帶到美國來遊歷了六個月。

可是從此以後，我却已在不知不覺中墮入了他們的錯

踪複雜的羅網裡。

到一九三六年，當我到了好萊塢以後，這羅網便收緊了。那時候我的工作是在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音樂指導。有一位名叫愛德華·赫伯脫的人來看我。他說他是代替葛利哥萊來和我見面的。赫伯脫有一口很重的俄國音。他說：「米拉姆特已不在美國了，不過我還可以幫你忙把包裹寄回家去。現在我打算到德國去組織反納粹的工作了。你不是也反對納粹呢？」我回答說：「當然。」他便繼續說道：「好，那末為了能在德國自由活動起見，我需要某種證書，來證明我是在替美國機構服務的。你能替我弄一張「星探」的證書嗎？」（星探：好萊塢各電影公司派往各處發探影星的人）

看來這似乎是一件小事，因此我就同意了。他又告訴我，我希望我能經常跟他在德國通訊，可以使德國人相信他確實是一位星探。當他抵達德國以後不久，他開始抱怨我信寫得太少。到一九三八年，又有一位叫史丹尼斯卑斯。蘇馬夫斯基的俄國人到工作室來看我。他兇暴地責備我說我沒有經常跟赫伯脫通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我們在拍攝「曼哈頓故事」電影時，我參加了其中一位明星所舉行的晚會，在賓客中有一個大塊頭的俄國人在對我微笑。一會兒以後，他拉着我的手臂一起走到花園裡，他輕聲對我說：「你不要叫我愛德華·赫伯脫。你把這個名字忘掉好瞭。」他現在發胖得很利害，所以我根本就認不出他了。他又繼續說：「我的

眞名是伐西利·米克哈羅維奇·查比林。你可以在華盛頓的蘇俄大使館找到我。」他戲劇性地停頓了一下。「你願意把你父親接到這裡來享受食物嗎？」他問道。那時我母親已經去世了，我正在為我父親擔心，他也已有八十二歲的高齡了。「那好極了。」我說。

幾星期之後，我在洛山磯的俄國戰爭賑災義演會上遇到了查比林。我為這次義演負責佈景，當我在後台時，他來看我。他已喝得酩酊大醉。他用力把我推向壁上，用放在口袋裡的手鎗指着我的肋骨。他喝道：「如果你要希望我向你的恩惠的話，你得聽我的話去做！我不要你跟其他俄國人搞在一起。我不要你給人家知道你常跟俄國人公開來往。」

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再度看到查比林，這一次是我到華盛頓去找他，想跟他討論怎樣把我父親接到美國來。「行，」他說：「我答應把你父親接出來，不過你得付出報酬。」他站起來俯視着我。「你得知道，我會搜集情報。我的耳目很多。我很強壯，可是你却一點勁兒都沒有。」他說我可以通過紐約市一位名叫李埃·梅拉門脫的女人和他聯絡。可是絕對不許到蘇俄大使館去找他。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父親到了美國。一個月以後，查比林悄然出乎意外地拜訪我在好萊塢的家。他帶了伏特加和魚子醬為我父親接風。這次，他顯得很愉快，「你知道，你救了我的命，」他告訴我。「當我在德國時，你給我的信充份地掩護了我的活動。現在，假如你再給我

幾封信，我可以讓其他的「星探」去從事同樣的工作。」我現在已開始懷疑，並且立刻證實，查比林是蘇俄派駐美國の間諜網的首腦。我繼續供給關於星探的信件，並開始把他和他的聯絡事件都記了下來。我用希臘，阿刺伯，以及古代迦勒底人的符號來記述這些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紀錄。

當我告訴他我已脫離了派拉蒙的工作，不能再供給他「星探」信件時，他轉變了他的攻勢，他說：「我知道你自己開着一家小小的音樂唱片公司，」他說：「我手下的人可以擔任你公司裡的經紀人到美國南北各地旅行。我有幾個很能幹的人，他們可以不計報酬，做所有的工作。」

以後就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我都一一紀錄下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查比林給我來了一個長途電話。他說一切都已安排就緒。我必須立刻自好萊塢飛紐約。當我將到達紐約時，我先寫信通知李埃·梅拉門脫。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到達紐約，次日立刻安排和查比林見面。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查比林同車去康州山脊。我被介紹與阿耳弗萊特和瑪莎·杜德·史蒂恩在他們的農場裡相見。我記得跟她在二十世紀福斯的攝影場裡見過面，那時她正在根據她所寫的一本書「大使眼」在改寫電影劇本。這本書寫她在柏林的生活，她是美

德大使威廉·托德的女兒。他們客氣地款待我，瑪莎·史蒂恩在她丈夫的目光下很熱情地擁抱並吻了查比林。他們的關係很像是一對久別重逢非常親密的伴侶。

查比林非常開心。他說史蒂恩是個百萬富翁，他挑選他來經營我的音樂企業。他說我得訓練史蒂恩使他成爲一名音樂企業的管理人，等到這項事業進行順利以後，就可脫身出來讓史蒂恩和瑪莎去接管整個公司。查比林又說史蒂恩的主要工作是爲查比林的手下人安排安當，可以讓他們以音樂公司代表的名義週遊各地。查比林告訴史蒂恩說他希望在美國南東安插代理商，人選方面他可以代史蒂恩挑選——人一定得聰明能幹會說好幾種語言——不過史蒂恩和瑪莎的工作是在統馭他們。史蒂恩同意投資十三萬元在這家公司裡。

我和阿耳弗萊特·史蒂恩的奇特關係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史蒂恩最近被聯邦法院的圖謀爲蘇俄竊探國情罪起訴）。

瑪莎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跟她父母一同住在柏林美國大使館時，因擇交不慎，聲名狼藉。那時有一封希特勒簽名的信件，命令蓋世太保（德國秘密警察）去找一位年青漂亮但又是真正納粹黨徒的男人去跟這位美國大使的小姐打交道，信上的結尾說：「此事並不困難。」

瑪莎和她丈夫都是極端神經質的人，而我們的合作員

樂始終奏得很響，看來蘇伯爾在這裡已坐了很久了，有好多人進進出出——換句話說，新舊魔王正在這裡轉移，將離開的那位正在把部屬介紹給他。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查比林，從此以後，我就跟蘇伯爾一起工作。他盡力地設法彌補我和史蒂恩間的不愉快。他並恐嚇我，假如我不能好好合作的話，他將使查比林危害我在俄國的家庭。

不過到最後蘇伯爾覺得我和史蒂恩關係毫無希望了，他便同意把這家公司拆夥。我付還史蒂恩十萬元，他給了我一份另外三萬元的賬目，這三萬元中多數是付給查比林的。我後來才知道我這次付還十萬元的這會事，曾給了他們俄國人一個很深的印象，認爲我很可靠。因爲在以往這一類的投資中，往往他們撈不回一個子兒的。

我最後一次看到史蒂恩是一九四五年五月，那時我們的公司最後算解決了。當我逐漸和蘇伯爾以及他的太太米拉相熟時，他們告訴我史蒂恩怎樣招募其他美國經理人進入間諜圈，將美國國防機密的報告供給蘇伯爾。後來蘇伯爾又告訴我瑪莎·史蒂恩會發給一份毀謗我的報告給莫斯科。報告上攻擊我對忠誠如史蒂恩的這種老手處置錯誤。蘇伯爾告訴我他在某次返莫斯科時爲他辯清了事實。不過瑪莎·史蒂恩這份報告在若干年以後仍對我不利。

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蘇伯爾繼續想使我和史蒂恩和解，或者從事另外一種可掩護活動的事業。我從他那兒知道蘇伯爾和他太太出生於立陶宛，擔任蘇俄秘密警察工

險事業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我必須承認在我那只投資六千元創辦的音樂公司裡渴望有這麼一筆十三萬元的投資。可是史蒂恩對我却引起了相當的麻煩，他常常來干涉音樂方面的業務。

同時，在我的紀錄上又有下列事實的記載：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我在貝佛利山的自己住宅裡接到了史蒂恩的長途電話。史蒂恩最先談業務，以後又把電話轉給查比林太太。她告訴我她丈夫急於要會見我。她問我是否能儘快趕到紐約。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到達紐約碰到了史蒂恩。他告訴我說查比林就要離開美國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查比林就要離開的消息。

下半年，我會到了查比林，他帶我到一家名叫遠東的中國餐館。雖然這家餐館規模很大，可是裡面幾乎全是空的，餐廳內很黑暗，充滿了響亮的音樂聲，我再度自思是否是在夢中。在較遠的一個小間裡，查比林介紹給我一位高大，黝黑的年青人。這就是傑克·蘇伯爾。

查比林解釋說他剛擢昇爲將軍，並且就要回到祖國去。他說從現在起，蘇伯爾便是我的新上司。他叫我注意不要跟蘇伯爾以外任何方面接觸。他又警告我說，他，查比林，隨時隨地都會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確，並且我只有好好兒地執行他的命令，那麼我在蘇俄的家庭才能平安。查比林又說蘇伯爾也是史蒂恩的上司。傑克·蘇伯爾給了我的地址。在我們談話之際，餐廳裡的音

作已達三十年之久。當他在俄國旅行時，他的官銜是上校。貝利亞是秘密警察的首領，也就是他派遣蘇伯爾於一九四〇年到美國來。最初，俄國人叫他在紐約開自助餐廳作爲掩護，但以後他入了美國籍，並且有了美國護照，他準備遷移到法國去活動，打算在巴黎附近開一家屠宰工廠。這一所工廠的資本，據我所知是由蘇俄支付的。

由於我和蘇伯爾的往返日趨頻繁以後，我開始愈來愈擔心，查比林總算走了，跟史蒂恩也算一刀兩斷了。可是蘇伯爾還是纏住了我。我想：「天哪，我恐怕脫不了身啦。」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我最後實在覺得不能再往下拖了。我內心覺得到目前爲止雖然還沒有發生什麼事，可是這件事起頭就不好，將來一定會引入不良結局。我一定得洗滌一下我自己的良心。我終於向洛杉磯聯邦調查局自首。兩位跟我談話的聯邦調查局人員說，從我一開始和查比林交往時，他們已知道了一切。當我跟查比林同在洛杉磯一家庇里諾餐廳進餐時，其中的一位還坐在我身邊，我在紐約洽應和蘇伯爾介紹相識的這會事，他們也接到了報告。

我把一切我知道的事都告訴了他們，我同意和他們合作。他們叫我繼續跟蘇伯爾接觸，並且答應進一步的爲他工作。他們指定一位年青的調查局人員長期伴同着我。他的名字是鮑勃。他偽裝是我私人的秘書。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的感覺。可是這一天就像是

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是我獨立自由的一天。到現在為止，我老是擔心着查比林會加害我在俄國的家屬。不過後來我，那老年的父親對我說：「波立斯，有些話我已經隱瞞了四年沒有對你說，因為我怕引起你的不安。當這次蘇俄答應我到美國來的時候，你的兩個在俄國的兄弟都神秘地失蹤了。秘密警察殺死了他們。」

到一九四七年，我就是這樣做夢也未會想到地擔任了又層任務，成了一名反間諜，要使俄國人能確實信任我，還得化兩年的時間。同時，聯邦調查局也幫我計劃每一個步驟，使我能贏得俄國人的信任。

我跟傑克和米拉·蘇伯爾有過很多次會面，有時在紐約，有時在法國，蘇伯爾在法國忙碌地建造着豬寮工廠，我在這段時期經常到歐洲去旅行，因為我在海外監製着幾個影片。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紐約，蘇伯爾告訴我查比林現在是蘇俄秘密警察國外組的組長——簡稱 INO。蘇伯爾說：「他因為你沒有跟史蒂恩處理好，所以他很想對你過不去。」後來，當他從莫斯科回來以後，蘇伯爾在巴黎告訴我史蒂恩現在又從事另一種新的掩護間諜的生意。

蘇伯爾又告訴我派往美國去代替他的繼承人，真姓名是傑可布·阿耳班。假名是「羅洛依」。他和他是同鄉，都出身立陶宛，阿耳班是一位精細彫刻家，偽造護照專家。他於一九四七年從俄國搭飛機到法國。然後利用法國簽證赴美，傑克和米拉受命替他找一位美國太太以便可以使用

他變為美國公民，長住紐約。不久以後，他們給他介紹了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最後他們結了婚，阿耳班現居紐約，從事一種掩護性的職業。

現在，我漸漸地更接近蘇伯爾夫婦了，當我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去歐時，米拉問我是否願意為傑克帶一個裝有打字機，鋼筆和食物的行李到巴黎去。我同意了，於是她叫我幫她去買食物。我對她說我太忙了，不過我可以叫我的秘書鮑勃去幫助她。因此鮑勃，這位聯邦調查局的偵探化了整個下午跟着蘇伯爾太太進街。那天下午，她打電話給我說：「鮑勃真是一個好孩子。」

蘇伯爾本人可真不容易對付，他懷疑心極重。每次他到我旅館房間裡來的時候，他總要先徹底清查一遍然後再開口。他把電燈泡旋下來，把椅子挪移過地方，把每一個電燈開關上好幾次，每一個電插頭都查過，檢查每一根電線和管子，看它們是否通往壁內，抽水馬桶也得沖洗一遍，每一個水龍頭都要轉動一下。在壁櫥裡，他也得敲敲門，衣服裡都得搜查一下。在櫥房裡，他檢查所有的電氣傢俱，簾幕，鏡子，鏡框後面都仔細看一看。他甚至把電話筒也得轉開來，用手往裡面探索一下。即使經過這樣仔細的檢查之後，他講話還是很低的，並且用七八種語言談話。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他給了我一個初次的直接任務。他叫我去發掘一些可以中傷克萊太太的資料，因為他的丈夫，克萊將軍在德國美軍佔領區內已成為一為很有名

氣的行政官。我告訴蘇伯爾說我對這方面的工作不能勝任，無法幫他的忙。後來，他向我埋怨，說我在莫斯科的文件卷上還是空空如也，沒有立過什麼功勞，他要我供給一些有關湯麥斯·杜威和歐爾·華倫的資料。我由於聯邦調查局的幫助，準備了一份無關重要的報告。蘇伯爾便把它送往莫斯科。

由於我事業上的活動範圍很廣，蘇伯爾叫我替他在國際間劃款。他有很多錢，有些寄給他太太，有些匯給那些在美國和南美洲為他工作的人。舉例說吧，有一次，他叫我從沮利克（瑞士）划幾千塊錢給一個在倍諾斯利斯（阿根廷）的人，那人為蘇俄工作已近三十年了。聯邦調查局從我的報告裡知道了那人的姓名和住址之後非常高興。有幾次，蘇伯爾叫我從維也納帶現款到巴黎。聯邦調查局的人把這些鈔票的號碼記錄了下來。

同時，另一串重要的事實又發生了。蘇伯爾在左岸的杜明尼克餐館中把我介紹給傑可布·阿耳班。蘇伯爾從莫斯科帶來了新的指示。他說蘇俄要我組織一家電視公司作為掩護，曾經在莫斯科有過電影經營的阿耳班須加入公司主持這項掩護工作。蘇伯爾說這次他全然信任我，不過在這投資二十五萬元的電視公司上，我得在俄國人面前好好地表現一番。他說我必須跟他的新上司亞力山大·米克哈羅維奇·科羅特可夫將軍會面，現在他已代替查比林擔任蘇俄秘密警察國外組的組長。查比林已因酗酒和缺乏效率退休了。

我對會見科羅特可夫覺得很害怕，可是聯邦調查局告訴我這是非常重要的。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瑞士日內瓦會面了。蘇伯爾鼓勵我，為我準備這次會面。他給了我一個假名「瓊」。他警告我不要提起會見和聽到過傑可布·阿耳班。

八月二十二日我駕車去日內瓦，在我的記錄上記載着我和科羅特可夫會見的經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大約下午一點鐘，蘇伯爾和我在日內瓦湖的 Des Baux Vives 旅館會見了科羅特可夫。個他子高大，有一頭濃厚棕色頭髮。最初，他對我不客氣。他為了史蒂恩事件盤問了我好幾個鐘點，他對我跟史蒂恩開關的事很感憤怒，他引述瑪莎·史蒂恩送莫斯科的報告，他又提到另一份從華盛頓俄國官員那邊寄來的報告，說我太美國化了，並且幾乎已忘記了俄國話。幸而我在科羅特可夫的面前說了一口流利的俄國話這才關了對我的控訴。最後，科羅特可夫談他現在已比較相信蘇伯爾所寫的對我有利的報告了。

由於我太太有着很顯著的反俄態度，所以他第二步便用這個題目來申斥我。他說：「為什麼你要跟這種女人結婚？你不能轉變她反俄的態度嗎？」我很快的想了一下回答道：「不過我想這樣到比較好。她愈表現對蘇俄痛恨，便是我最好的偽裝。」他對我的辨答想了一下，承認也許我的話是對的。

最後，科羅特可夫對我的態度漸漸變為很親切了，我

們談談電視公司的問題。我們分手時情形非常友好。

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我記載着一次很有趣的晚會；蘇伯爾到巴黎拉斐爾旅館來看我。帶着兩位很漂亮的友人。他介紹給我一位美國小姐，名叫琴·福斯特·齊拉托維斯基。另一位是奧維特太太，在一處很重要的法國政府機關中服務。我在一家夜總會裡舉行了晚會，化了一百二十五塊錢。

我不久從蘇伯爾那兒知道琴·福斯特·齊拉托維斯基和她丈夫喬治（以前曾任美軍情報處官員），也是他手下間諜圈中的人物。他們是由瑪莎·史蒂恩招集進來的。以後幾年中我和他們有不少牽連。

幾天以後，蘇伯爾到我的巴黎旅館中來。我正因業務上的事預備去維也納旅行。他也要到維也納去——順道去莫斯科。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束紙來。他說：「我想叫你替我把這些紙帶到維也納。」我立刻明白這些紙張一定很有問題，所以他不願意自己帶去。我一共有十隻衣箱疊在一起，我便把文件放在最上面的一隻裡。

「啊，不行。」蘇伯爾說：「這太危險了，放在最下面的一隻裡。」這樣一來我得重新把所有行李打開，把文件放進最後一隻箱子裡，然後再重新捆好。蘇伯爾離開時說他立刻就回來的。我知道我有了一次最大的收穫，可是我趕得及動手。我的房間在樓下，我向有格子的窗外望去。站在對街 *Janaco* 大廈外面的是一名美國政府派來協助我的秘密工作人員。我便向他打訊號，他跑了過來。

## 總 拾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蘇伯爾對我說，我應該在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十至十一時間打電話給蘇俄駐巴黎大使館，請求跟大使或他的私人秘書講話。當對方詢問我代表何人時，我應回答：「加州，好萊塢，聯邦影片公司」。他們便會打電話過來。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十時，我撥了蘇伯爾給我的電話號碼。我說我想跟大使鮑哥摩洛夫講話，一個女人的聲音問我的姓名，我便照上述回答。一會兒以後，那女人說：「大使出去了，不過已給你安排好了在大使館接見你。」

在接見時，大使提到我監製的影片。他問我現在巴黎幹什麼。我告訴他我剛製完「神跡」一影片。主題是寫有人探索宗教上的神跡以及數千年前寶藏的故事。他說他很喜欢看這種影片。

幾天以後，我在蘇俄大使館放映「神跡」一片。他也放了一張有關蘇俄間諜的片子作為答謝，片中間諜也以一家豬鬃工廠作為掩護。放映以後，我和大使以法語交談：「你打算在這裡發行這部片子嗎？」我問。「是的，」他回答著。我說：「我有一位好朋友，也在巴黎附近開設一家豬鬃工廠，我相信你也認識他的。」大使立刻臉色轉白了，命令他的文化隨員毀掉這個拷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還沒有消息。我對蘇伯爾說夫那裡得到關於將影片賣給蘇俄的消。我對蘇伯爾說我想取消這件交易。他說：「你為什麼不去一趟莫斯科

然後我非常迅速地把手上面的箱子拉倒，取出文件，遞出窗外。他取得後飛馳而去。

十分鐘後，他用小型袖珍攝影機把文件上的每一頁都照下來了。他奔回來把原件從窗外塞還給我。我又把它放回原處。當我把一切回復原狀之後十分鐘蘇伯爾回來了。他沒有發生懷疑。

我以後知道這些文件是琴·齊拉托維斯基在這些年來為蘇伯爾做間諜工作的打字機報告。報告上提及所有她在奧地利美國情報部服務的朋友，並列舉她獲得的各種有關美國的秘密。

當我把這份報告安全地替蘇伯爾帶到維也納以後，他非常高興。他於是前往莫斯科呈送報告並與他的上司會商。

兩星期後，蘇伯爾回來了，他介紹一位高大漂亮年青的俄國人給我，他名叫維多利·柴尼維斯基，是在維也納的聯絡人，蘇伯爾說如果我要和柴尼維斯基接頭時，我只要打U四七三一的電話號碼，並說：「這是列布夫在講話就可以了。柴尼維斯基當着我的面給蘇伯爾一個信封，裡面放着美鈔。蘇伯爾給我看這信封，一共是一千一百元。蘇伯爾說這是齊拉托維斯基的薪水和其他一切開銷。幾天以後，蘇伯爾和我又跟科羅脫可夫見面。蘇伯爾出了一個主意，打算把我的影片經過蘇俄駐巴黎大使館力山大·E·鮑哥摩洛夫之手賣給蘇俄，這筆錢就可以轉為電視公司的經費。

在那裡展覽幾部你的影片呢？反正這筆生意一定要那邊批准的。同時你這一旅行也是合法的。」

這一種新的建議確使我大吃一驚。我於是跟兩位美國偵探商量。他們說：「我們知道這件事很危險，因此我們也不能勸你去！尤其是我們無法在暗中保護你。所以你自己打主意。」我詢問他們用意何在。他們說賣影片不過是個幌子，真正的理由也許是蘇俄特務頭子想看看你究竟是否有價值。

我決定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蘇伯爾來看我。他曾跟「大頭兒」——蘇俄在法國的聯絡人——討論過全盤計劃。大頭兒贊成我立刻去莫斯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俄國大使和我安排好我的莫斯科之行。我通知我的太太說我為了銷售影片必須去莫斯科。她當然不知道內情。所以認為我不能單獨去，要走就一起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蘇伯爾知道我太太將和我同去後，非常憤怒，不過當他跟有關方面接觸後，也就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乘火車離開巴黎去莫斯科。蘇伯爾送行。他給我指示，必須穿越鐵幕之後才能跟他通電話或發電報。他允許我打電話給我的兒子狄克，他現在也在巴黎協助我完成未了的製片事宜。我對這一點很高興，因為至少可以傳達我是否尚在人間的消息。

蘇伯爾對我說，不許對莫斯科特務方面的人提起，也會給我介紹間諜圈裡的人。然後，他告訴我我的暗號，也就是與有關方面接觸的認識暗號。這個暗號是：「你聽過最近海菲茲的唱片嗎？」我的回答是：「聽過。讓我們一起再聽一下。」蘇伯爾又叫我帶一個口信，說傑克·蘇伯爾需要錢。

一月十五日，我們於天黑時到達莫斯科。藝術部門的代表伐利奧夫和電影及電視部門的其他兩位代表來迎接我們。由於他傲慢的態度，我猜想科伐利奧夫可能是秘密警察那裡派去的人。果然我的猜測不錯。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科伐利奧夫帶我到首都會社。然後驅車將我送到附近的一間公寓裡，在那裡我遇見了科羅特科夫將軍，在他的屋子裡我只碰到一個女人，像是他的管家婦。我們在那裡等候了兩小時。

科羅特科夫終於在下午五時左右回到公寓。他親熱地歡迎我，我們談到我們最後一次在瑞士會面的事。我們喝了一些伏特加，吃了一點土司，然後他突然用眼睛盯住我說：「你送給我關於華倫和杜威的報告，居然紐約時報也有了一份拷貝。」我的心直往下沉。可是他又添了一句：「不過你那份由蘇伯爾轉來關於白宮會議的報告還算不壞，並且幸而比那份報告先到。」（白宮會議報告在我還是初次聽到，大約這是蘇伯爾從其他方面得來的資料，不過爲了使我獲得高級信任起見，給我添了一個名字，可是這一番却幫了我不少忙。）

一月二十六日，彼得羅夫和科羅特科夫和我在公寓中相會。這一次，桌子上已安排好晚餐。幾盞伏特加下肚之後，科羅特科夫詢問我是否已懂得了自我批判這一課。然後，他指定我的工作。他叫我集中全力去跟下列這些人接近，如胡佛，前女議員，海倫·道林拉斯，以及主管維也納美國人事部門的密契爾·法來爾。他叫我想辦法在美國利用我和卡迪納·史卑爾曼的友誼關係。他相信史卑爾曼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很接近，並且知道許多美國的秘密。他告訴我一個年青人的姓名，他是巴黎美國大使館中的低級職員，叫我設法使他成爲聯絡員。（以後，他要我設法跟原子科學家奧本海默以及格林南拉攏關係，後者是我在派拉蒙公司時的朋友，剛被聘進原子能委員會服務）科羅特科夫說：「你應該往政治方面發展並且要有自動自發的精神。」

然後，科羅特科夫對我說，我依然需要通過最後一道試驗。——在我們下次會面時，」他說：「你得跟我們這一部門的負責人費陀托夫見一次面。」我單聽到費陀托夫的名字就使我嚇了一跳。費陀托夫的地位僅次於貝利耶。他曾參加波茨坦及雅爾達會議。他負責保護史太林的生命安全。當我告別時，彼得羅夫給我指示：「當費陀托夫在講話時千萬人不要打斷他，」他說：「並且最要緊的一點是不要稱他最後的名字。」

六個晚上以後，我會見了他，在這段時間裡我簡直癡

其次他訓斥我和蘇伯爾太親近。「你不能跟他作交際上的往來，」他說：「並且你不能認識他的朋友和親戚。」（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蘇伯爾警告我不要提起他介紹我認識間諜圈裡的人了。）

最後是痛飲伏特加。電視公司的事只略略提及。這是我以後在這公寓中六次會談的開端，以後每隔一五至五天就舉行一次。有空時我也跟我太太上戲院，芭蕾舞場和歌劇場去。當我們到那些地方去時，特務也跟踪著我們，他甚至坐在我們旅館房間的門外。

一月二十三和二十五日在公寓中會談時，有一個人在那裡等候我，他叫彼得羅夫，主管美國地區間諜活動，他短小，瘦削，棕黃色頭髮，左面頰有很大的一塊疤。他說一口紐約土音很重的英語。不久我就知道他跟蘇伯爾是死對頭，他被指定作爲我的嚮導和指導人。

他對蘇伯爾大肆攻擊，認爲待我太寬容，並且說他應該對我的那一篇有關杜威和華倫的不良報告負責。「蘇伯爾沒有好好的訓練你，」這是他的結論。他詳細地詢問我怎樣能不具名而划匯款項的技術——例如我會匯過一筆款子到倍諾斯愛勒斯。然後，我又洗耳恭聽了一長段關於共產黨哲學的演講。「我不能使你在這一次短短的旅行中變成一名馬克斯信徒，」他說：「但我至少可以教導你自我批判的馬克斯主義。」於是我們就討論了幾小時的自我批判

### 食難安。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科伐利奧夫在下午七點鐘來看我，並把我帶到那所公寓裡，我們在那裡等候半小時以後，科羅特羅夫和彼得羅夫進來了，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另一位秘密警察將軍羅勃柯和費陀托夫。費陀托夫看上去像一位學者，年齡約在六十歲左右。在他的背後，人家稱他「教授」。他一進來就走到我前面，向我作自我介紹，說出了他的全名。整晚上他跟我談得很愉快。他向我解釋說，他和蘇伯爾已有三十年的交誼，他說他很高興知道我已接受了自我批判的主義。然後，我倆討論藝術、電影、共產黨和資本主義的哲學，氫原子彈世界黃金存量以及查理·卓別靈的才能。我們整晚又吃又喝，一直談到早上五點半。

然後，發生了一件在那兒的人吃驚的事。費陀托夫叫科羅特羅夫通知司機先回去。他自己開車子送我回旅館。（後來科羅特羅夫對我說費陀托夫從來就沒有做過這種事，這表示我已被他信任了。）費陀托夫開車子送我到旅館，他跨下車子，在我面頰上吻了三次。他說：「如果有人對你有麻煩的話，你告訴我好了。」從此起，我總算已正式進入蘇俄的間諜圈。最後被他們承認，我是他們之中的一份子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我由莫斯科返回美國。正式進入了蘇俄間諜的黑暗世界，這件矛盾而不能使人置信的事，居然發生在我身上，自此，我將同時爲聯邦調查局，及蘇

俄秘密警察服務。例如，在同一天下午，我要和蘇俄駐外國的密探警察首腦——亞歷山大克魯克夫談話，同時又要和好萊塢的同僚們舉行會議——這些都是美方間諜人員，盡可能的和我保持密切的聯絡。

不可否認，蘇俄間諜網，佈置得非常週密，但有時又顯得非常無能，例如在「原子夫婦竊賊」之案件中，就出了一個不小的亂子，時在一九五〇年的十月，蘇俄特務頭子——蘇伯爾——一位美籍的立陶宛人，他認得一位一九二〇年進入萊比錫大學的人，此人富甲天下，上代是維他納數一數二的世家，同時，也是共產黨的同情者，蘇氏要求此位奧國人，從其在原子城工作的美籍嫂嫂及姊夫處，盜得原子彈的秘密。

當時，蘇俄國外秘密警察負責人，彼得洛夫，決定飛往維也納，親自聽取此項情報，他有一位情婦在布拉格（Prague），他決定聚會前，先在那兒逗留一下，因此錯過了飛往維也納的飛機，使蘇伯爾帶着震驚世人的機密文件，在傾盆大雨下，整整地等候了一下午，那奧國富豪，目視蘇俄間諜之腐敗與低能，快快不樂地回去，就此失去了支持蘇方的興趣。

當我把上項情報，告知美方時，他們要我查明此位奧地利富豪和原子賊夫婦的特徵。由於蘇俄間諜網的漏洞，使我能順利達成此項任務。

當時，我蘇方的上司——蘇伯爾，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間諜，可是，我發現他有三項弱點，第一，他常喜歡表

式發出傳票，拘捕亨利博士夫婦，逼使他們以奧國公民的身份為藉口，俾免死刑。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發現蘇俄另一項陰謀——暗殺南斯拉夫總理，狄托元帥。當時，我適被命令去連絡蘇俄在維也納的聯絡員——維塔利。那天，他沒到公團來，他的妻子代他會見我，她很興奮的對我說：「維塔利正在從事一項重要而危險的工作。」

第二天，報章上，頭條新聞報導說：三位南斯拉夫的高級官員，當火車經過維也納附近的山洞時，神秘失蹤，後來，我聽蘇方說：這是刺殺狄托的事先演習。

十月時，蘇聯派我至南斯拉夫，假裝成一位對南國藝術發生濃厚興趣的導演，實際上，却要我調查這個國家的實況。回到維也納後，維塔利要我寫一份七十多頁的報告，寄往莫斯科，其中我提到途中遇到許多天主教神父，前往羅馬朝聖之事，引起他莫大的興趣。

一九五三年，維塔利的位置由耶摩夫所取代，他是蘇俄秘密警察之一員，以蘇聯經濟顧問團之職員，為工作的掩護。

三月十七日，我見到這位新上司，他似乎神經緊張，最後他宣稱：組織派他去謀殺狄托，有六個人輔助他，他將喬裝成神父，定三月二十八日，或六月中中的某一日，為下手的日期。

五月四日，我遇到耶氏的上司，他說：在三月時，耶

現自己，第二，嗜好杯中物，第三，喜歡女人。於是，我攻其弱點，漸漸收集許多片斷，聚合成為一個具體的情報，下面便是我的記錄：

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蘇氏透露：他已從原子夫婦，取得美國原子彈儲藏庫的地點與其照像，同時也知道，美國所擁有原子彈的正確數目，及生產速度。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蘇氏由巴黎返回維也納，他說：他將於星期一與此位控制奧國人造絲工業鉅子午餐，並透露其妻與姊（原子夫婦竊賊之一），均為得有博士學位之智識分子。

三月三日，蘇氏透露這對盜竊原子秘密的夫婦，將到奧人家中，並說：大戰時，這位工業鉅子住在維也納，而原子夫婦却居於美國，如今他們住在維也納郊外的別墅中。

五月九日，我和蘇伯爾在火車站約會，當我們候車赴機場時，一位年約四十的胖子，迎面而來，蘇氏熱烈的擁抱他，沒替我介紹，事後他說：那就是富有的奧國人。

六月十日，我和蘇氏一同參加巴黎的一個宴會，他喝得酩酊大醉，不經意地說出了那位奧國人的姓名，宴會完畢後，我盡速跑到美國間諜所在地——香檳大道，報告此項驚人的消息。

由於我供給的情報，使聯邦調查局，對原子竊賊案，得到了確切不移的證件。以致紐約法庭於一九五七年，正

氏將刺殺狄托的各項事物都準備好時，忽然莫斯科來了一個緊急電話：不計任何代價，取消此項計劃，此時距行事時間僅十二分鐘，在這短促的時間中，耶氏取消所有佈置，此事使他精神崩潰，進入神經病院，如果不遵照吩咐而行，那麼他的生命也完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三日，維塔利告訴我，蘇俄秘密警察經數年計劃，準備在遠東發動一項革命，果然，兩天後，韓戰爆發了。

一九五一年，八月，維氏離開維也納，行前，他說：要到遠東，對一種新式武器作一項安全性的試驗，但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三日，耶摩夫對我說：此項試驗沒成功，三位科學家——一位美國人，一位義大利人，和一位英國人，均在此項實驗中喪生，也許這就是蘇俄的氫彈，此事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引起世人的注意。

我聽說蘇聯會將一些間諜人員喬裝成神父，派遣至法國，在工人間挑撥離間。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我與耶氏驅車至維也納公團附近之一房中密談，進入時，我發現兩位神父站在地下室的門口，當我們談話時，我聽到一聲槍響，耶氏看看錶說：「好，事情辦完了。」出來時，只見一位神父，正恐懼地跪地祈禱。

在他們嚴密而殘忍的系統下，仍然免不了許多弱點，許多使人難以置信的愚昧無知，例如我所持的證件，是洛杉磯副檢查官的徽章，此為好萊塢拍戲時常用之道具，但蘇俄間諜組織中的高級官吏，對我能滲入此一組織，深表

嘉許，同時，我每次回華盛頓，觀光聯邦調查局，他們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蘇俄間諜的另一弱點，是受不住物質的誘惑。間諜最基本的條件之一，便是不能彼此公開相聚，可是蘇伯爾完全不顧此點。一九五〇年，他和太太米拉及二位情婦，同在法國海岸的別墅裡，消磨了整個炎熱的夏季。第二年他們和我在奧國的溫泉區，渡過二個愉快的星期。

蘇伯爾經過三十年的枯燥生活，弱點漸漸顯露，他想永遠做那工作上用以掩護的職位——法國一家工廠經理，數月間，他完全怠工，要我報告莫斯科，說他患「血液分裂症」，此句術語的意思，就是說他正在法國警察的注視下。

至此，美蘇雙方都要我盡可能的維持現狀，因為，美方希望能得到更多控告他們的證據，而蘇方，也不願失去這位經驗豐富的間諜。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一位蘇俄間諜，喬治以他和他太太的暗號署名，給我一份十頁的英文報告，指控蘇氏的罪狀，要我向組織上提出，且建議，如果不需要他們在歐洲工作時，應將調回美國，我說：誰會看這麼洋洋大觀的文章？於是他以俄文親筆抄寫，縮成二頁，我把這二份文件，都交給聯邦調查局，成為後日，指控他為間諜之確證。

一九五二年，我成為蘇方維也納的首領，主要的工作，是勸蘇伯爾回莫斯科開會，三月十八日，在巴黎，我將告訴維也納聯絡員接觸的暗語，又約定下次聚會的時間，才分手。

一九五三年，二月，蘇伯爾回到美國，他用德文注上暗號，寫了一份十六頁的報告，給蘇俄秘密警察，解釋他為何不能活動。五月二十三日，蘇方給我一封克魯克夫由莫斯科的來信，說：他被蘇氏的信所驚嚇，想不到他會變得如此軟弱無能，命令蘇氏到維也納或瑞士和他相會，以後幾星期，蘇氏要我秘密寫幾封信給克魯克夫說：「他和僚屬們繼續努力工作，現以加拿大的一個刷子公司為掩護。」總而言之，他在拖延與克魯克夫在歐洲相會的時間。

這時，維也納的赤色間諜們，正處於混亂狀態之下，由於他們的頭目貝利亞，剛被整肅不久，耶弗摩夫僥倖地逃出了整肅之列，不過他說：不知維塔利和他太太的命運如何？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我撥了耶氏在維也納的電話號碼，對方叫我十一點至新貝格戲院，當我到達時，克魯克夫正在等待，漸漸地談論到蘇伯爾，他說：「蘇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一位偉大而不自私的夥伴，但是真不明瞭他的近況。大概由於無線電，電視，及美國的生活方式——這種含毒素的环境，使他身心敗壞，我為他傷心，不過現在，他的命運在你手中。」於是他命令我整肅他。

夏季，我打了數次電話，給維也納的蘇俄秘密警察，都沒人接，後來一個陌生的聲音，從電話中傳來，他安排了一個約會的時間。

此項消息告訴蘇氏，他拒絕了，我問他理由時，他躲到廁所，用一張紙，寫了一封短簡給亞歷山大，以彼得及路得·米勒署名（他和他太太的暗號），說自己病了，這張小紙，使我抓到蘇氏是赤色間諜的把柄。

當時，美方要我設法叫蘇方派我和紐約的負責人見面，蘇方上了我的圈套，替我作了一項安排。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和耶氏在維也納經常約會的公寓中見面，他告訴我，回紐約和那位聯絡員見面的步驟，我將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下午三點鐘，站在五十八西街，五十八號門前，手中持以紐約最新流行唱片，此位聯絡員會出現，對我說：「你聽過這唱片嗎？」我應回答說：「沒有，我剛從曼德遜街樂器行中買來。」於是他說：「好，讓我們一起欣賞吧！」

回到紐約後，我按照他的指示實行，但是一次，二次，三次均無事發生，第四次，我被愚弄得惱怒非常，把唱片揮向一個開着門的地下室，轉過頭來，我感覺美蘇雙方的人，都在監視我。

耶氏說：「那位聯絡員，不會在此見你了，比地太可疑了。」於是，他將地點改在中央公園，第六街入口處的一個紀念碑處。

次月，第一個星期二，我等待在紀念碑旁，指定的時間，一位人走近我，彼此交換了暗號，然後，他介紹自己說是「伊凡」，我們一同走入附近的咖啡館，我把蘇伯爾的報告交給他，又告訴他，我和蘇氏約定的暗號，他叫我

十一月八日，我到維也納經常聚會的地方，克魯克夫已先到，他似乎很憂慮，我請他將處置蘇氏的決定，再考慮一下，他搖搖頭，不勝感嘆的說：「蘇氏怎麼會這樣誤入歧途。」又要我的護照，當時我沒帶，他叫我下次帶去，又要我陪他去莫斯科，我覺得心神不定，似受着威脅。

十一月十六日，我在新貝格戲院，遇到一位新來的蘇方間諜，他帶我穿過幾條街，然後進入一輛汽車，車內已有一人，看上去很像好萊塢的一位明星，雖然穿着華麗的衣服，但一望即知是一位野蠻的軍人，我們進入後，他不發一言，就開往維也納的俄人區，走進公寓時，他仍然不開口，只是對我望望，然後說：「你再不會見到克魯克夫了。」於是他開始責罵我，這是我擔任蘇俄間諜和美國反間諜十年來，首次受到苛責，顯然我以前的上司，一個個都被整肅了，我與他們會在此房中討論過許多事情，可是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房中只有一張桌子，面對一位六呎二吋，年約四十的金髮殘暴者，正在大聲吼叫，對我施用莫斯科學來的軍事獨裁作風，我非常懼怕，心想：一定不能活著走出這座房屋了。

他咆哮着說：「你願意再繼續工作嗎？」我很肯定地答覆他，仍然毫無笑容，只介紹自己，名叫米克哈爾，然後，伸手至大衣中，取出一枝鉛筆，和四十張白紙，叫我寫下關於自己的一切事，等他回來時交卷，說完就離去了。

二小時後，他返來，當他看到我未曾動筆時，大為震怒，說我不與他合作，於是，他坐下，寫了一張紙，寫下

二十個問題，例如：「你何時遇到克魯克夫？」「誰將你介紹給克魯克夫？」「你對以前的上司們，有何意見？」「你在蘇俄境內的親戚，背景如何？」「你為何要為蘇俄工作？」他說，他由莫斯科不遠千里而來，就是要見我，所以一定要回答他滿意後，才准離開。

接着八小時，我坐在那裡，他設一個問題，經過一番思考，我寫下回答，但必須合他的意。一次，他覺得回答不好，氣得一拳打回在公事桌上，木板紛散，他堅持說我騙他，對我咆哮，並毀壞許多傢俱。

他說：克魯克夫沒把我控制住，猶如他沒把蘇伯爾管好。又說：蘇和他太太珍，都是傑出的間諜，他曾唸過他們的三件報告。但是蘇氏從未將最近四五年工作的重要文件交出來，他知道歐洲及美國托派人員活動的情形——從這幾句話中，我找出困擾許久仍找不出答案的問題，便是蘇氏如此怠惰，蘇俄却仍和他保持密切和好的關係。於是，他命令我把蘇氏，帶到此地，他可取得文件。

他又問我，何以生活得如此奢侈，我解釋說：我在歐洲拍了幾部新片，在巴黎擁有一座戲院，在奧國阿爾卑斯山上，有一塊熱藏礦石的土地。

最後，他問我為何要為他們工作，我說：為要幫助在俄境的親戚，於是，他談到馬列主義及革命，他說：叛黨者比非黨員更可怕，這種人都缺乏理想。我說：「這是顯而易見的事。」他聽後，勃然大怒，抓住我的領帶說：「什麼顯而易見，這是生與死的問題。」於是又談了一會關

於資本主義的問題，忽然，他又摀住我，抓住領帶，把我往牆上猛撞，說我仍然有資產主義的思想，他說：我在向他學習，下了為共黨犧牲的決心後，才有出路。

於是我大發雷霆，彷彿主演一幕勇敢的戲劇，對他大叫說：「如果你也有兩位兄弟，為革命而犧牲，你將如何？」「你坐在這兒，受蘇俄軍隊的保護，可是我每次進入俄人區，都冒着生命的危險，每次，我為蘇俄工作，都是以生命為賭注。」

這番表演非常成功，他被鎮服了，平靜地對我說：「只要你的目的是為革命，那你能幫助我們，從今以後，你要以行為來證實自己。」

逗留了足足十小時，清晨四時，我們才分手，當我步行回家時，臉色蒼白，全身顫抖。

我把發生的事，全部告訴美方，雖然內心甚懼怕，但仍堅持與蘇諜週旋。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我又遇到這位可怕的上司，他給我一份維也納卡兒茲光學儀器公司目錄表，許多暗號，例如「微鏡光」（測光強度之一種單位），代表蘇伯爾，「微照度」則代表超音速飛機，我的名字是保羅·伯格特，他叫我任何信件，都要直接寄給他，他的來信則用卡兒·米勒署名。

由於蘇俄在超音速飛機中，遭遇到表面摩擦的障礙，他要求我找出美方用於超音速飛機，抵抗高速氣流之膠質玻璃，奧龍（Orlon），及派龍（Perlon）的化學方程式。

我把此項工作，告訴和我有聯繫的美方人員，然後回到美國，和我此系統的間諜們連絡。在洛杉磯，我遇到珍，她正探視患病的母親，我和她在旅舍相遇，邀請她至我房中飲酒，她有點神經質，說了許多話，說自己認為她丈夫離婚，又說：她的護照被國務院拿去，因為他們認為她左傾，這事使她幾乎自殺，說時，她將一瓶瓶的威士忌酒傾入肚中，又透露許多秘密，咀咒蘇伯爾，最後在半夜她始離去。

我到塔洛塔去見蘇伯爾，叫他盡速趕往歐洲，交出有關托派的情報，如果他的美國護照有問題，蘇俄將設法假造一張，我說：你已經很久沒工作了，又告訴他，克魯克夫的遭遇，並描繪我與克哈爾相遇的情形。

眼淚由蘇氏眼中擁出，他忽然神經質地大笑起來，說道：「你代我告訴這些野獸，屠夫，暴君，我絕對不去歐洲。如果我去，就休想活着回來了。」此時，我想我已控制住他在手，很想引他向聯邦調查局自首，可是，他又悲感地繼續說：「但我在意識上，還是站在他們一邊。」我的希望幻滅了，最後他求我與蘇俄間諜網一刀兩斷。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和蘇俄另一位名叫阿爾伯姆——一九五〇年就遣來美國，幫助蘇伯爾工作的間諜見面，美方要我究問他。二月廿八日，他來到我住的旅舍時，我說自己不是他的上司，要一份他活動的資料。談話時，我用大小不一的紙張，記下他所說的。三月八日，他送來一份用鉛筆抄寫的報告，署名貝洛娃，他走後，我即

將此文件送往聯邦調查局。這成了以後指控他的好證據。

三月間，我回到維也納，携帶着美方供給關於超音速飛機的文件，寄給卡兒茲光學儀器公司，這使蘇方非常滿足，我告訴他們：我有一位少將朋友，在空軍供職，一次社交場合中，他告訴我軍方將與龍及派龍放於胎的纖維中，防止飛機高速降落時，輪胎爆炸，而膠質玻璃是用於製造駕駛室的頂蓋，防止高速時視野不清。

蘇俄將兩件事混為一談，我的回答，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使他們很高興。四月，米克哈爾在維也納見到我時，熱烈地吻我雙頰，他說：我救了他的命，如果此項使命不完成，他將遭受上級處分。

但是，此後發生的兩件事，使我在蘇方的地位，一落千丈。

四月六日，米克給我兩件新工作，他先要我的支票本，交給他後，他撕去四張空白的，並叫我簽名，他解釋說：「他要付某些款項，最好表示與蘇俄無關。」又保證說：「一定不簽超過一千元款項。」

五月十二日，瑞士一家銀行董事長，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名叫約翰的人持了我的支票，要領取二千元，他看上去像一位英國人，當時，我點頭下沒有如此多的存款，我叫他們暫時停付，請那人過幾天再去，可是約翰再沒有出現在瑞士銀行的櫃檯前。

另一件事，是他們要我查出奧龍及派龍的正確方程式，現在我需慎重選擇，何者危害國家安全較大，供給俄方較



多的情報，抑或脫離間諜組織，不過無論如何，先盡可能的拖延。

於是我到南非去旅行，又去洛杉磯，但每次回到維也納，打電話給蘇俄秘密警察時，總有一個陌生的聲音回答說：「消息在那裏？你何時到莫斯科開會？」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九日，我在紐約拜訪蘇伯爾，他的加拿大副工廠已倒閉，他說：「你知道，我的一位同志，被聯邦調查局抓去，他知道我的一切，請你要求他們，給我那張假護照讓我逃出美國，我會學過西班牙文，可以藏在拉丁美洲的任何公使館中，我一定把所知關於托派的活動情形，完全說出，如果蘇俄不答應我的請求，我將逃至墨西哥或古巴。」他給我一份五六十頁的報告，要我交給蘇方。

一九五六年，十月，我回到維也納，此時奧國剛獨立，以前的電話接不通，我直接到蘇俄大使館，向接待者交出蘇伯爾的報告，他毫無表示說：我們對他再感興趣了。彼此約好明年一月二十日，在維也納歌劇院前聚會，指定讓網份子，重建關係。

趁這段空隙，我到柏林渡聖誕及新年假期，順便到東柏林拍一部新片，一天，工作完畢，一位身著皮衣的人，向我走來，熱烈的擁抱我，一看，這是以前好萊塢的一位攝影師，如今是東德電影界的王牌，我們約好次週中午同去午餐。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旅館中的電話鈴聲大作，對

方是那位攝影師的秘書，她說：「老板將約會取消了。」

忽然一聲掛上了電話。我腦中發出警號，心想：停付的支票，超音速飛機調查拖延，定使蘇方對我起了懷疑，也許那人在情報組織中發現我不再受寵，以致前恭後倨，取消和我的約會，以免牽連。

我急忙收拾行李，乘機至慕尼黑，也不到維也納和蘇俄秘密警察見面，那天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當夜我感到非常懼怕，首次失眠，每一個細微的聲音，都使我心驚肉跳，我真不知，他們將如何殺我，最後，東方露出了曙光，我還是不能入睡。頃刻間，聽到寂靜的大廳中，響起脚步声，看看錶，正是六點五十五分。

我坐在那兒，全身出着冷汗，脚步聲愈來愈近，終於停在門口，開始敲門，一下，二下，三下……我彷彿在夢中，慢慢走向門邊，仍然不敢打開，正在此時，一個信封，由門縫中塞入一封電報，只有一個字，是美方面諜所用的暗號，叫我盡速回去。

我興奮得幾乎暈倒，「謝謝上帝。」我一次又一次的大聲說道，「謝謝上帝，美方人員先與我連絡。」匆匆穿好衣服，趕到機場，也不顧行李，趕第二班飛機，直往紐約。

第二天，在渥大華降落，兩位自一九四七年就和我一同工作的美方間諜人員，正在等候，他們說：你現在可以放心了，他們正要逮捕蘇伯爾夫婦及阿爾伯姆。

十年來，我首次感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全。

譯自十二月份「展望雜誌」1957

## 十九、錄音機與高忠實度系統

錄音機在大體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完整錄音機，所有的錄音，演唱播音機都裝在一架機器內，這種機器多半也可接用其它更優良的擴音系統，來代替機內原有的擴大器和喇叭，以便獲得更好的發音，第二類是僅附有錄音及演唱用的前級擴大器，而無主擴大器及喇叭，這一類錄音機必須接用另外的主擴大器和喇叭，才能發音或錄音。第三類是僅有全套演唱系統，而無錄音設備，通常多稱之為「膠帶唱機」(Tape-Phono) 包括擴大器喇叭等，是專門設計為演唱預錄膠帶用的，此類機械式樣極多，立體聲系統也有，和膠帶唱機稍有不同的一種，是僅有轉動機構和前級擴大器，要另外接用主擴大器和喇叭才能發聲。最後一類是單純的轉動機構，僅有供轉動膠帶盤用的機構，加裝錄音頭，演唱頭，偏壓振盪器，前級擴大器，和主擴大器，喇叭之後才能成爲一個完整的系統。

在錄音時，錄音機應直接和收音機，電唱機或話筒相聯，而且錄音機必須要接收到可使錄音帶獲得完全調幅的信號才可以，這樣則即使是樂聲輕柔的地方也可高過雜音程度。但是同時信號也不可過強，使錄音帶或錄音帶帶過負荷，任何過負荷，其結果都將造成失真。

如果機內包括錄音線路(偏壓振盪器，等價回路及前級擴大器)則必定附有錄音強度指示器和調節強度的控制器，但是即便到達錄音帶的信號強度適中，而在控制器以前的線路中仍然會過負荷的，信號的來源聯接的不當，就極易有這種過負荷現象發生。

此外錄音時接收的信號必須是平坦的(B flat)，不會通過任何音質或音響控制器。每架錄音機都有它自身的等價回路，使送入的平坦信號，出來時也仍然是平坦的。錄音信號不能經過音質控制的原因是恐怕平坦的信號產生微小的變化，平常這種微小的變化影響極小，但是如果一個信號經過一個音質控制線路兩次——一次是錄音，一次是演唱，則微小的升高也會成爲討厭的尖峰，輕微的減低也會變爲劇烈的衰落的。

音響控制器在低音量位置時，音週的特性是極爲不平整的，它在原設計時就是要把低音及高音增強以補償在低音量時兩者不足的缺點。如果在錄音時二者就會予以增強，這種增強，演

唱時在某一音量之下是正確的，但是調節到任何其他音量位置上就都將不對了。平坦的錄音信號，在演唱時可以通過音質及音響控制線路，按個人的聽覺習慣和室內音響性質再加調整。

等價控制，只有在把唱片錄到錄音帶上時才能使用。唱片必須加以等化使它的信號變為平坦才可錄下來，通常用前級擴大器中的唱片等價控制器就可以了，唱片等化器或低音轉換器及高音衰減器。錄取唱片時這些控制器必須要調整到和唱片的錄音特性相同才可以。

利用低阻抗的輸出線路來連接錄音機，也可免除很多困難。陰極輸出線路是最常用的優良低阻抗輸出線路，它的輸出阻抗約為五百歐姆。以低阻抗來和電壓擴大器連接有很多優點，第一可以獲得應有的輸入阻抗範圍，不致因輸出級有電壓產生而使信號強度受到損失，其次，連接線不易感應到交流聲，第三，由於接線長而造成的高音損失極小。

一般電壓放大級間的輸入阻抗。通則，多半是信號低阻抗的輸出端接入阻抗高數倍的輸入端。例如五百歐姆的陰極輸出，接到次輸入級上，適當的阻抗應為兩萬五千歐姆，輸入級永不可用低於五百歐姆的阻抗，它將影響陰極輸出的作用，而產生失真。

標準的屏極輸出，阻抗約為一萬歐姆，則次一級的輸入至少要有十萬歐姆，如能更高就更好，目的也是避免影響前一級的作用，並減少信號損失。在二者之中，線路間

的有效阻抗，也就是輸出級的阻抗，陰極輸出阻抗是五百歐姆，屏極輸出一萬。

如果能輸入到阻抗相當高的次級，則屏極輸出的效果和陰極輸出是一樣良好的。

錄音機和 Hi-Fi 系統有兩個地方可以相互連接，其一是錄音機的輸出接入 Hi-Fi 控制的輸入，另一是 Hi-Fi 控制的輸出接入錄音機的輸入。但是這種連接法再加上許多控制極易自錄音機完成一個正回輸的環路，而引起擴大器產生強烈的振盪。這種回輸環路，多半是由於把錄音機放在「錄音」位置，而擴大器選擇鈕置於「錄音機」位置而造成的。下一節將講述如何能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錄音機及 Hi-Fi 系統間的接線都應該用隔離線。交流聲可能由於二者間底盤交流電位之差而產生，因而線間的交流電壓就會感應到中心線上，而輸入至擴大器擴大成爲討厭的交流聲。

欲求減除這種交流聲，可用雙心隔離線來連接，而使「隔離」用的外線僅接二者之一。更進一步的改善，可以改變某一底盤電位，使二者間的交流電位相同。

但是，如果輸出接頭是直接通到底盤上的，則交流信號仍將自接線上通過，如果你有這樣一架機器，也可試用另一方法，以減低交流聲，就是隔離線一端接一底盤，另一端空出不接，另用一導線從輸出端的底盤與輸入端相接。這些隔離的措施並非必需的，錄音機的信號通常都相當強，導線所引起的交流聲，實際上不會有多大作用，隔

摺 櫃

離線兩端接底盤，中心單線連接已足可應付了。最後必須要注意，隔離線的外波不可碰及底盤或其它的隔離線外波，這樣將會使所有防止交流聲的措施失效，最好是使用有絕緣外皮的隔離線。

二十 錄音機與擴音系統的聯接法

家用錄音機，多半都是全套完整的，錄音，演唱，擴音，喇叭等全都裝在一架機器內成爲一個零件，這種錄音機可能有一個輸入插口，標明爲收音機—電唱機，話筒之類的共用標記，這種標記表示所需輸入信號應較強，需要有半伏特至兩伏特的電壓，這種輸入同時也是高阻抗的，十萬歐姆以上，沒有其他種類的輸入可以適應這許多信號來源。同時話筒和唱機輸出的信號也需要高阻抗，高輸出的。

也有錄音機有兩個輸入插口，一個註明爲「話筒」，另一爲「收音機—電唱機」通常「話筒」插口多半供高阻抗低輸出用，信號電壓可以低到百分之五伏特。如果把二伏特的信號拉入這一插口，則錄音機擴大器的第一級一定會過負荷，產生嚴重的失真，無可救藥。錄音機的音量控制器也無任何幫助，因爲它是裝設在第一級後面的，因此你必須確知送入的信號有多強，輸入線路是爲何種信號所設計的。在上述情形下，當然應該用「收音機，電唱機」插口才對。

錄取廣播節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收音機的喇叭音圈和兩端接到錄音機高輸入信號插口上，這種方法有兩個優點，第一可使用普通的電線連接，因爲喇叭線路的低阻抗，使接線不會感受交流聲，其次可以獲得收音機最高的輸出電壓，而不致損失它的輸出電力。

最簡便的聯接法，是用兩只接線夾夾在圈接頭上，聯線的另一端插入錄音機插口，這種方法效果極佳，因爲一般收音機的輸出正和錄音機的要求相符！在一瓦特輸出時，信號電壓約爲二伏。聯接時收音機的喇叭接線不必斷開，因爲收音機需要它來承受負荷，如果你想在錄音時把收音機喇叭關掉，則可增設一開關和一個音圈阻抗相同的代用負荷電阻，更好的辦法是用一套調節的襯壁電阻，這樣即可隨心所欲的調節喇叭的音量，同時還可把最高的信號電壓，送入錄音機。

如果你有興趣使錄音效果更好，則可在收音機的強放級以前，抽取信號。這樣就可避免一般廉價收音機強放級的失真了。抽取的地點可以利用放大級的柵級，或檢波級的輸出點，如欲使你的收音機和作用不受影響，抽取的信號必須接入極高的阻抗，有兩種方法可資利用，其一是插入一只高電阻，或者利用陰極輸出。但利用串聯電阻時聯線不能長過一公尺，如用陰極輸出則可使用較長聯線。無論利用何種方式，所得信號強度必須要能使錄音機動作，通常檢波級的輸出約爲十分之一至半伏特左右，強放級的柵級約有十至二十伏特。

錄取唱片時，如果唱頭是晶體式或陶磁式高輸出式者，應接至錄音機的高輸入插口，若唱頭是電磁式低輸出者，則應先接入前級擴大器及等化器，然後再將前級擴大器的信號接入錄音機的高輸入插口。如果低輸出唱頭的前級擴大器或高輸出唱頭已接入收音機，或者唱機和收音機是一架共同的機構，則可利用前述錄音機的目的方法。

有些錄音機，專有一個供電磁唱頭用的輸入插口，機內並附有等價回路，電磁式唱頭可以直接插入錄音。

全套完整式的錄音機，內部附有擴大器和喇叭，可以把隨時錄好的膠帶播放。此外，這種機器多半還有兩個輸出接頭，一個可另外外加接喇叭，一個供將信號輸入至其它擴大器用，後者最適用於錄音機與 Hi-Fi 系統相聯，在這種情形下，它的作用情形和調諧器與 Hi-Fi 系統聯接相似。

有些所謂「職業性」的錄音機，只有錄音頭，演唱頭及前級擴大器，必須另外接用擴大器及喇叭才能使用，發聲。如果不需要經常移動，隨地錄音，則這種錄音機與 Hi-Fi 系統配合效果最佳。

一套標準的 Hi-Fi 系統多半均包括有一架唱機，收音調諧器。前級擴大器，主擴大器和喇叭。前級擴大器可能是獨立的，也可能和主擴大器合為一體，有時也可能和收音調諧器合為一體，在任何情形下，它都會有以下幾個輸入插口：電磁唱頭，晶體或陶磁唱頭，收音調諧器，錄音機和一個多餘的高輸入插口。新式的前級擴大器，並有

分之三的位置上時，能足以使錄音帶獲得充分的調幅。

在演唱時，錄音機的輸出信號不能太強，以免使前級擴大器的第一級過負荷，產生失真，可以用輸入信號弱調節器來選擇適宜的強度。

高輸出的話筒，也可接入前級擴大器，而利用錄音機錄音，如果錄音機上有「話筒」插口，也可直接插入錄音，同時更可用一架「混合器」(Mixer)，將你的言語和其他的聲音混合錄下，有些最高級的錄音機，自身也附有混合器。

最近有很多僅能演唱而不能錄音的「錄音機」問世。專門為供演唱錄音膠帶用的，對於一般只喜歡欣賞而不預備自行錄音的人最為適用，這種機器多半都附有前級擴大器，可以直接接入擴大器的高輸入插口。若自身沒有，則需另裝一特殊前級擴大器。演唱頭所產生的電壓只有千分之五伏特，必須加以昇高才能使用，同時信號也要加以等化，錄音帶所用的特性多半均為 Max.，有些高級的 Hi-Fi 前級擴大器附有這一特殊特性以供錄音機用，無此特性時也可另外配裝一專用前級擴大器以配合之。

## 二十一、錄音帶的使用及保養

錄音帶以選用錄音機廠家所指定者為宜，若並無特別指明，則以使用膠質帶為佳，雖然售價較紙質帶高，但它的優點很多；不易折斷，雜音較少，可更平直的靠在錄音頭上，這一點對於減少失真產生良好的高音是極其重要的。

兩個輸出接頭，一個是供接入主擴大器用，另一則供將音源通入錄音機，可稱之為錄音機抽接點。

欲求組成這個系統，並能利用 Hi-Fi 系統播出錄音機的聲音，可將錄音機的輸出接至前級擴大器的「錄音機」輸入插口，再將前級擴大器上的錄音抽接點接回至錄音機的高輸入插口，這樣就可邊錄邊錄。

但有幾點要注意的地方，在這種聯接的情形下，可能兩個控制聲音強弱的地方，一個在前級擴大器上，一個在錄音機上，在調節音量時不可將一個調至極低，另一則又調至極高，這樣將會使雜音增強。兩點音量控制應適當放在相近似的位置上，同時在錄音時當你減低前級擴大器的音量以適應聽覺時，要注意錄音機的信號強度是否也隨着減弱，如果錄音機抽接點的位置是在前級擴大器的音量控制以後時，這種現象就會發生，最好在錄音前試試看有無變化，並應檢查一下錄音的信號有無經過音質或音響控制器，假如前級擴大器設計正確就不會如此，否則就必須予以改裝。最後當錄音機在錄音位置時，決不可將前級擴大器的選擇鈕轉入「錄音機」位置，必須先收錄音機換入演唱位置，才能將前級擴大器旋至「錄音機」位置，反之將產生強烈的正回饋，造成可驚的嘯叫聲。

有些優良的前級擴大器，每個輸入插口都有個別的信號強弱調節器，可以用它來將每一輸入都調節到適宜的位置，這種調節器也有助於使錄音機所接的信號強弱適宜，也就是在錄音機的音量控制旋鈕轉至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時產生強烈的正回饋，造成可驚的嘯叫聲。

膠質及紙質錄音帶都塗有紅色或黑色氧化物，通常以使用紅色氧化物較佳，如果所用錄音機常易拉斷錄音帶，而無法改善時（這種情形很少），則可換用 Mylar 質者，惟價格要比膠質昂貴甚多。對於輸出降低或本身雜音多的錄音機，也有一種特殊的綠色膠質高輸出錄音帶 (Socotch-type Ho)。

錄音帶不像唱片，可以反覆使用不致有損耗，如果錄音帶在使用時不會受到機械上，或是磁性上的損傷，則它所錄的音樂質地是不會變劣的，雜音也不致增高。如果錄音帶由於本身的不良，或受到過度的機械壓力，使用錯誤，曲折，變型等，就將不能平直的靠在錄音頭上，使高音受到損失。假如錄音帶置於強磁場附近，則背景雜音將增強，嚴重時部份錄音也將被消除。清洗錄音頭的四氯化碳也會損傷錄音帶，因此錄音頭在清洗後必須仔細拭乾。

錄音帶的特長就是每次錄音時，帶上的舊錄音音可以在經過消音頭時自動予以消音，但是過強的聲音有時不易消去，尤其是黑色錄音帶，在這種情形下可以將錄音機的音量控制旋至最小，然後將錄音帶用「錄音」位置通過一遍，這種就可以把聲音過強的錄音大部份消除，餘下者再度錄音時，也就可以自動消失了。不過最好還是在錄音時勿使信號過強。

職業錄音室多使用「消磁器」(Degausser) 來消音，這是一只大型的交流電磁石，整捲的錄音帶可以放在上面消音。也有一種小型的可供家用，消磁器必需按照廠家

的說明使用，否則將會因使用不當而在帶上留下雜音。多數廠家錄音機都是雙軌式 (Double Track) 可以在一條錄音帶上，分成上下兩幅錄音，而單軌錄音的帶也可在這種情形機器上演唱，但反之則不可。消音時應使用同類機器，否則將使消音不完全。

人人都知道錄音帶可以剪接，斷裂也可重接，但很多人對於接縫都不十分注意，用膠水帶貼起來就算了。實際上錄音帶在重接以後，無論在機械或磁性方面，都得到和原來一樣良好才對，否則接點在通過音頭時會發生雜音，有時膠水帶的粘着劑會溢到相近的錄音帶上，造成錄音帶前進不穩，氧化層膠粘。最好的粘接法是把錄音帶斜剪成四十五度或三十度，然後將斜角仔細對好，用特殊的粘合膠水帶 (Seotch 41) 粘接，多出的膠水帶用剪刀修除。粘接手續可以空手完成，但也有小型的剪切粘接機可資利用，使修接更為整齊，易於從事。種類不同的錄音帶最好避免接在一起，除非它們的錄音特性完全相同，否則二者音質及音響將會不同的。

錄音帶的保存，對於壽命也有極大的影響，應該放在盒子裡保存，放置時錄音帶應與地面成垂直，因而在一般的裝盒情形下，盒子應該平放。能放入鐵盒則更佳，並可用膠水帶封口，以避免受潮，但過度乾燥又將使錄音脆化易於斷裂。如果錄音帶長時間放置不用，則不可用快速回捲，如果你的錄音機不能用慢速回捲，則應不予回捲而存放，這樣可以避免錄音帶本身存有拉力。存放地點溫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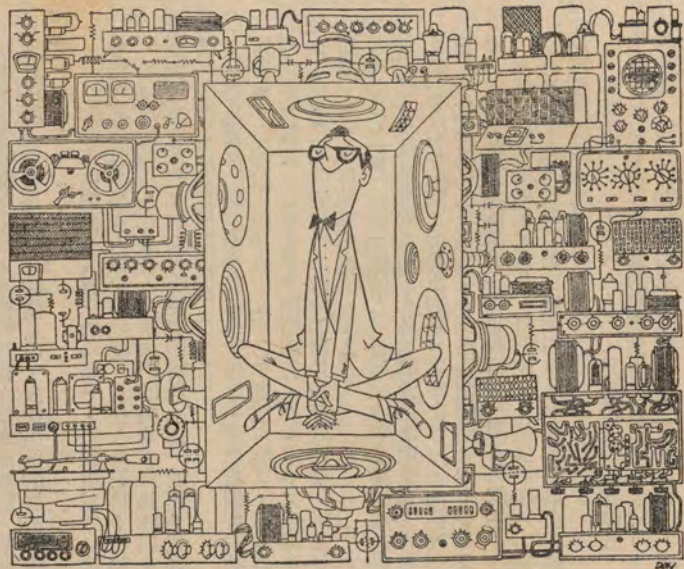
音帶反轉後，另一半尚可另錄，時間也就增長了一倍。附表是一般錄音帶的使用時間：

捲軸徑	錄音帶長度	錄音機	速度
3 (吋)	一五〇 (呎)	3 3/4	7 1/2
4	三〇〇	七	三·七五
5	六〇〇	十五	七·五
5	九〇〇	三十	十五
7	一、一〇〇	四十五	二十二·五
7	一、八〇〇	六十	三十
10%	二、四〇〇	九十	四十五
10%	三、六〇〇	一二〇	六十
10%		一八〇	九十
			四十五

## 二十一、高無止境的忠實度

Hi-Fi 談叢，在過去數期中已將全部配件等作了一個概略的介紹，更深入的解說則因牽扯學理過多，已越出了本誌的範圍，不再介紹。Hi-Fi 在歐美流行的程度，已進而為業餘研究消遣品之一，好動好新奇的美國人，在攝影賽車等活動之外又多了一項「自己做」(Do it yourself) 的 Hi-Fi 迷，其熱心病狂之程度常令正統人士不忍卒睹，因而也就成了新的諷刺取笑資料之一了。

圖中這位自行裝配 Hi-Fi 的先生，就是一位 Hi-Fi



可高，否則事後將使消音困難。而不用的錄音帶也應先把他所錄節目予以消音，然後再存放，溫熱情形下儲存也會使相臨二帶間所錄之音互生感應，造成回音及雜音，這種感應在錄音帶放置於馬達、變壓器等磁場附近時，惡化情形更甚，若而存於鐵盒中則可避免磁場的影響。同時並應注意，帶有磁性的工具如螺旋刀等，靠近錄音帶，或音頭，也足可引起磁感產生雜音。這許多小地方如能稍加注意，將使你的錄音帶壽命延長，永保優良。

錄音帶的錄音或演唱時間的長短，可由數點來決定，最主要的當然是錄音帶的長度，多數的錄音帶都有一定的標準長度，一百五十呎，三百呎，六百呎以及一千二百呎等，職業用的一些新式的 Hi-Fi 錄音機可使用更長的錄音帶，愈長的當然時間也就愈久。

為求獲得較長的錄音時間，也有一些較薄的「加長」錄音帶出現，可以使每一單捲的時間加長，以解決家用錄音機不能裝用大捲的缺點。

另一決定時間短長的因素，則在於所用的錄音機，它的使用速度，單軌或雙軌，一般家用錄音機多半俱有每秒三吋六分及七吋半兩個速度，職業用可高至每秒十五吋，最高者可達每秒三十吋，速度愈高則等長錄音帶錄音的時間就愈短。

單軌式錄音機使用全帶，使剪接容易，但時間則只有雙軌式的一半，較不經濟，多半為職業性用。雙軌半帶式錄音機，錄音時只用膠帶之半，因而將錄

迷，他的名字叫做顛音回輪先生(Mr. Feed back J. Turnier)，他是一位極富幻想的Hi-Fi迷，弄出一套價值四千萬元的東西把屋裡裝滿了一堵，雖然他臉上的表情，此時正顯露出愉快，而他對這套東西的性能仍然難覺滿意，因為他是永遠不會滿意的人。

美國一位樂評家，曾給真正優良的Hi-Fi下了一個定義「在家中經由喇叭所發出的與音樂中或錄音室中完全相同的聲音」，但這個理想，和多數理想是一樣的，始終不能達到，也是永遠無法達到的。它是吊在那些相信真理的人，如顛音先生面前的一塊骨頭；它給了他們一些生活的目的，他夢想有這樣一天能自他的Hi-Fi中獲得完全的真實感。

但是，顛音先生坐在這張圖中時，究竟也得到了些快樂，第一他用一張灌有人耳聽不到的極高音調的試驗唱片，把隣居的狗弄得怪叫起來，然後他又播出一一些極低的聲音，只有在胃裡才能感覺出來——好像飢餓之音。接著又來了一張唱片，把屋裡吵得有如賽車場般的震耳欲聾，隨後是「音響忠實廠」[鐵路之聲]搞得像操車場一般的雜噪。高潮是一張空白唱片，聽着它顛音先生心醉神迷的在欣賞，絕對的沉靜無聲；如果他聽出一響聲音，他的這一晚就全完了。因為這是顯示出他的機器仍然有不當的地方。

這張圖是包文博士(Dr. Henry Angus Bovee) 診視過一位Hi-Fi迷後所畫的。他是一位機敏的中年男人，單身，如果是已婚，也是沒有孩子的，他的官能完全浸溺

到那些古怪的錄音上面，其他的興趣完全排除無餘，並且急於在所有致力獲得最後的滿足中，去找出他的終於不能滿足的地方。

他的報告中把他列入真正的「迷」，他發現這些「迷」們都把聲音開到令人難忍的程度，有些人則把房子折掉，以便按裝機件，也有些人利用他們的機器來對抗隣居，用聲音來吵他們。包文博士更發現有些「迷」的妻子竟認為Hi-Fi是他們最大的情敵。

高忠實度一詞，至少已有三十年了，而它所需要的技術發展，在理論上至少自一九三〇年就已可能了，但是直到二次大戰後，Hi-Fi才開始流行，許多電子工廠都在為了它們在戰時替軍方所研究的機件找尋新市場，由是便製成了最初極為幼稚的家用Hi-Fi。

對於一般非「迷」性的人，各廠家有許多整的出品出售，但是這種整體的Hi-Fi是不能滿足像顛音先生的要求苛刻者的耳朵的，而且他的確有很多在各方面都難够上Hi-Fi這兩個字的。但如果你能精心選購而且能至少花費兩百美元的話，也能買到一套可以滿足一般耳朵的Hi-Fi，當然用同樣的錢購置機件，自行配合，能够更好，不過也有缺點，太太們對於把客廳弄得像是無線電控制台，總是會感到不順眼的。

顛音先生和他的先驅友人們，只有譏笑這種整體Hi-Fi在他們追求更高更高的忠實度中，他們目前又轉向了錄音機，而最新的東西則是立體聲(Stereophonic)，或

稱爲雙聲系統，它用兩只話筒錄音，再由兩只喇叭播出，對於龐大的音樂，如大合唱等，這種錄音帶可以產生極爲優良的效果，錄音帶和唱片比較仍然是要昂貴些，但是如果你現在準備購一套Hi-Fi，選一套能供錄音帶用的機件，當爲明智之舉，這條路遲早要走的。

即便是最完美的錄音帶也仍然不能滿足顛音先生之類的「迷」們，因爲除了在音樂廳中以外，無論任何地方再無法獲得和「音樂廳完全相同」的效果。而且對於這些人買張音樂廳的票子，真是輕而易舉的事，此外在下基音樂廳中也決不會有鐵路聲音的！

(全文完)

一位跟蕭伯納認識的年青人，有一天跟這位著名的劇作家談起他準備做一位作家的計劃。

「在我從事寫作以前，」他說：「我打算化兩年時間在世界各地旅行。我想這樣可以使我眼界開闊。」

劇作家點頭同意。

「這是很好的主意！」他說：「那末以後你打算怎麼樣呢？」

「然後我打算進大學去唸四年書，」年青人說。

「什麼！」蕭伯納喊道。「你居然打算中斷你的教育？」

兩對夫妻一同在墨西哥渡假假期，他們一同在墨西哥城的一家餐館中用膳。一個墨西哥小販帶着一盤精緻的銀鑼走近他們的餐桌。當他們聽到小販索價每隻銀鑼一千披索以後，一位太太已經失却了購買的勇氣，而同桌的另一位太太，因爲曾在墨西哥住過一個時期，便開始和小販討價還價起來。

墨西哥小販可真是漫天討價，最後，那一位太太居然以三百五十披索買了一隻手鑼。

第一位太太於是也取了一隻手鑼，準備付同樣的價錢，可是小販却阻止了她。

「不，不，太太，」他說道：「你如果要買的話我們得從頭來起。」

他獨自坐在酒吧間裡發着酒，愁眉不展。

「喬治，」他的朋友問道：「什麼事這樣不開心？」

「我跟我太太鬧了彘扭，」喬治解釋着。

「怎麼樣？」

「她說要跟我三十天不說話。」

他朋友說：「那不是更好嗎，你該快樂才對呀。」

「是呀，」喬治回答道：「可是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Ernest Haycox

成先譯

角有一個小女孩安靜地坐在一個箱子上。

「對不起，」他說，「我要找克利夫·麥克林鎮長。」

「就是我。」鎮長誠懇又響亮地回答他，而後又點頭讓他：「請坐。」

那個小女孩緊緊皺着眉頭，指着扣在她衣服上的一顆星說：「我不要逮捕你。」

鎮長聽了不禁露齒微笑，沉重的臉色也變得開朗，他走過去，解開扣在她身上的那顆星。「小姐，已經過了睡覺的時間了，不要再演戲了，要不然妳要嚇壞我的好客人。」

那位客人坐定後，自我介紹說：「我的名字叫威廉·勇特。」接着他捲起外衣袖子，在燈下露出一塊發銀光的警務人員證章。

「很高興認識你。需要



義

釋

夜色籠罩着草原，黑暗中一人一輪緩慢地駛向燈光閃爍的鄉鎮，進入鄉鎮後，停在一幢房屋的前面。那幢房屋是一個馬廐，有一個馬夫從裡面走出來，馬上的人一面下馬一面和馬夫招呼；從他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是慣於發號施令的人。

「請替我飲馬，並且喂足了料，可是不不要攪糞麥。」  
「是的，先生。」馬夫回答着，同時仔細地打量着這個外地的來者。因為外來的人總是給勞伊格鎮帶來刺激和有趣的事物。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支雪茄，那個馬夫立即覺得他不是個普通的人，他燃着一根火柴，因此可以看到他那飽歷風霜的紅色面孔，兩鬢呈銀白色，有一雙受過訓練，而且目光銳利的眼睛。

「還有別的事嗎？」馬夫尊敬地問他。

「謝謝，沒有了。」他略微客氣地回答着。而他的眼光已轉向街道。正對面是一個燈光熾耀，人聲喧囂的酒店；酒店隔壁有一幢兩層的樓房，二樓的窗戶裝着一格一格的鐵架子，房頂上聳立着一個鐘塔。他注視着那裡。

「那是鎮長辦公室。」馬夫討好地說。希望能從他口裡套點消息。

他簡短地說：「謝謝。」就走開了。他穿過大街，然後走進了鎮長辦公室。有一個人站在光線昏暗，而且少有傢俱的房間當中，那個人穿得很隨便，靜默地看著來人。牆壁上掛滿了懸賞告示，警告，以及歹人的照片；裡面滿

我幫甚麼忙。」鎮長這時集中他的注意力。

「我要找一個人。」

「你來的真是地方。山那邊有許多人都是有要人找的一——他們都見不得人，那一帶的確很粗野。」

「我也聽說過。」勇特同意地說：「這也是我要到這裡來的原因，誰是他們首領？」

「唐突，比爾，」鎮長很快地說：「如果他就是你要求的人，實在棘手，唐突很難纏。」

「不一定是他，」勇特解釋地說：「我實際上是在盲目地搜尋。我也聽說過你為人公正，並且有明確的判斷力，否則我也不會告訴你這些話。」

鎮長拿起一支鉛筆在桌子上隨意亂劃。「我儘可能幫你的忙。本鎮的居民需要一個精明強幹的鎮長來維護法紀，又要他是一個心平氣和，不惹是非的人。我也儘力照這樣做。一般輿論顯示，不喜歡爭強鬪勝，而且不願意在附近發生兇暴的事，不過你如果有捉拿唐突的拘票，並且你堅持一定要擒獲他，那我一定想辦法抓到他。」

「也許是他，也許不是他。」勇特沈思着，他在鎮長身上觀察到一件有趣的事。麥克林的槍掛在左邊，表示他是用左手開槍。可是他寫字則用右手。在勇特一生中就是注意及搜集這些片段的事實，再把它們記在心裡。他繼續說：「我帶着一張拘票，不過已經有四年了。」

麥克林提高了他的注意力，也不再亂寫了，「很久以前的事，」他喃喃地說，「是誰？爲甚麼事？」

有多大幫助。」

「多謝，」勇特說：「我暫時還要在此地停留一下。沒有一定的企圖，可是我是守株待兔的能手。在不算短的一生中，我曾經觀察到一些人自己洩漏他們自己的秘密。你不能永遠地對一件事隱藏不露，你越想隱藏，它洩露得越快。時間的際不饒人。」

「真是這樣，」鎮長喃喃地說，緊皺着眉頭。「債總是要還的。你剛才說的那批人，他們是否搶劫得手，並且順利地脫逃了？」

「一分錢也沒搶到，他們有六個人。二個人當場打死了。其餘的突圍脫逃——奧羅·布蘭特就是在那裡被槍射着臂肘，現在除了他以外，其餘的人不是關在監獄裡，就是死了。」

鎮長寬大的前額上，顯出幾條深印的皺紋。他緊摟着懷裡的小女孩，嚴肅地抬起頭來，「那個人真够運氣，」他說。「也可以說不够運氣，只要想想在他內心裡藏着甚麼事。四年不算短的時間，鐵路公司還沒忘記這段事。」

「對了。」勇特將身體向前移動一下。他的臉色平常是頗爲嚴峻及機警，現在則閃着和善的光輝。「親愛的，妳叫甚麼名字？」

「林妮·瑪麗。」

「多好聽的名字！真配妳。林妮·瑪麗，你幾歲了？」

她呆了一下。鎮長回答說：「三歲，七個月，兩天。」

「在克魯特河一帶，經常有一羣兇狠的不法之徒出沒，這些年來我們已經把他們清除了，只有一個漏網，聽說他朝此方溜走了——這也是四年以前的事，在他們搶劫火車以後，那是他們最後幹的一樁買賣。本來這件案子不了了之，可是最近鐵路公司逼着我們澈查這件案子，這當然是鐵路公司檔案裡的懸案。他們要捕獲那個人——金錢和時間都不計較，那個匪徒的名字叫奧羅·布蘭特——當然那是他從前搶劫火車那一個時期用的名字。」

「見過他沒有？」

「我沒見過，只有一段關於他的描述，身長五呎十一吋，灰眼，黑髮，體重大約一百五十六磅。」

「可能是任何一個人。」鎮長說：「這裡十個人當中九個有黑頭髮，過半數人符合你說的身高與體重，灰眼睛的人也很多，所以可能是唐突，可能是本鎮的銀行家，也可能是我。」

勇特安靜地又說：「在他右臂肘上有一塊槍疤。」

鎮長回過頭去看那個小女孩，她從箱子上滑下來，爬到他腿上下，他拿外衣圍着她纖弱的肩膀。「親愛的，別着涼，噢，勇特，你怎麼查得出來呢？通常大家不大捲起袖子來。」

「事實上簡直沒有甚麼線索。」

鎮長撫摸着小女孩的頭髮，他好像情不自禁地在想心思，「不能幫你多大忙。不過你可以隨意翻閱在我辦公室裡的各種紀錄，我所能做到的也僅此而已；對你也未見得

清楚，是吧？」

「關於她我每件事都沒忘記。你結婚沒有？」

「我把這件事忘了，」勇特慢慢地說，鎮長低下頭看看昏昏欲眠的小女孩，同時沈思着，「這就我們不同的地方。」

勇特站起來走到門口說：「明天見。」鎮長點點頭。勇特走到旅館的走廊上，站在那裡抽完他的雪茄，他並不想躲藏自己，但是由於房屋的陰影遮蔽着，使路上走過的人看不見他。他看到鎮長從辦公室走出來，經過旅館門口，懷裡抱着林妮·瑪麗；他似乎在舉目遠眺，陷于憂鬱的回憶。他這種神態使勇特心裡激起波瀾。勇特猛吸了一口煙，隨即將烟尾丟掉，走進旅館，登記一間房間，然後走上咯吱咯吱響的樓梯。

這個房間就像他從前在各地旅館中所遇到的一樣——發霉味，破爛，牀頭上刻着許多縮寫的名字，都是過去住客的留名。勇特坐在牀邊，脫下一隻鞋子拿在手裡。他眯起眼睛，忽然一個思潮湧上心頭。

「林妮·瑪麗，三歲，七個月兩天。他記得真清楚，現在想想覺得奇怪。一個男人不會有那麼細的心思記這樣的事。它除非在他記憶中有不可磨滅的印象。除非在他一生中有無可倫比的意義。」

翌日早晨，勇特起身較遲，他走過馬路，進入飯館，

坐在櫃檯邊吃早餐，飯館內無其他顧客，只有一個姆婷的女侍和一個紅髮的青年，那個青年看到勇特，立即停止和那個女侍交談，走到後面去，女侍招呼勇特後，亦即離開。勇特聽那個女侍說：「唉，你可以離開這裡一個時期，行不行？」

「不行，妳聽我說，我一定要有一個地方立足。」

「並且被人殺死你？噢，吉姆！」

「嘘。」

勇特注視着櫃檯。他喝完了咖啡，點着一支雪茄，沈默地看着冉冉上升的烟圈。

那個女侍喃喃地說：「你這樣做是爲了驕傲！」

「是爲自尊，不能總是東躲西藏的。」

「那我怎麼辦！」

勇特注意地聽他們看了很久，一個高大誠懇的年青人在抗辯着一個女孩子咄咄逼人的言詞，而那個女孩子則充滿着恐懼。勇特付過賬，回到旅館，在前廊坐在一張椅子上。

陽光照耀着勞伊格鎮，在新鮮空氣刺激下，生命顯得充滿了活力，騎馬的人進入鎮內，一輛貨車駛過去。鎮外那邊塵土彭揚，有一匹馬剛跑過去；鎮北山巒起伏。

鎮長漫步踱過來，坐在台階上，「勇特！有沒事要我幫忙？」

「我只想呼吸新鮮空氣。」

「好主意，」鎮長說。「有的是時間做別的事。」

攪纏，如果他他不忠於職守，他一定要把證件繳回，沒有資格再幹下去。捉人本來就不是愉快的事，有時還相當苦澀。

那個紅髮青年從飯館走出來，往酒店走去。勇特點頭示意說：「那是誰？」

「吉姆·勒恩。可能——如果不再找他麻煩。」

勇特看着鎮長走到街上，攔住那個紅髮青年。鎮長把一隻手臂放在那個青年的肩膀上，兩個人熱切地談着走過了酒店。勇特眼中顯出讚許的神氣。很自然地就使那個孩子不進酒店喝酒。麥克林的心不錯。看起來我對這裡的情形還弄不清楚。好像空氣相當緊張。」

勇特注意地看了一會對街的一塊退色的招牌，他站起來跨過街道，走進一間散亂而又黯黑的房間；那是鎮上一家週刊出版社。後面房間的印刷機停止響動，走出一個手指沾滿墨水的人。勇特對他文雅地鞠一個躬。

「要是你不在意的話，我想看一看你們從前的紀錄。」

那個人朝一個書架子點點頭，就走開了。勇特走過去找了一本四年的記事錄，拿到前面桌子上，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幅銅邊眼鏡，戴好後就開始閱讀。他的手指在發黃色的紙上移動着，終於他發現他所需要的一小段記載：

「麥克林夫婦來自達科他州，移居本鎮。他們租借乃特·斯邦的房屋。麥克林，歡迎你，你們將會喜愛本鎮。」

在早晨明亮的光線下，勇特對鎮長的印象更爲深刻。他的双肩肌肉充實，身體則瘦削。灰色的眼睛閃着親切的光輝，他看起來不大容易對付，那是由於一種內發的誠實力量。當他捲香煙時，他的手指並不靈活熟練，双眉細長緊接成線；說話時每個字慢慢地说。

「有沒想過爲甚麼你覺得唐突是你要找的人？」

「也許不是他，」勇特說，「因爲我曾經聽說過他，所以我想看看他本人，在我們總辦公室裡有關於他的資料。」

至於那個奧羅·布蘭特，他不是傻瓜，並且很有頭腦，他跟那羣壞蛋脫離關係後，就一刀兩斷地再沒來往，不過他那種人不甘居於人下，他會像唐突那樣，自己帶頭幹事。

「這樣——如果他還是幹不法的事，」鎮長沈思着，經過彼此靜默一會，他又說：「假使他變好了呢？」

「如果這樣，他很可能在他現在生活的社會中，佔有相當的地位，他那種人到那裡也不願跟在別人後面跑。」

鎮長看看自己的一双大手，「對了。即使他現在變好了，對他也沒甚麼幫助，一個人欠債一定要還，像那種債從來不會壞賬。」

「真對，」勇特同意地說。

麥克林站起來。「有時幹壞事並非出諸本心——有的被通緝的人，他們幹過壞事，現在想改過從新做人。我有機會一定要幫助他們。」

勇特無情地說：「一個戴警務證章的人，不能受感情

「三月份到這裡來的。」勇特自言自語地說，並且把日期記下來，翻過幾頁後，又有關於麥克林的記載：

「麥克林夫婦一舉得女，在雜貨店的秤上重七磅，這件大事已予以登記，林妮·瑪麗是這個小女孩的名字，她長得酷似她的父親。他們甚得人心。麥克林本想一舉雙男，將來承繼他繼承的鐵匠店，不過他很巧妙地掩飾他的失望。麥克林，這種牌子的雪茄不錯。」

其後又有關於他家瑣事記載，諸如林妮·瑪麗生病，林妮·瑪麗痊癒，他們買下乃特·斯邦的房屋。麥克林託買一個號角，並且參加樂隊，隨後叙及麥克林任職副鎮長，不久報紙宣佈附近最孚衆望的人當選鎮長，勇特突然將記事錄合起來，歸返原處。他已經獲得所需的資料。

「從來未提及他離開此地到外面去過。他把自己掩埋在這裡。漫長的四年，就沒有和外界接觸。」勇特看到房間的牆壁上到處都掛着照片，他走進去看到一張，引起他的興趣。那是一張牧童樂隊的照片，牧童們騎在馬上，備配齊全——革製寬袴、槍帶、以後樂器，鼓手把大鼓對着照相機，鼓上印着樂隊的名稱。在前面一排是克利夫·麥克林——他的槍掛在右邊。

勇特的嘴緊閉成線，呈灰白色。出版社的老闆從後面房間走出來，站在勇特的旁邊。「這是本州這一地區內唯一的牧童樂隊，並且玩得很好。那個人，脖子上掛着號角的，就是我們的鎮長，在他當選鎮長不久之前拍的這張照片。」

「他用左手？」

「不是，噢，開槍他是用左手，他在很久以前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遭意外受傷，右臂的肌肉縮短，所以他學左手開槍，可是你別小看他的槍法比許多人都好。」

勇特未予置答就從出版社走出來，向鎮底走去，他的眼中閃着冷酷的光輝。「奧羅·布爾——克利夫·麥克林。一而二，二而一。請上帝寬恕我，就是他，我一定要送他進監獄裡關三十年，或是無期徒刑。」

勇特正在陷於無情的思考時，忽被一種活潑美妙的語聲打斷：「你可以跟我一塊走。我現在去找爸爸。」

勇特抬起頭來，看見一片白色的籬笆，一條碎石路通到一幢濃蔭覆蓋的房屋，林妮·瑪麗站在大門口，穿着筆挺的衣服，腳著白色的鞋子。小胖手裡拿着一束花。「噢，噢，」她說，把花朝勇特舉起來。「可是不要嗅得太久。留點給爸爸。」

「妳一個去找爸爸？」勇特問她。

「我快四歲了，」林妮·瑪麗說，「實際上我總是有伴。那個是桑德遜太太的小狗，叫尼格。牠陪我走到馬廐那邊。清道夫再帶我過馬路，然後我再從糖果店算起，數過五家門面，就是爸爸的辦公室。」

「讓我拉着妳，」勇特說着把手伸出來。林妮·瑪麗緊握着一個手指，似對勇特充滿着信心。她的双脚飛快地走着，在路面上發出節奏的聲音，她的黑髮在陽光下閃着光輝。他們走過一幢房屋，有一隻雜種狗竄出來，嗅着勇

特的靴子。林妮·瑪麗抬起頭來說：「牠是一隻很負責的狗。」

「我相信牠如果不知道我是你的朋友，牠一定會咬我，」勇特同意地說，同時充滿着傷感的神情，在林妮·瑪麗明亮的眼睛裡却無恐懼又無懷疑的跡象，整個世界在她看來是——和善，歡笑，而無傷害，至於她旁邊的那個人，在他一生中所經歷的，幾乎與和善絕緣，他突然奇怪為甚麼所有的人不都像四歲的林妮·瑪麗一樣。他們走到馬廐，穿過馬路，克林夫·麥克林從一家商店走出來，微笑着。

「你們兩個人真是好搭檔，」他沒精打采地說。

林妮·瑪麗放開勇特的手指，看着他說：「多謝你。」

「我希望，」勇特剛開始說話，就被打斷了。他和麥克林看到一個高大的人，從鎮東騎着馬跑過來，他把馬拴在酒店前的木架上，朝麥克林充滿着滿意的看了一眼，走進酒店去。

麥克林顯得局促不安。「白克，路斯，」他喃喃地說。「是個壞蛋，可是也是個笨蛋。唐突用他打雞。恐怕有事情要發生了。」

「那個傢伙惹了好多麻煩？」

鎮長斟酌着這個問題，好像任想着適當的回話。「我並不是怕他們那批人。只不過，我不願多管閒事，除非他們鬧得太不像話，當局要我對他們緩和一點。我們在鎮外

那邊有一個劃界的規定，路那邊是他們不法的世界，這是互相默認的。如果他們不越界生事，我們就滿意了。」

「很切合實際情形，」勇特讚許地說，「隔離一種疾病，總比任它傳佈好。」

「是的，」鎮長喃喃地說：「僅是當我——」

突然酒店那邊發生騷擾。他們兩個人趕出來，拉着林妮·瑪麗，酒店的門被白克·路斯搖晃的身體撞開，他朝後退着，兩隻手臂在揮動，臉上顯出狼狽的神氣。門還沒關上，吉姆·勒恩從裡面衝出來，他重重地向路斯的肚子上打了一拳，接着立即跳向一旁。

「我要把你的鬼脖子扭斷！」路斯嚷着。

一個人走到鎮長後面，把林妮·瑪麗抱走。「用不着，」鎮長怨尤地說：「上帝知道她不久就要經歷不幸和煩惱。」

「路斯，不要到這裡來告訴我幹甚麼事！」紅髮青年喊叫着：「我已經厭透了！我不再接受唐突的命令，也不再跟着他跑，懂吧？我洗手不幹了！」

「我要扭斷你的鬼脖子！」路斯重複地說，揮舞着手臂衝過去，紅髮青年向旁邊閃開，路斯沒抓到，身體失去平衡，他扎擰着想站好，可是紅髮青年乘機又打了他一拳，這一拳打得他的頭向天仰起，就像一隻小牛被大鐵錘打了一下，他那龐大的身體倒下去，在塵土裡翻滾，紅髮青年喘着氣，激動地說：「你去告訴唐突，我已經厭透了過東躲西藏的生活！不要再來找我麻煩了！」

白克·路斯爬起來，汗臉上沾滿了灰塵。他作勢要拔槍，但是紅髮青年朗聲地警告他，使他不敢冒失動手。「你別想動槍！我隨便在甚麼時候都可以送你到地獄裡去！」

「你照着告訴我告訴你的話去做，否則你自食其果！」

「我決定這樣了！就是唐突也不能逼我再改變意志！」

「我們一個鐘點以內再來，看你是不是還這麼硬。」路斯怨憤地說，他上馬準備離開時，鎮長說：「路斯，告訴唐突不要再把這件事情擴大。」

「你算甚麼？對我發號施令！」路斯嘲弄地說。

「那都沒有關係，」鎮長抗議地說：「我不要吉姆·勒恩再受虐待。」

「我們一個鐘點以內再來。」路斯陰沈地回答；他騎馬跑開。

鎮長說：「吉姆，現在到我辦公室來。」隨即轉頭走開。勇特也跟着他們。當他走到鎮長辦公室門口，聽到紅髮青年喃喃地說着：

「我鼓起勇氣這樣做，也許我做錯過一些事情。可是我不是聖人，現在我清醒過來，並且跟那個壞蛋分手，因為我看他們的結果是甚麼，我並不像他這樣惡劣，更不會將來變成一個大惡棍，現在他要我回去，這並不是第一次，你要相信剛才路斯的話，他說來一定會來。」

「離開本鎮有好多條路，」鎮長說，倒是吉姆·勒恩

變得頭強起來。

「他就是想叫我跑開。我不願意。」

鍾長沒有回答，他的右臂擱在桌子上，彎成一個角度。

沈默着。少頃鍾長說：

「你要一直幹到底？是不是這個意思，吉姆？」

「我已經說過了，鍾長。我有理由——」

「我知道，」鍾長插嘴說，同時聳一聳肩膀，勇特看到他的臉上浮着倔強的跡象。「好的，你將獲得自新的機會。到酒店去，呆在那裡。」

「鍾長，聽我說，這是我的糾紛。」

麥克林不理會他說的話，「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不要動你的槍，聽見沒有！到酒店裡去。沒有人會說你膽小怕事。唐突也會以為在酒店裡可以找到你，而你實際上也在那裡等他，但是他決跨不過酒店的門檻。」

「我不喜歡這樣做。」

鍾長把頭一揚。「混蛋，服從我的命令！」

吉姆·勒恩憤怒得幾乎反抗，他的眼睛盯着鍾長，但是鍾長的目光使他趨於安靜，他冷淡地點點頭，就離開了。勇特走進來，沈默地坐下，他吸着雪茄，取着置身事外的態度。

「唐突逼人太甚，」鍾長自言自語地說：「我可以忍耐很多事情，可不是像這樣的事情。當一個人想改過學好時，有人拖着，並且逼他再幹壞事，世界上沒有再比這種事再卑鄙的了。吉姆做過錯事，但是在他餘生中，良心

上必感懺悔負疚，現在他自新的機會來臨，天知道，即便要我倒在地上，我也要他獲得自新的機會。」

「我也動感情了，」勇特有力地說：「需要幫忙嗎？」

「多謝，但是我要自己擺自己的牌。」

勇特走到門口，好像他剛才轉了一個念頭，他又說：

「我不準備打擾你們，但是我會在你們動手的附近旁觀。」

勇特在走廊上坐下，人羣在他身後熙攘着，他聽到人們在談論：

「克利夫真傻，不應該惹起這回事，吉姆·勒恩是誰，他把克利夫拖進是非圈裡？」

「早晚總是免不了的事。」

「唐突並未招惹他，是不是？克利夫槍法很好，可是不能跟唐突較量。他左手開槍不過才有三年之久。他一定會給打死，他媽的，這樣太不公平！」

勇特站起來回到他的房間去，天氣熱得令人窒息，他脫下外衣，喝了幾口冷開水；在窗戶向遠處望着躍眼的山崗。

「他把事情做錯了，在一百年之內他都不應該出頭當鍾長，這樣太引人注意，他應該一直做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但是他是一個不甘居於人下的人，並且不願跟人家後面，冥冥之中似乎有種法則在控制着這些事，只有上帝知道。我依據着甚麼法則去做我一定要做的事。」

時間慢慢地渡過，窗外一輛馬車馳馳而去；接着聲息

吃東西，我要替妳的匙子加溫了。」

「到我六歲的時候，」林妮·瑪麗說：「爸爸要給我買一架鋼琴。」

鍾長看着勇特幾乎是抱歉地說：「不是像她說的那麼好，在歌劇院裡有一架木舊鋼琴，我可廉價買過來，將來林妮也可以有音樂聽。」

「你的耳朵是不是也聽音樂？」林妮問他，但是她從來就沒等着人家回答她，她又注意到勇特掛在胸前粗大的錶鍊。

一個人飛快地跑進雜貨店，把頭向後一點對鍾長示意，麥克林很慢地，很謹慎地站起來。

「準備半脫冰淇凌，我要帶走，」他對伙計說。「林妮，我一會就回來。妳在這裡等我，我們回家的時候，給媽媽帶件禮物回去。」他往後退一步，兩隻眼睛盯住林妮·瑪麗，他把手從她的頭上放下來，掉頭走出雜貨店。

勇特站起來跟着他出去，他站在一個小巷口邊，房屋的陰影遮蔽着他。麥克林在他右面，站在馬路當中，在大太陽底下安靜地等待着；他的頭微向前傾，手臂閒置兩旁，鐘的那邊唐突·比爾騎着馬慢慢地過來，在後面有六個人排成一行，跟隨着有一個鎮民想跑過馬路，群眾警告他停步，他慌慌張張地幾乎跌倒，又退回原處。唐突到了酒店門口下馬。他有一張貓形的臉孔，又黑又高的額部，臉上

半露着笑容。他故意像是第一次看見鍾長，裝腔作勢地面對着他，勇特把一支未點燃的雪茄咬在嘴邊，他估計自己

毫無，空氣緊張，「最好他被唐突打死，如此他的妻女就不會蒙受恥辱，只不過家裡空了一個位子，少了一個人而已。」

這種念頭使他知立不動，空了一個位子，他的心裡掀起一種不可形容的傷感。他知道空虛的滋味，單獨一個人生活的情況……

外面有個人騎馬跑過來，聲音沙啞地呼喊，驚破勇特的冥想，他穿上外衣，拔出槍來放在手掌上，檢查一下槍膛，又放回槍袋裡去，正要向外走時，他看見洗面處的鏡子反映着他的影子，他好像陡然一驚，沈靜了一會。回想過去的生活。他臉上每一條皺紋，就是他服務成績的表現，他想到他從來沒有推諉責任，從來沒有姑息因循，從來沒有辜負他所佩帶的證章，鏡子裡一張冰冷的臉望着他，一幅捉人的面孔，蒼老、堅決、無情。他的良心在提醒他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無論他的行為多麼殘酷地影響及他人的生活，都是因為他職責所在，必須盡守，一個人在正義的名義下工作，他誓必忠於職守。

勇特身上最後一支雪茄揉碎了，他出門預備到雜貨店去購買，他剛一進門，看見鍾長和林妮，瑪麗坐在那裡吃冰淇凌，林妮·瑪麗的小腿交叉地垂在椅子下面。她舞動着匙子招呼勇特，並且對他甜蜜地笑着。鍾長點點頭。「坐下跟我們一塊吃。」

「吃冰淇凌會叫你發胖，」林妮·瑪麗說。

「親愛的，」鍾長警覺地說：「只有猴子才像你這樣

距離他們兩人約有廿呎，唐突躁急地向鎮長挑戰地說：

「聽說你警告我以後不要再到勞伊格鎮來。是吧？」

鎮長回答的聲音稍低：「我告訴你不要再把這件事擴大！唐突。」

「大點聲說話，」這個兇徒嘲弄地說：「不要小聲小調。你怎麼以為我會服從你話？」

「不要說廢話，你以後不要再找吉姆，勒恩的麻煩。」

「你自以為是權威方面人士？你難道不知道我是發命令的人，不是接受命令的人？」

「在這種情形下面你一定要接受。」

這個兇徒呼喊着說：「假使我不接受呢？」

「在那種情形下面，」鎮長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等着你拔槍。」

唐突向旁一閃。他的隨從仍舊騎在馬上，不過已走到路邊。勇特全神灌注着他們，牙齒緊咬着雪茄。唐突粗聲而又譏諷地大笑，接着伸手去拔槍。

兩聲槍響打破了寂靜。唐突彎曲地站在馬路當中，好似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他的雙臂下垂，手槍自顫抖的手指上落下，顯然地他在掙扎着嚙最後一口氣，他的雙膝跪在地上，終於癱倒氣絕。

有人在喊叫。勇特從路邊走出來，手裡舉着槍，對着跟隨唐突來的人。他端正又嚴肅地站在那裡，冷靜地估計

他們之間的距離。他說：

「我的名字叫威廉，勇特。我以本州警官的身份向你們說，如果把這件事再擴大下去，你們將被逮捕，而且執行吊刑。」

這群兇徒震驚得幾乎麻木，他們一貫相信唐突是無敵的，結果一槍未發就被射死了。紅髮青年從酒店裡衝出來，準備射擊。一些剛強的鎮民從商店裡跑出來，手裡擎着散彈槍指着他們。鎮長站在那裡微風不動，他說：

「如果有人光明正大地到本鎮來，我們會容納他。現在都滾回山裡去！」

馬上的人一蹶不響地掉頭回去。人潮湧向街頭，唐突的屍身立即被包圍得風雨不透。

鎮長跑進雜貨店，抱着林妮，瑪麗出來，他擋着她的臉，使她看不見人群與死屍。勇特放回鎗後，把已經咬碎的雪茄丟掉。旅館老闆走過來喘着大氣。勇特掏出一塊錢給他。「付我的賬！」他說。他接着一直向馬廐走去。「替我備好馬。」穿過街過，他走進鎮長辦公室。

麥克林抱着林妮，瑪麗坐在椅子上，雙臂緊攬着她，他的眼睛望着門口，當他發現勇特走過來時，臉上滿佈着痛苦的表情。

「我來和你們道別，」勇特說。

鎮長畏縮地說：「怎麼——」

「我現在回總部去。我的報告是奧羅·布蘭死在勞伊格鎮的街頭，由於心臟被子彈射穿，就此結案，先生。」

鎮長把林妮·瑪麗放在地板上，然後站起來。他顯然在努力控制着自己。「唐突——」

「誰能確定地說？」勇特插嘴地說，似乎他不願意再聽鎮長多說下去。「案子結了。」

「勇特——你真是條漢子！」

「非常困難把一種秘密完全地隱藏不露，」勇特喃喃地說，他好像想多說些話，但是他看見蒼白的林妮·瑪麗站在後面注意地聽着，她雖然聽不懂他們說的簡短的語句，可是她感覺到其中的意義與她日常所遭遇的完全不同。勇特彎下腰，抱起她來。

「林妮·瑪麗，」他慈愛地說：「沒有多久你就要四歲了。當妳燃點妳生日蛋糕上的小蠟燭時，不要忘了當中有一根是爲了想念一個老頭子。他在離開妳很遠的地方，而且是孤單的一個人。在那天晚上睡覺以前，別忘了也想我一次。」

「要我吻你嗎？」林妮·瑪麗問他。「好。」她伸出纖弱的手臂，抱着他的脖子大方地吻他，他放下她；把頭接近鎮長，嚴肅地說：

「很高興認識你。三年，七個月，兩天。你說的對，的確是變得和從前不同了……好了，再見。」

他轉身走出去，上馬後緩慢地走開勞伊格鎮，眼睛向前望着迢迢的旅程。他走到鎮邊回過頭來，看見林妮·瑪麗站在街頭，舉着小手向他示意道別。勇特脫下帽子，鞠一個躬，好像當她是貴夫人一樣，他又策馬前進，孤單地一個人。

一位老紳士第一次坐飛機，心裡直害怕。引擎一發動，他老人家就閉緊了眼，口中喃喃地數到一百。然後張開眼來看着窗外。

「喝，看下面那些人小得真像螞蟻了。」他奇怪地向鄰座的旅客說。

「牠們本來就是螞蟻呀，」那位鄰座旅客說，「我們現在還沒有起飛呢。」

× × × × ×

一位法國政治家在他事業的早期曾和許多人決鬪過。有一次他約定跟人在某一鄉間決鬪，離巴黎頗有一點距離。

他和他的對手同時到達火車站去搭火車。他的對手買了來回票，他只買單程票。

「難道你一點自信心也沒有嗎？」他的朋友問道。

「正好相反，」這位政治家回答道：「我永遠是在決鬪後利用對手的那張回程票回家的。」

## 老 虎

Mary Dirlam  
著 譯

在馬克·史實塞看來，此時此地，在這間屋子中，他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暫時歇一下的時期了，他生活的一個階段業已過去；另一個階段即將開始。

他以藝術家的眼光，打量着他周圍的事物，這裡，坐在他對面的是哈柏教務長——每一個角度都顯出一副強健而精力充沛的身體，窗外是熟習的希爾特藝術學校的建築，在這裡，馬克渡過了四個年頭。哈柏的桌子上，放着那本大的畫稿，上面署名「史實塞。」

哈柏在說話之前，隨意翻着畫稿，然後他抬頭微笑着對着坐在他對面的年青人。「唔，這裡，馬克，」他說。「你已經完成了同我們在一起的一段了。你學會了我們在此地所能教給你的。其餘的將是工作，經驗——發展了。」

「我知道，」馬克低聲道。他看着教務長繼續翻着他的畫。這些畫紙和畫布就是他的成就，是他這些年來他知道他將成爲一個藝術家的產品。

哈柏教務長從畫稿中抽出一張水彩畫，意味深長地點點頭。「是的，」他說，「你會成功的，他們會慢慢地承認你——先是藝術家，後來是批評家，大眾也是遲早會得領悟的。」

「你爲什麼看那一張風景畫呢？」馬克問道。「那一張是我在中學時代畫的，很不好的一張。」

「是有缺點，」哈柏答道，「不自然！不初期。但

是其中也有些東西的。你中學的作品總是使我感覺興趣，你知道吧，自從你第一個畫稿送到我這裡就是如此」他放下那張水彩畫，陷入一種回憶的情調中，「那個畫稿——馬克，史實塞，費吾中學，十七歲。」那一年我們收到好幾百中學的畫稿，但是你的畫有一種不同的事物存在，你的畫顯示出發展，學習能力——從好到更好。你知道還顯示着什麼嗎？」

「不知道，」馬克說，「是什麼呢？」

「一個教師，我老是想問你關於那位教師，不管他是誰，他知你你能做什麼，和如何使你做出來。」

「老格林包恩，」馬克柔和地說道，「他叫做托姆·傑·格林包恩。但是——」

「但是什麼？」哈柏問道。

「我不確實知道我將要說什麼，」馬克笑道，「不過無論如何那位格林包恩，我的中學藝術教師，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人，他是個老虎。我實在是恨他的，他總是爲我抱憾，他對大多數人都是很好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總是錯的，每次我要和他妥協，他總是用些諷刺的批評把我推回原位。看來他像是竭其所能地要和我愉快的。」

馬克停下來，對哈柏從畫稿中拿出的那張水彩畫凝視着。那確實是一張不好的畫——笨拙，不明確；但是在當時却不是這樣想，如何批評自己的作品也是需要好多

年功夫的。回想在中學時代，他的每一張畫對他都像是特別美妙似的——即令這一張水彩畫。

馬克記起四年前六月的那一天，當他把這一張水彩畫放進預備送到布蘭特藝術學校的畫稿中的情景，那時正是畢業典禮的前一天，課程業已結束，馬克全心全意地渴望取得布蘭特的四年獎學金，他走進學校的畫室來收集他最後的一些圖畫，作爲送去布蘭特的樣本。他讚美地拿起那張水彩畫，他一還是對自己的作品十分喜悅，此時老格林包恩走進屋子。

「我很抱歉，」格林包恩諷刺地批評道，「打擾了藝術家和他的作品之間的動人場面，我希望我沒有闖進來。」

馬克臉紅起來，把水彩畫放到桌上：老虎格林包恩和他的惡毒的言語。唔，他不會再忍受多久了。

格林包恩走到畫前，挑剔地看着，「一無是處，」他刻薄地說道，「我奇怪你怎麼能想着這是一張畫。」

「聽着，格林包恩先生，」馬克開始道，「我——」格林包恩打斷他，就如同馬克沒有講話一樣，他那多節的食指順着畫上的一個線條劃過，「從這裡到這裡，」他以那逆耳的有金屬聲的聲音說道，「這混亂，不肯定，這裡哩，」他指着另一處，「這顏色就如同用洗衣刷子刷過的一樣，」他看起來好像遲疑了一下。「這樹，」他勉強加上道，「樹是好的。」

馬克嘗試吞下他的憤怒，一如他以前許多次一樣。在所有這種情形下，他總是咬緊嘴唇，一聲不響，譬如格林包恩叫他同一事物畫了又畫，即令馬克已經確定是再沒有毛病，不能做得更好了，他仍然不予承認。他曾經在默默的憤怒中畫着困難的透視射影畫，那是他一點也不想畫的，而格林包恩堅持他必須畫。他也記不起有多少次他真要把畫筆或炭棒擲到格林包恩的臉上，但終於抑制住了。

馬克想着他必須控制住他對這位頑固不近人情的教師的憤怒，他不能同他開翻，他不能放棄他的美術課程。因為馬克知道，也從沒有懷疑，他必須要成爲一個畫家。那就是說他必須進藝術學校，要進藝術學校，那中學的分數就得儘量能夠保持優秀，沒有獎學金他不能進藝術學校——沒有優良的中學藝術課程的成績就不會得到獎學金。

但是現在，學年結束了，不管老格林包恩是怎樣說馬克的，也已經在布蘭特藝術學校送來的獎學金申請表上說過了。而馬克痛苦地確定格林包恩給他的推荐，最多也不過是平平而已。

他把他的水彩畫從桌上搶過來。「我怕我對你其餘的批評不感興趣了，格林包恩先生，」他憤激地說，「我們就要分離了，我不能說我感到抱歉，你從來就不喜歡我——我不知道爲什麼，我也不再介意。用不着說我也

可以加上一句話——他輕蔑地說，「司庫爾的名字在藝術界比你的名字是有意義得多了。」

一陣痛苦的陰影，掠過格林包恩的臉上，他沒有回答，馬克乘機拿起書襖離開。

一走出來到六月明亮的日下，走着最後一次費吾中學到畫室的路路上時，馬克經驗到一種悔恨的痛楚，也許他不應該對格林包恩這樣粗暴，過去的不平，也再沒有計較的必要了。還有，他不能相信他是不對的。也許做得對。格林包恩也許可以想想馬克對他說的話，而認請公平的所在。

實際上，馬克自己承認，格林包恩通常教學生完全是對的。大多數費吾的男女學生都喜歡他，他對拿不好畫筆的小學生們是有耐心而溫和，笨拙的學生有一點進步的跡象時，他總是予以鼓勵。爲什麼他選了馬克作爲他的特別犧牲呢？馬克只能相信那是嫉妒——嫉妒一個十幾歲的青年已經比五十八歲的格林包恩顯得更有了才能了。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是年代很久，而是經歷上感到很久。現在，坐在哈柏教務長的辦公室裡，馬克覺得很難記起在他獲得布蘭特獎學金以前那一年所有的細節了，在布蘭特，他工作勤奮，贏過三次重獎，甚至賣出了一兩張油畫，下星期畢業時，他即將被宣布爲旅行法國兩年研究獎學金的獲得者，到那裡，他將從葛斯特夫親自學習了，他現在在巴黎有一畫室，費吾中學

同樣不喜歡你，假如我不知道，假如我不能確定我還不錯的話，你從一開始美術課就使我氣餒了，也許那就是你要做的，但是我——

格林包恩在這憤怒的孩子面前泰然地插入道，「但是你從不懷疑你的天才。我們兩人都知道，你總是確信你自己的畫，以你自己的意思，你是不會錯的。」

「別說了，」馬克反斥他道，情緒激動，忘記是同老師在講話，「即令你不承認，你一定也知道，我在費吾是一個好的學生，就在這間屋子中，你站在這裡，葛斯特夫·司庫爾告訴我們兩人，我是他在這裡看到的有希望的學生之一。」

葛斯特夫·司庫爾是一位著名的德國畫家，年初曾經應格林包恩的邀請來費吾中學參觀，那時，格林包恩曾經特別給司庫爾看馬克的作品，而司庫爾的反應是極其熱情，「我的朋友，」他說，興奮地執着格林包恩的手臂，「這年青人會有成就的！」

現在格林包恩說話時，嘴唇拉緊成一條線，「啊，是了，我們的熱心的朋友司庫爾啊！是他的不合時的讚揚造成你的錯誤，我想，他給了你很多理由相信你自己的優秀。」

馬克把他最後一張畫塞進書襖，「那，」他答道，「比你對我做得多得多了，一個完全陌生人，走入畫室一會見——而他給我的鼓勵，多過你一整年給我的。我還

和格林包恩似乎都是遙遠的過去了。

「你已經變了，你知道，」哈柏突然說道，「我在一九四八年給你獎學金唯一躊躇的是人品的問題。當你來會晤我時，你很自滿——自信太強，現在你仍然自信很強，那是你應該如此的，但是你已经學會了接受批評，知道你的短處。」

馬克笑起來。「想起這件事來，」他說，「我想我在那次會晤時確是令人不能忍受。這位教師，我剛向你提起的格林包恩——也許要負一部份責任。我很少從他那裡得到獎勵，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自己吹噓了。」

「格林包恩？」哈柏教務長問道，抬起眉毛。「格林包恩從沒有獎勵你？」

「怎麼，是沒有，」馬克答道，「如我所說，他總是爲我抱憾。」

哈柏從桌上站起身來，走到文件櫃處。翻了幾個書夾，最後抽出一張紙，「讀一下，」他提議道，遞給馬克。

馬克接過來，小心地展開，讀着：

費吾中學校

費吾，俄亥俄

藝術科

六月卅日，一九四八

親愛的哈柏教務長：

我意欲耽誤你一點時間，看一看我爲馬克·司實塞，一個布蘭特藝術學校四年獎學金的申請者，寫的信，因爲我感到以平常標準的準繩去核定，不完全適合這孩子的不平常的天賦。

你已經同馬克·司實塞有過一次會晤。我敢說你覺得他是自負他的天才，過分自信他將來的遠景。我也覺得他是如此，而且曾經聽我所聞地來打擊他這種性質。我希望我沒有違背規律，假如我提出這種印象是一種誤解的話。馬克·司實塞的過錯，只是他確有過人的天才所促成。他還年青；他將要長成的；我確信他必定能成爲一個出色的藝術家。假如他是過早認識他自己的才能，那只是因爲這才能是偉大的，是過於成爲他的生活志向的中心了。不像普通一般人，他是被迫而相信自己。

在他中學時代的這段時期，馬克·司實塞從未能確定他能够繼續學習藝術。他家庭境况不好，在他想要的這方面，他成功的機會，完全依靠他是否能從你所代表的「權力」下贏得認可。一旦他確定他得到了機會，他將不會那樣不安分，而能接受批評，顯出他天賦的才能。

我不強求你爲了私人的理由給予馬克·司實塞獎學金；他的天才足够當此。但是我一定得強求，他的機會

獎學金獲得者的話。」  
馬克搖頭看着，把信件放回哈柏的桌上，他的面孔發紅，哈柏是對的！他現在知道了。他一生所認識的人中，對他現在的成功，沒有人能如老格林包恩樣如此值得稱頌。

馬克的眼光再度落在那張水彩畫上。他以後看到這張畫時，他想，他永遠會感到一種悔恨的刺痛。回憶的印象，生動地湧現在他的眼前。格林包恩多節的手指着他的作品：「擦去這些線條！再畫！」格林包恩的冷淡的，評鑑的眼色，看着一張畫好的畫：「不壞！也並不像你所想的那樣好。」然後，不是回憶的印象，而是幻想的一個老年人，充滿了解與信心，坐在那裡寫信。

「我們要送他一張請柬嗎？」教務長問。  
馬克搖搖頭。現在是無法送請柬去的了！無法再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了。

「謝謝你，哈柏教務長，」他說，「我希望我能够，但是格林包恩先生已經在兩年前去世了。」

不應爲了私人的理由，而遭擱擱。

你最誠懇的

托姆斯·傑·格林包恩

「就是這封信，」馬克讀完了信，哈柏教務長說，「幫助我澄清了關於給你布蘭特獎學金的最後的疑慮。我想信你的格林包恩先生知道他所說的這孩子的。而且」哈柏微笑着加上，「我沒有錯。」

馬克凝視着這張信，沒有回答。「六月卅日，一九四八，」信頭上的日子！那正是馬克對老格林包恩無理取鬧的四五天之後，而格林包恩寫了這樣一封信，馬克懷疑要是他自己的話，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他是否能寫這樣的信。

他的眼睛盯在格林包恩的一句話子上！「顯出他天賦的才能。」老格林包恩對馬克的觀察，實在是在比司庫爾，比馬克自己更爲正確。他對他的觀察是如此堅信，以致他寧願犧牲自己的師生感情，來儘力促成馬克將來的成就。

「你說格林包恩『爲你抱憾，』」哈柏說。「我從你的表情看來，這封信給你相反的意見。爲什麼不讓我多給你一張邀請參與授學位典禮的請柬呢？」他提議道：「我的想法是，托姆斯，格林包恩先生將是來賓中最足稱頌的人，假如他能够看到你走上講壇，作爲巴黎

## 拾 穗 稿 約

- 一、歡迎適合本刊性質之各種譯稿。
- 二、來稿請用直行稿紙繕寫，如有插圖請用墨繪以便利製版。
- 三、來稿一經刊登即酌奉薄酬，並於該期出版後十日內匯奉稿費，計算辦法調整如下：
  - 五千字以內者四十元。
  - 五千字以上五千至一萬部份千字三十元。
  - 一萬字以上部份千字二十元。
- 四、來稿務請詳細註明原文出處，如書名，雜誌名，出版日期等。
- 五、未能刊載於本刊之稿件，一經決定即行奉璧。



陣對軍俄帝與齊里特斯奧在軍集命破爭

「尤里塞斯」已拍成電影，就是年前在台北上演的「霸王艷后」，由寇克道格拉斯及意籍女星施雲娜卡洛主演。兩年之前，狄勞倫蒂斯與派拉蒙影片公司合作，開始籌劃本片拍攝事宜，電影劇本係由八位劇作家合力編寫，導演一職，則請鼎鼎大名的金維多擔任。

全片在意大利實地拍攝，由奧德麗赫本，米爾法拉及亨利方達三人分任男女主角，重要配角尚有維多里奧士曼，安妮泰艾格寶，赫伯斯等人，陣容頗為齊整。

「戰爭與和平」小說中的登場人物，總計達百餘人之多，情節曲折動人，且包含社會，人生等各方面的問題。要把這樣的巨著拍成電影，確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

本片的編劇中心，著重原著的中部及後部，敘述羅斯多夫的家庭與女主角娜泰莎的愛情生活，而以拿破崙征犯莫斯科的一段戰爭與和平為背景。

奧德麗赫本飾少女娜泰莎，環繞在她身邊的是三個男性：波爾根斯基公爵（安德烈·米爾法拉飾），庇里卑茲可夫伯爵（亨利方達飾）和花花公子阿納托（維多里奧士曼飾）。安德烈和庇里參加波羅的諾戰爭，安德烈陣亡，庇里在莫斯科一役中為德軍俘獲，被指為竊火兇犯，執行槍決前，幸得死裡逃生，最後與娜泰莎結為夫婦。

片中高潮，為兩個偉大的戰爭場面：波羅的諾戰役和莫斯科攻守戰；這兩幕的外景，是在芬蘭拍攝，並向意大利政府借調陸軍一萬八千人，駿馬八千匹和大炮三千餘。片長一萬八千七百呎，放映時間達三小時半，影評界

## 羽·片·影·西

## (一) 戰爭與和平

原名：War and Peace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藝體彩色片

取材自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全書長達一千四百餘頁，為世界上最長的小說之一。

三十餘年來，想把這部巨著拍成電影的製片家，頗不乏人，但因原著過於龐大，戰爭場面又多，是以均不敢貿然嘗試。

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著名製片家狄勞倫蒂斯隱居下普利島，以讀書消磨時光，當時他最感興趣的兩部名著：一部是荷馬的「尤里塞斯」，一部便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結束後，狄勞倫蒂斯決心把這兩部名著搬上銀幕。（



娜泰莎婆娑起舞

推認本片為繼「亂世佳人」後的又一巨構。

## (一) 鐵血軍團

原名：Darby's Rangers

華納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黑白片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真實故事，描寫美國狙擊兵團達柏上校——隸屬巴頓將軍麾下的光榮事績；達柏上校率領部下的狙擊兵，轉戰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等地，厥功至偉，最後不幸陣亡，光榮殉國。

達柏上校被公認為美國最傑出的帶兵官之一，為了不願離開他一手訓練的部屬，他拒絕升調。每次作戰時，他總是身先

士卒——在他殉國之前已兩度負傷——贏得部下的無限欽佩和愛戴。

片中的達柏上校，係由觀眾所不太熟悉的傑姆士加勒飾演，加勒曾在「超級空中堡壘」，「櫻花戀」及「凱恩艦叛變記」等片中充任配角，因而貌醜肖達柏上校，故得有此光榮擔任本片男主角。

導演威廉維蒙為拍攝本片，特請羅毛雷上校擔任技術顧問，羅氏原為達柏上校狙擊兵團中的營長，亦在片中出現——本人飾演本人。

達柏上校的狙擊兵團當時共包括三個營，總計一千五百人。得獲生還者僅一百九十九人。拍片之時，這一批劫後英雄被邀赴華納製片場參觀，他們見面時的招呼語不是通常的「哈囉」，而是：「噢！你怎麼還活着！」

本片女主角為德籍麗星艾琪卡却蕾，在法國影壇有「灰姑娘」之稱，因為她的一雙纖足非常秀美。

## (二) 比翼雙飛

原名：The Lady Takes A Flyer

環球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新聞人物拉娜透納繼「冷暖人間」後的又一新作，是一部充滿人情味的愛情片。

男主角為「白頭小生」傑夫陳德勒，飾退職的空軍上校麥克。在偶然機會中，他邂逅秀美英挺的女飛行師梅姬（拉娜透納飾），兩人一見鍾情，結為夫婦，婚後生活美滿，但麥克生性不羈，不耐坐辦公室，親駕飛機再度出航，此時梅姬已懷孕待產。

美麗空中小姐妮琪（安德麗馬丁飾），因職務關係與麥克時常接觸，久而漸生情愫。梅姬生子後，發現丈夫移情別戀，為了不願失去丈夫，她決心不再獨守家中，不願



麥克的反對，她重披飛行衣，親駕飛機飛往英國，麥克隨後追趕，先她到達。

濃霧罩沒機場，梅姬的飛機不能降落，緊張的麥克用無線電通知她跳傘逃生，當梅姬安全着陸時，麥克大喜過望，夫妻熱烈擁抱，和好如初。

本片由英國皇家空軍協助攝製，外景遍及東京，加薩布蘭卡，法國及意大利等地。

## (四) 神經艦長

原名：All At Sea

米高梅公司出品

黑白片

這是一張風趣幻想的喜劇片，因主演「桂河橋」而榮獲本屆男主角金像獎的英籍明星亞歷堅尼斯，在本片中又大顯其喜劇的才華，飾一位異想天開，滑稽突梯的神經艦長亞布羅斯。

他出身航海世家，為了保持家族的光榮傳統，他投効海軍，居然升到上校階級，但他一向有暈船病，不但沒有指揮過軍艦，連軍艦的甲板都沒有踏上過，他在海軍中服務，祇是給軍醫當作暈船病的研究對象而已。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退役歸來，買了海邊的一座廢碼頭，幻想是自己的旗艦，並把這座廢碼頭改建為海濱



遊樂場，既過官廳，又可做生意賺錢。

市府委員之一巴靈頓太太（愛倫布朗妮飾）的海濱別墅，因係還章建築，遭受市府取締，亞布羅斯本助人助已精神，歡迎巴太太將這座擁有廿四間房屋的別墅搬上碼頭，作為艦上的房艙，巴太太感恩圖報，洩露市長要拆除廢碼頭的消息，亞布羅斯靈機一動將這座碼頭改為外國商船，氣得市長暴跳如雷，但却奈何他不得。

亞布羅斯在雜誌上大登廣告，將這座碼頭稱為「永不動搖的船」，招來無數怕暈船的遊客。一時生意興隆，亞布羅斯和巴太太兩人不禁笑逐顏開。

市長携法律顧問再度前來問罪，聲言這座碼頭既是商船，則商船泊岸需繳海港費，亞布羅斯情急智生，命木匠鋸斷跳板，作為船已離岸出海，不必付碼頭費。

兩次受挫的市長，又想到一個妙計：派來挖泥船，挖掘碼頭下的淤泥，因為碼頭的樁柱埋入土內如不足十二呎，則即不合規定，可加取締。誰知亞布羅斯在雷達幕上發現挖泥船後，就親駕小艇（他已從巴太太處學得不靠船的妙法）攻上挖泥船，他開動挖泥船，將市長等一千人拋入水中。

然而他的旗艦經過這場戰役後，竟是擱淺中斷，亞布羅斯乘着半截旗艦隨水漂流。抱定與旗艦共存亡的決心，不料第二天漂到法國海岸，大受歡迎，被譽為海上英雄，商船協會也頒發他獎章，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片中出現一位太妹型的少女，與亞布羅斯大跳其搖滾舞，此妹就是瓊柯蓮絲的妹妹賈姬柯蓮絲，年方双十，面貌身材，較乃姊均無遜色。

### （五）萬里追踪

原名：Man Hunt

福斯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是一部以動作見長的西部武打片，描寫一個愛好和平的青年，被誤認為殺人兇手，在被毒人家屬的苦苦追踪下，他無法辯解，善良的本性又使他不能開鎗傷人，祇得退讓逃避。

逃亡途中，他邂逅一位少女——牧場主人的女兒，對她暗生愛慕。為了怕累及無辜，他不敢久留，忍痛離去。槍聲使他趕回牧場，發現牧場主人已被追踪者擊傷，憤怒的他，不能再行退讓，與追踪者展開一場激戰。圓滿的結局，仇恨消解，他與牧場少女的愛情亦告成熟。

本片男主角為曾與瑪麗蓮露露合演「巴士站」的唐茂



雷，女主角為「冷峻人間」中飾拉娜透納女兒的新星黛安瓦西，兩小明星初度合作，演來成績尚佳。

### （六）飛車生死鬥（港譯名）

原名The Devil's Hairpin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藝體彩色片

是一部以賽車為主題的片子，敘述美國飛車大王尼克的不平事蹟。

康尼爾威特飾飛車大王尼克，他參加無數次驚心動魄的賽車，贏得「飛車大王」的榮譽，他有令人羨慕的財產，美貌如花的女友，但他的為人却是兇猛狠毒，見利忘義。

為了達到願望，他時常不擇手段，搶奪好友的戀人，撞毀對手的車輛；他不懂對朋友如此，對自己的親兄弟也毫不留情，他的弟弟強尼變成殘廢這是因為在一場車賽中，尼克為了爭取勝利，不惜撞毀強尼的跑車。

曾受他傷害的雷戈德，為報前仇，請來駕車技術特別優良的東尼，向尼克挑戰。尼克雖已退休，但好勝心切，接受東尼的挑戰，毅然參加比賽。

此時的尼克，發現他的朋友都不值他的行為，甚至連女友凱萊（珍華蓮絲飾）也公然反對他。車賽之日，他坐在跑車中，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孤立的，這感覺使他痛悔既



往，決心改過。

車賽開始，他與東尼果然展開激烈競爭，觀眾都以為他必然重施故技，迫使東尼撞車傾覆。誰料他却因東尼的安全，放棄超車機會，最後全憑真實的技術，奪得勝利。

片中最壯觀的一個場面，是二百輛跑車飛馳的驚險鏡頭——拍攝此鏡頭時，招來觀眾八千人之多。

本片由康尼爾威特自導自演，女主角珍華蓮絲就是他的妻子，因此片上的愛情鏡頭，演來更見逼真自然。順帶一提的，是片中的一位鳥明星——能言的綠鸚鵡，牠給緊張的劇情帶來輕鬆和笑料。這隻鸚鵡名叫路易威特，牠會唱歌，會扯頸作態，還會對漂亮的女人吹口哨。

(七) 保險箱巨竊案

原名：The Safecraker

米高梅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黑白片

雷米倫繼「里斯本」後的新作，敘述一個具有双重身份的倫敦人，他是製造保險箱的專家，又是偷啓保險箱的竊賊。

失風被捕後，判處十年監禁，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他報國自新的機會！利用他的專門技術，開啓保險箱，取得潛伏英國的德國間諜名單。

他光榮的完成任務，但不幸死於德軍的槍彈下。光榮殉國的他，變成民族英雄，不再是偷啓保險箱的竊賊。本片由雷米倫自導自演，是一部情節緊張的戰爭間諜片。



一個劫匪混入了銀行，悄悄地站在一個出納窗口，把一張紙條遞給那位銀行出納員，上面寫着：「你已在我監視中！把所有櫃子裡的錢拿出來給我。」銀行出納員也寫了一張回條送回：「請你到第二個窗口去。現在是我的午飯時間了。」

(新) (書) (出) (版)

糖的故事

每冊定價六元

拾穗譯叢第十九種

名劇選譯

茶與同情

每冊定價七元

拾穗譯叢第二十種

小說名著選譯

北敦莊

每冊定價七元

讀者賬號免  
訂戶行  
購劃寫信  
本，本長  
社，本長  
月，本長  
刊，本長  
或，本長  
譯，本長  
之，本長  
款，本長  
項，本長  
請，本長  
用，本長  
局，本長  
郵，本長  
二，本長  
五，本長  
八，本長  
七，本長



### 肺結核疫苗的新估價

醫生們對預防肺結核疫苗 B C G (Bacillus of Calmette and Gueren) 的效用發生了懷疑。他們獲得一致結論說 B C G 對享受衛生和健康標準較高的人們並無用處，可是也許對住屋環境過份擁擠，衛生標準較差的，經常在肺結核菌威脅之下的人們有好處。現在這種疫苗的效用已經過長時期的試驗獲得了結果，美國賓州大學的三位研究者發表報告說這種疫苗對美國印第安人大有裨益。他們以三千個年青人作研究，一半人種了疫苗與另一半不種疫苗的作比較（出於同一種族，在各方面生活情形相同）他們觀察了二十多年，發現不種疫苗的人比種疫苗的人，因肺病的死亡率幾乎大了五倍——六十人與十三之比。

### 法國人飲酒成生

法國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段時期的嚴肅生活以後，益加嗜酒若命。根據巴黎的一位專家高特留斯基博士的統計說，法國人因飲酒喪生的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因肝臟硬化症死亡的人，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五〇增加了四倍，

到一九五六年又增加了三倍。一九五六年最高峯的全年有二〇,二七九人因酒精中毒死亡，一四,一七六人因肝臟硬化症死亡。而罪魁禍首便是法國人最喜歡的烈性酒類，如紅酒或 Le Gros Rouge，當然肝臟硬化症的原因並不單是酒精，只要其他飲食方面能適當平衡，也可以不致發生這種疾病。可是在法國人的情形看來，肝臟硬化症的起因却很顯明地是由於飲酒過度。在上述的那些死亡者中曾對八千名作過調查，發現他們都喜歡喝酒，每天總得喝上二到三夸脫之多。  
Time June 16 1958

### 食物和衛生的小常識

發燒的病人千萬不要給他喝牛奶。  
牛肝的營養價值高於豬肝。  
減輕體重的最好方法是不吃早餐。  
治療關節炎要避免吃肉類和蛋類。  
酒可補充血液  
在鋁鍋中煮食物易得癌症。  
食物不可存放在已開的罐頭裡。  
大蒜可治高血壓。  
牛酪和牛奶會引起便秘。  
牡蠣，生雞蛋或橄欖促進性慾。  
黑麵包比白麵包的卡路里要少些。  
Science Digest, June 1958

### 節省牙醫時間

Newswave April 28 1958

### 癌症治療的進步

美國治療學院的指導海勒博士在一九五八年美國癌症協會上發表說，今日美國已有八十萬人在癌症的侵襲下得慶更生。最新的治療方法可以使每三個患癌症的人中有一個人獲救。但在三十年前却只有十分之一的機會。  
Today's Health M.Y 1958

### 治療孕婦的早晨嘔吐

經過了八十位孕婦的試驗，其中百分之九十因服用 Prochlorperazine (商品名為 Compazine) 而解除了早晨嘔吐的苦痛。這是美國波斯頓的蘇立文醫師在新英格蘭醫藥雜誌上發表的新消息。這一種藥是由鎮靜劑和抗吐劑合成的，孕婦的嘔吐症如果用其他休息等方法仍屬無效時。蘇立文醫師就開這種藥方給她服用。  
Today's Health May 1958

### 人造肌肉

因小兒麻痺症或其他疾病的侵襲以致雙手癱瘓不能使用的人，也許可利用人造肌肉恢復它的機能。這是在美國國家基金會贊助下對小兒麻痺症研究發展的一項成果。  
蘭道惠醫師說：「手活動器所需用的肌肉是用許多根

八年以前，牙醫生的鑽頭每分鐘的速度是六千五百轉。到今日，鑽速已達到每分鐘二十萬到二十五萬轉了。據依阿華大學的維克博士估計，這種高速度鑽頭可以縮短手術時間，使牙醫生減少疲勞。同時在高速度之下，需要的壓力也可以減低。  
不過高鑽速發生更多的熱量，會使病人感到痛苦，補救的方法是用水和空氣噴射以消散熱量，使動手術的這一部分冷卻而感到舒適。  
維克博士估計高速度牙醫器械可使牙醫生在二十年的工作中減少二年時間。  
Science Digest June 1958

### 人造心臟的新消息

一具小小的鰐膠體心臟，放進一隻狗的軀體裡，代替把原有的心臟，並使這隻狗在人造心臟下生活了二小時二十分。這一項成就是美國克利夫蘭醫院的柯夫醫生和阿庫索醫生在費城美國人造器官協會上發表的報告。這是醫學史上以人造心臟置入生物體內能維持生命的第一次。

柯夫醫生說：「如果我們有足夠堅韌的鰐膠製品可以代替人類心臟的工作，人造心臟也很完善，並且可以將原動機做得很小，能放入人體之內，但又有足夠的原動力量，那麼將來你也許就會需要這樣的一具人造心臟。心臟的更換手術如果做得很安全小心，便跟其他人體器官的更換並無不同。」

尼龍線織成的，包裝在一根長的橡皮管裡。並壓縮入二氣化炭的氣體，它的流動則藉一簡單的開關控制，當它充入管內後可使尼龍收縮。把氣體一放出，則可使尼龍肌肉恢復正常。

這種人造肌肉用一種簡單的金屬裝備像夾板似的聯接在前臂，拇指和二隻前指上。肌肉附着在手臂外側，正處於肘與腕之間。肌肉將能力傳達給拇指與手指使能有正常的手的效用。

這項發明很簡單，費用也不貴，蘭道惠醫生說一套安裝費用不會超過一百元。

在美國有五萬人因小兒麻痺症致雙手不能動彈。今後因此項發明當可得惠不少。蘭道惠醫生相信人造肌肉還可以應用到其他部位的肌肉上去。

設計這套手活動器的科學家是美國加州大學物理學家麥克平博士，現任職於洛杉磯阿耳摩斯科學實驗室。他又協助設計控制開關，以控制手的運用。從最輕的動作如握取雪茄唇骨以及最重的如運用工具均可操縱自如。

Science Digest May 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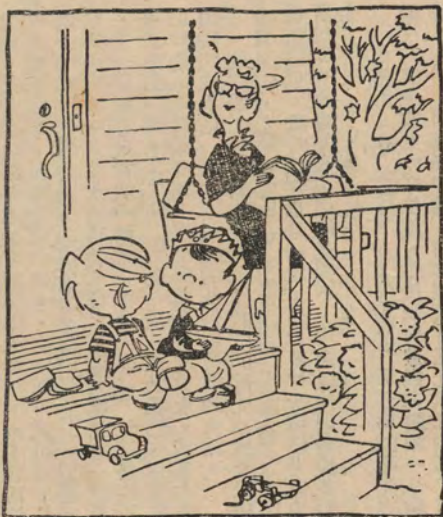
有一架機器能替代得了一個超人的工作。



小淘氣



「我在威爾遜先生的廚房裡把胃口都吃倒了！」



「如果你跟你那可愛的媽媽要幾毛錢，我們可以上糖果舖去！」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期數	地位	封底		裏頁		普通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一期		900	500	800	400	600	
二期		1,500	800	1,300	660	1,000	
三期		1,800	1,000	1,600	800	1,200	
六期		3,300	1,800	3,000	1,500	2,200	
十二期		6,000	3,400	5,500	2,800	4,000	

備註：①廣告如須製版者，照本收費

②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③廣告費於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可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月刊社

廣告接洽處：

台北市館前路七一號拾穗分社



E. P. S.

# 新攝影機的光值系統

在攝影機的設計，改善中，很少有像曝光值系統（Exposure Value system）這樣激起來多的爭辯，引起了如許的混亂，獲得了熱烈的讚仰，也受到了無情，尖刻的批評，現在E.V.S.已有四年的歷史，很多美，德和日製的攝影機都裝設了這種系統，使用新式攝影機的人，都應該明瞭這種新方法，它真的和製造者所說那樣能使攝影法簡化，使初學者易於了解，使用嗎？還是有如一些批評者所說，它只有使曝光的問題更形複雜，使初學者混亂，老手厭煩，且使攝影習慣變為草率。它是攝影機設計上有益的進步，抑或是商業的宣傳，並無實用的價值？這些問題只有仔細，公正的分析一下曝光值系統究竟是什麼，在理論上它有什麼優點，而這些優點在實際使用時如何？

才能獲得解答。

當新的曝光值系統一九五四年初度於德國攝影展覽會介紹於世界時，它的名稱是光值系統L.V.S. (Light Value System)。由是很多美國數家就選用了一個更確切的名字曝光值系統，不論稱之為E.V.S. 或是L.V.S. 其目的則一：簡化曝光手續。

常用的曝光數值為二至十八，每一個數字代表一個固定曝光程度，無論其快門及光圈之組合如何。欲求瞭解曝光值，從前是以灌裝水桶來解釋曝光作用的例子最為恰當。使軟片感光，很像向桶中裝水，有兩種方式可以加以控制：①利用光圈的大小（相似於水龍頭的大小）。②選用適宜的快門速度（放水的時間久暫），曝光值就像一排水桶，每一只桶都只有前一桶的一半量，E.V. 8 就是E.V. 7 曝光值的一半，E.V. 9 的一倍。至於我們如何來裝滿這些桶，則無關緊要——用小龍頭長時間放水，或是大龍頭短時間放水是一樣的——重要的是每桶所裝的水量。

適宜曝光所需的E.V. 數值視軟片的感光速度及光線的強弱而定，光線強時E.V. 數值也應高，光線弱時則E.V. 數值應低。軟片速度也是如此，高速軟片所需曝光值少，所以E.V. 數也較高，同樣光線下，中速軟片則需較多的曝光，所以E.V. 數也較小。

在使用E.V. 系統時，應當先將E.V. 分度的曝光表按軟片的感光速度定好位置，然後對向被攝主題測一平均光度。如果不用曝光表時，可參照軟片感光速度定E.V. 值。

通用的測光表都是指示出快門速度及光圈大小二者，而E.V. 分度測光表則僅指示一個單一的曝光值，假定這一數字為12。

然後再選定快門速度，假定用六十分之一秒，這時再把曝光值定在12上，而光圈也就自動的隨着轉到18的位置上，這樣就正好組成一相當於E.V. 12 的曝光數值。但是這並非是僅有的一個組合，如果你檢查一攝影機上的快門及光圈，就可以看到還有許多其它的組合，在一架標準的雙鏡頭反光攝影機上，可能組成下面幾組： $1/32$ — $f/16$ ， $1/30$ — $f/11$ ， $1/60$ — $f/8$ ， $1/50$ — $f/4$ 等。曝光值系統可以使你僅只轉動一個調整裝置就能選用上而這些許不同的快門光圈組合了，不像普通攝影機需要分別調整兩次，一是快門，一是光圈。這一個優點也是一些愛好E.V.S. 的攝影者所特別推崇的，是由所謂：交連器 (Cross coupling) 所達成的。

快門和光圈二者是相互連接的，二者的動作也是一同的，但却不會改變曝光值，以前述E.V. 12 為例，假設你把快門自 $1/60$ 秒增快至 $1/30$ 秒，如果只有快門單獨調整時，則曝光值就減弱了一半，但在有交連設備的攝影機上光圈也隨同增加了一位到16，正好較大一倍，結果曝光值得以保持不變，仍然是E.V. 12。快門速度增加，光圈放大，快門速度減慢，光圈收小，使曝光值保持不變，就是交連裝置的功用。

但欲使這種方法能有效的在攝影機上使用，有幾點機

械上的要求是必須先要能達到才行。

一、直線性的快門速度控制：快門調節環上各速度間的距離必需相等，而每一速度必需是前者之倍，但是一只直線快門，設計較為困難，價格也高。而普通的快門則是速度愈高的地方距離愈近。E.V.S. 快門所用的全部速度應該是 $1/2$ ， $1/4$ ， $1/8$ ， $1/16$ ， $1/32$ ， $1/64$ ， $1/128$ 及 $1/256$ 秒，這是一般製造廠所用的標準，但也有些稍加改變的如日本精工社的M.X.V. 快門，使用 $1/2$ ， $1/4$ ， $1/8$ ， $1/16$ ， $1/32$ ， $1/64$ ， $1/128$ ，及 $1/256$ 秒等。

二、直線性的光圈位置：光圈的分度位置也應距離相等，不能像普通攝影機光圈大距離廣，光圈小距離狹，而分度則仍應如舊： $f/2$ ， $f/2.8$ ， $f/4$ ， $f/5.6$ ， $f/8$ ， $f/11$ ， $f/16$ ，及 $f/22$ ， $f/28$ 及 $f/35$ 不列入，除非鏡頭最大光圈是二者之一。

三、交連的快門速度及光圈控制：並且在無交連時應能迅速簡易的予以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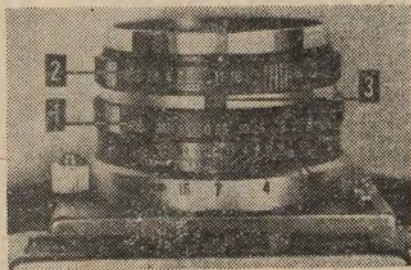
即使E.V.S. 沒有什麼其它優點，它至少也促使製造廠家做出了標準直線性的快門速度及光圈位置，一種更合乎邏輯的系統，可以減去不少在決定曝光時所引起的不調和及混淆。但是在加設第三個要求——良好的交連法，可以迅速的分開——就有機械上的困難發生了。

最常用的交連法，是把E.V. 數值刻在快門或光圈調節環上，通常多在快門環上，二環利用彈簧壓力接連，當某一小鈕按下後即可令彈簧鬆開，二者之一就可隨意調節了（圖一）。新型的Rollaflex 利用一只小開關來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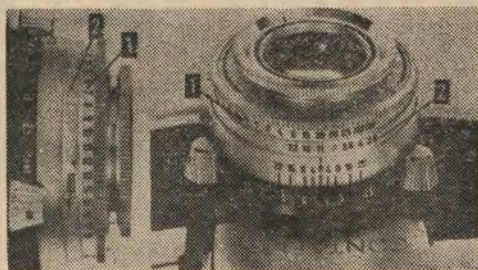
交連或鬆開(圖二)。另外一種方法是日本精工社某些快門所採用的；光圈及快門二環根本不予交連，可以分別單獨調節，但在光圈環上刻有EV數值，在二環之間的一個小口上每次可以出現



(二圖)



(三圖)



(一圖)

一個數字(圖三)，某一所需的光值選定後，可以用手指同時摳持二環旋轉就可以了。這種方法在不使用EV系統時當然是非常便利，但在需要交連時則二者常易滑脫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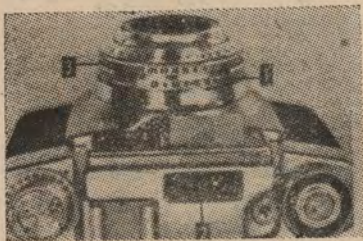
交連的主要目的

，也就是EV的特長，可以令使用者在變換快門或光圈二者之一時，曝光值仍然能保持如舊，假定光線的強弱不變，你可以自速度極高的EV變換到EV以求獲得良好的景深。或者自高速度快門減慢，都可隨意變換而無需再加考慮，推算。在普通攝影機上，則必須調整兩次：①將光圈或快門調節到新位置上，②經過一番腦力推算後，再調整另一，使曝光值保持不變。對於一些經驗不足的攝影者，仍然不易弄清快門及光圈二者之關係時，EVS的交連法確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個特長只有在一個極重要的前提之下才能有效——光線的強弱必須不變。如果光線的強弱有了變化，則必須另定新的曝光值，然後再將交連鬆開換到新的EV數值上去，而在一般的攝影機上，只需變化光圈就可改變曝光值了，除非景深重要，則可改用快門來調整。無論是EV或普通攝影機，所需改變僅有一個(當然除非光線變化極大，光圈快門都需變動)。

除了攝影機上的方便以外，EV製造者並認為這種新的系統可以使整個曝光的問題都簡化了。尤其是對於某些初學者及偶爾拍攝者，在某種程度內它是對的；在教導EV時可利用它的數字，只需隨着一個數字改變就行了，用不着去瞭解每一位數字的意義何在，但是這點並不是真正的簡化，它只不過把實際內情給掩飾了而已。

實際上EV並不簡單，它較普通的方法更為迷亂，複雜，不能直接達到所需曝光。EV數值僅是一串無意義的數字而已，只有轉換為快門速度及光圈大小後才能顯出它的含義，初學者在明瞭EV以前必須先了解攝影機上的幾個控制因素，它們與曝光的關係，和所攝得的影像關係等。除了極簡單的攝影機外，EV並不比普通的曝光法簡單，當EV數字選定後，初學者仍然要選擇使用那一個組合，用多少秒，EV呢還是1/500秒呢？除非他了解這些位置，對攝錄動作及良好的景深意義，將無從作一適當的決擇，因而初學者，在學習EV之外還得再學一遍普通的曝光法，並且如何使它們與EV系統相合。



(四圖)

攝影機製造廠在尋覓簡化的方法中，推出了一些巧妙的加設EV的方法，其中一例就是柯達的Pony II它是一具廉價的三十五種攝影機，專為拍攝五彩軟片用，它的快門是固定的1/50秒，它的光圈環上標明的是EV數值而非光圈大小，不諳原理的人只需參照機背所附的插入式曝光指示表，按軟片光速度及光線強弱選一EV數值就可以了它將普通的曝光法簡化了，但是只能在這種簡單的攝影機上供一些偶爾拍攝消遣的人用。

有兩種最新型的攝影機Agfa的Slette SL(圖四)及Voligtanar的Viomatic I，利用另外一種方式獲得簡化的效果，廢除了EV數值，但都仍然保留交連的特

長。這兩種攝影機內都附有一具曝光表，內部和快門相連，曝光表按軟片的感光速度定好，測一讀數，放鬆交連器，調整光圈，使曝光表內的標示線與指針相合即可，沒有任何數字或位置變換，交連的快門此時已定好了適宜的曝光，而可以隨時所欲的選用任一組合了。

Vomatic有兩個圓環，一個單獨控制光圈，另一個同時控制光圈及快門二者，

這二架攝影機都取消了選定EV數值的中間步驟，確是利  
用EVS的好方法。

EVS的交連只有鏡頭開快門才能使用，簾式快門及  
電影攝影機都無法使用，同時目前閃光燈所用的指數系統  
也不適用於EVS系統。對於後者有兩種方法可以解決，  
①將現用的閃光燈指數改換為EVS值，②在使用閃光燈  
時不用EVS系統。柯達的新三十五種攝影機所用的插入  
式曝光指示表就附有EV數值的閃光燈指數。如果EVS  
攝影機漸流行後，所有的閃光燈及軟片製造廠無疑均將增  
列這項資料的。同時如果有疑問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使用閃光燈時，不去利用EVS系統。

這樣EVS就成爲一個可加取捨的系統了。交連裝置  
在不用時可以鬆開，更進一步的設計應該是個快速，可靠  
的交連放鬆機構，來代目前所最常用的鑿鑿！按下一個調  
節環而不轉動另一環，實在是極爲不便的事，尤其是在需  
要動作迅速的時候。

一些對EVS系統的批評，多半都可歸納爲一點，它  
使攝影的習慣變爲草率。過度注重於把曝光簡化爲一個數  
字，EVS將快門速度與光圈的關係忽略了，因而初學者  
學會EVS而不能澈底明瞭實際是怎麼一回事。遲早有一  
天，在希望拍出一兩張特殊的照片時就必須得要脫出這一  
單一數字的圈子不可，因而他就還得從頭學起，而實際上  
這點基本東西並沒有什麼難學之處，一般人盡可應付的。  
曝光是一般業餘攝影者最易發生錯誤的地方，初學者

如欲他的照片有進步，就必需能應付它，他必須知道怎樣  
正常使用曝光表，如何參考曝光指示表，如何分析它們的  
結果，何時應不去考慮它們以求特殊的效果。優良的曝光  
技術是要靠技巧與實際經驗中慢慢得來的，沒有任何簡便  
的方法可以代替。

EVS並不足以引起攝影術的革命。快門速度！可以  
影響動作的攝取！和光圈！控制景深！是兩個基本造成影  
像的控制，遠勝於它們對曝光的效果。任何人如果不想像  
只拍一下就了事，就需熟悉它們的運用法，而不能把它  
們當作是刻在機上的數目字。

最後附一張曝光數值與光線及普通快門與光圈的相互  
關係。

有兩種方法可以使你覺得富有：  
一種是你什麼就有什麼；另一種是你對你  
現在所有的一切都覺得滿意。

甲：「你的黑眼框是誰送給你的？」  
乙：「沒有人會送給我，那是我自已戰鬥出  
來的。」

曝光值 對照表

可能出現之曝光值	相當之快門及光圈組合
2	1 sec. f/7
3	1/2 sec. f/7 1/2 sec. f/7
4	1 sec. f/4 1/2 sec. f/2.8 1/4 sec. f/2
5	1 sec. f/5.6 1/2 sec. f/4 1/4 sec. f/2.8
6	1 sec. f/8 1/2 sec. f/5.6 1/4 sec. f/4
7	1 sec. f/11 1/2 sec. f/8 1/4 sec. f/5.6
8	1 sec. f/16 1/2 sec. f/11 1/4 sec. f/8
9	1 sec. f/22 1/2 sec. f/16 1/4 sec. f/11
10	1/2 sec. f/22 1/4 sec. f/16 1/8 sec. f/11
11	1/2 sec. f/22 1/4 sec. f/16 1/8 sec. f/11
12	1/8 sec. f/22 1/15 sec. f/16 1/30 sec. f/11
13	1/15 sec. f/22 1/30 sec. f/16 1/60 sec. f/11
14	1/30 sec. f/22 1/60 sec. f/16 1/125 sec. f/11
15	1/60 sec. f/22 1/125 sec. f/16 1/250 sec. f/11
16	1/125 sec. f/22 1/250 sec. f/16 1/500 sec. f/11
17	1/250 sec. f/22 1/500 sec. f/16
18	1/500 sec. f/22

(五圖)



第二十四章

老林先生，斐立與美蓮共坐在五月上旬的陽光裡。

對於老林先生，山從來不會如是蒼翠，如是芳香，如是可人。天從來不會如是清明，藍得如是逗人，充滿了生意。他從不曾感受到生命具有如是的誘引力，感受到生活的寧靜與愉快，與覺醒後的熱烈而焦急的渴求。

他本不是宗教篤信者，而是個溫和的叛逆者，他的天地建築在理智與邏輯上。但如今他老了，已到了懷疑一切理智的境地。他想邏輯乃是老多悞，刻薄鬼，盲目的拖延者。人如果聽從了邏輯，那末與時間並行的微末進展將決無成就，可欣幸的是人竟聽從了直覺，理智的最大敵人。他又想我們永不能以科學的工具來解除人類的羸結。我們祇能直覺認識自己，在直覺的茫茫黑海之中，站着上帝，如一簇火炬，照明了四周混亂的景色。

以前，他信祇有年青的人才足能直覺的，嚮往於宇宙間的神秘力量。但現在他知道坐著曬太陽的老人，在做過了不

少事之後，他感受到直覺的全份力量。老年人之所以會懷疑理智與邏輯，因為他們已被從生存競爭的黑獄中，或從哲學的修院中解放出來。很顯明地，邏輯最為隱逸的論理學者所崇拜，把它發展到極端荒唐的程度。泥藉完善而有效的，三段論的平穩階梯，一個人可以到達他那私人天地的盡頭。泥藉誠實不欺的邏輯理智，他可以犯下滔天大罪，或是自殺。老先生懷疑大部份人都是自殺的。有一個什麼人會對人說過：「十五歲死去；七十五歲下葬。」

他是什麼時候死去的？現在此一問題比他在什麼時候下葬更為重要。不，也不重要了，反正他已復活了，在那坟墓的邊緣上復活了。

當一個人非要等脫離生命時才能清楚它的價值可愛與偉大，那是悲慘而甚至可怕的。就像快樂離開老家時，突然感到它的親切與意義一樣。他注視陽光下的每一株樹，一如他從來不曾看到過它們似的。他注視窗上的光亮，他永不會再進入那些房間了。他注視石上柔和的蔓藤，古老園中的花朵，熟習的小徑與陽光炙熱的牆。在他眼中，這所巨宅已不純是一所房屋，一個住所，一件保護他身體的物體，而是他自己的部份，他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所愛好的一切事物，所經歷的情感的一部份。當他最後轉背向門，扯動鎖洞中的鑰匙，他就是個悲慘的被放逐者了。

我們學習生活，學習瞭解，但他想時間已屬太晚了。忽然他又懷疑時間也是不足道的，也許那老人，遠行者所餘剩的數個小時，他們可以用來作一覺醒的回顧，正是人生中唯一輝煌的時刻。

舉首望天，他突然感覺到一陣寧靜的快感，一種喜悅的體驗。這不是信仰，而是更深邃的，更溫和的，更奧秘的什麼。够滿足了，他想。經過一生的



上子椅的他近湊在坐都立斐和蓮美

一生的痛苦憂患與掙扎，我們能得此片刻的快感以爲補償，藉以認識上帝的存在，人的意義以及與之俱來的輕安，已是够滿足的了。生命之光「不在海上，也不在陸上」。

他坐在太陽地裡，毛織的圍巾蓋着不能動彈的雙膝。白髮蕭蕭的頭禿裸着任微風吹拂。美蓮與斐立都坐在湊近他的椅子上。美蓮正應這一老一少之請，在誦讀柏拉圖的一本著作。但老林先生輕輕拍她的肩膀說：「够了，親愛的，即使柏拉圖本人也會疲倦的，他總是太邏輯了。」

美蓮詫異地望了望老林先生的臉，然後默然闔上了書本。

老林先生思索地望着斐立。「你對柏拉圖的意見如何，孩子？」

斐立的臉紅了。他看看自己那双美好的手，此刻是消瘦而互相扭結着，輕聲說：「我——我想幾乎所有的哲學家都把事物搞得使人厭煩。」

老林先生不會開口，但很受感動。是的，他的直覺是正確的。祇有少年與老年人才能瞭解。他把手放在斐立畸形的肩上海上。

「還有我們的新式科學家，」老林先生也在低語。「現代的唯物主義者——他們也把事物搞膩煩了。我們的科學家受了達爾文，赫胥黎與其他許多人的毒，有一天會從他們親切的唯物論中伸出頭來，崇拜自然律，爲重新發現一個上帝，也許是在試管裡，在原子內，在地球上，地質學或化學中。這對他們將會是如何一個震撼？」

美蓮從斐立看到老林先生，他們是那麽相像！除了新英格蘭清教徒的白哲與拉丁民族的驚黑之差異，後者是斐立的膚色。他們的寧靜與自制掩不住某一種的活力。他們同具一種溫文但却似鋼鐵般的毅力，不露鋒銜，但堅強無比。她嘆口氣，把手壓在書本上，望着下面的山谷。

老林先生聽到了這聲喟嘆，他陡的集中注意在美蓮身上。他怎會不會覺察到？這幾天的美蓮是如此地蒼白消瘦，如此地疲乏而沒有精神。他對此刻所見的感到焦急，美蓮的手姿與活力到那裡去了。他原常把她看作一匹不羈的母馬，站在山頭上，聰明而奔放，因寓意於有味的冒險而抖擻。他現在記起已久不開她的笑聲了；她在屋子裡像個幽靈似的，說話的聲音也低沉而沒有節奏。他又記起瓊珊曾不甘願地譴責過美蓮對家務責任的忠誠，與她那新獲的常識。（瓊珊已發現美蓮並無取而代之的企圖，她祇滿意於做一勤儉而資淺的下手，爲此瓊珊會是十分感激。她迄今尙未對但小姐的參加表示怨言，莎麗大致不會這樣的友好和「識相」。）

老林先生知道美蓮與城內的太太們一點也不熟，但也不會掀起她們所熱烈預期的嫌惡。她們會備齊了甲冑來對付她

，然後發現她竟是赤手空拳，而且毫無敵對姿態。於是她們開始接乎她們寧靜的日常生活中來，甚至給予若干善意。她所有的大膽作風，不嫻雅的笑，尖刻的評語都不見了，她已安定下來，也是一位良家婦女了。她們設時間一久，她一定變得十分可喜，因爲她可能正體認到她現在的好命運，她那出身與其他於她不利的條件。

老林先生憤憤地記起這一切，自向：美蓮發生了什麼事？是否她也感到所責實在太多了？但他知道美蓮不會這樣想，她不是個質朴的人。她早就知道該付出的代價是多少。當與益甫在一起時，她是溫和而順從，總爲他儲備少數笑容。當他接近她時，她時常靠着他，將手放在他的手裡，似在尋求保護。顯然她並不厭棄他，而是喜歡他。但老林先生常見到她望着她丈夫的表情，他看到其中有恐懼，自卑與失望。雖然，這些都是他下意識地觀察到的；祇現在却在明顯的意識中紛紛現起。

是厭惡了這泓死水中的寧靜生活？尙有更甚於此者。她覺得缺乏活躍與刺激？她身上本蘊藏着壓制的活力與興奮，似乎她也知道潔身自約。但如今這憂鬱像倒下一塊墓碑，把她壓在下面，她祇是茫然地，緩慢地在移動，盲目機械而無助地。

他對美蓮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不會誤會美蓮悔恨這場交易，或是她想回返在蘇益甫之前苦迫悲憐的境況中去。一定是別的什麼奪去了她臉上的光彩，眼中的神色，使她的嘴唇蒼白，步伐滯重，聲音柔弱。

瞬息間他生起某一想念。不，婦人在那種情形下會不自主地綻放，變得豐潤而有血色。美蓮一定患着什麼心病，密藏但十分傷人的凄感。

他的警覺提高了。這女孩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他愛她本甚于愛自己的女兒。是什麼東西已把她的生活攪去了，易以靜默而輕俏的死氣。也許是她的一個親戚死去，誰又是她親近的？他知道她一個也沒有。在這沉寂有規律的屋子內，能發生什麼事呢，而且即使瓊珊也已成爲她粗聲嚷氣的朋友了，益甫與斐立崇拜她，友洛也向她表示一個親戚的普通交情。是什麼人使她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美蓮，有什麼不舒服？你看上去不大好，我真蠢，以前怎麼不會見到！」

他以銳利的警覺注意到如何遲緩而沉重地，她抬起她的頭來，黑髮已失去了光輝。現在她在向他微笑，但他那疲乏心跳得加劇，因爲關心她的眼神中充滿了陰沈的痛苦。「維廉叔叔，請不要驚嚇自己，」她溫和地說。「祇是因爲——春天太溫暖了，使我疲倦。」

「自我病後，你一直在不舒服！」他抱歉地嘆着。「這對你是太辛苦了。」但他並不相信自己的話。

「因為我太焦急了。」她說，他那敏銳的耳朵捉到了她的遁辭。他又靠著椅背坐下，復歸沉默。斐立跟著以摯愛的關切望着他繼母。他不自禁地在暗中伸過手去，她握住了它，緊捏的，藉以使他安心的微笑。

老林先生說：「這地方從沒新鮮的事發生過。你需要年青的人作伴，美蓮。等友洛將莎麗娶過來之後，對你會好些，你們差不多屬於同一年齡。」他笑了，暫時忘却心中的焦急。「在我們一向肅靜的屋子內聽到孩子們的奔競，應是件愉快的事。」

美蓮纖細的手指把書本握得更緊了，嘴也抿得更緊了些。老林先生又恢復了對她的關注。「美蓮，能否與我和斐立同去薩拉吐迦？自然，你並不如我們老年人那樣思慮關節。」說到這裡，他給斐立以一個溫和的笑。「但那邊海會對你有益。」

「不，這對露瑪是不公平的，把一切都留給她。」美蓮以呆滯的聲調回答。「還有，」她自己也笑了。「我曾經向益甫提出過，當他把你們留在薩拉吐迦，而自己為業務上紐約時，我想與他一起去。可是他聰明地認為我應該留在家裡。」一陣暗紅推上她的面頰，又升到前額，她自己暗想：「等他回來時，這陣子尷尬該結束了。上帝保佑我，等他回來時，我該使自己的體力與理智稍稍恢復些。我可以有一段時間來思考一番。」

老林先生看到了她的紅暈，他想這是對一位專制丈夫的不滿，很自然的。但他明智地不加任何批評，祇是以更增長的關切望着她。

發光的太陽已向西邊山頭墜落，山下的谷中，另塗上一層更柔和，略帶朦朧的光采。平台上的三個人可以聽到園丁們在修剪的聲音。他們聞得到百合花，野櫻桃，蘋果花的芳馥，與青色地上散放的香氣。上面的窗戶慢慢地透出燈光。跑道上車輪的聲音，又聽到益甫與友洛的談話聲。他們兩位從屋子的一邊轉出來，向他們三人愉快地招呼。

「天氣真好，」益甫說時，脫下帽子，讓逐漸勁速的風吹拂頭髮。

「我正對益甫說呢，天氣好時，工作乃是罪惡。」友洛友好地笑着望他們三人說。

不大幽默的益甫突然變得正經了。「一個人必須工作以求生活。」他簡短地說完了，隨即繃了眉。自從老林先生病後，他與友洛已相當協調了，他熱切地希望他弟弟不再趨向玩世與夙昔的不正經。

友洛笑了。「如果一個人必須永久工作以討生活，那麼他的生活就無絲毫價值了。」他躺在草地上，眼望着天「在美國，我們需要一項新的教育。美國人民應該被教導去認識人不能單靠麵包而生活。他們應該知道為工作所費的時間愈

少愈好，世界上充滿了新奇愉快的事物，祇有長時間的閒適才能保持它們。一個整日價把生命浪費在一架機器或一張寫字桌上的忙人，決不能去攻入宇宙的核心理。」

他以黑色而嘲弄的目光環視其他的人，在美蓮那裡停留一會，又轉開去。老林先生微笑答道：「我幾乎要同意你的意見，友洛。」

但益甫毅然說「人天生就為工作。文化是工作的成果。友洛，你建議我們回復到野蠻時代？」他並不坐下，祇筆直地立在妻子身邊。

友洛說：「斯巴達人一天到晚工作，自日出直至日沒，却從來不曾造出一個高貴的影像，寫下一句詩，或是創立一個愛，美，愉悅的宗教。他們祇生產兵士。雅典人將時間耗費在樹蔭下，書廊上，但他們創立了愛美生活的哲學，寫下了不朽的詩篇與戲劇，並且為不可測知的神祇建起了殿堂。」

他舉目向父親望着，後者也報以嚴肅熱切的注視。友洛撫摸著蓋在父親膝上的毛毯。

「都是胡說，」益甫皺着眉說。「我不知道過去是怎樣，但我知道如果美國要建立他領導各國的合適地位，我們都必須工作，勤勞地工作。而且工作乃是人類的救主。」

「斯巴達，」友洛說。「與她的兵士都被遺忘了。但雅典却永久存在。」他跳起身來，輕快活潑地，現在他已很少跛着了。這幾日內，他似具有一種狂熱的活躍。老林先生發覺自己又在着意研究兒子了。對友洛，他是否也有幻象？是否真的友洛因上了年歲，變得穩重練達了？他說：「友洛，你累不累？」

「我想我是一下地就覺得累的，」兒子笑着說。「把時間浪費在工作上尤其使我厭煩，」他又接着說。「但我並非不知道工作的重要！」說着，狡猾地望着益甫。

「銀行裡怎樣？」

「好得很，」是益甫的答復，他那強壯的臉上有了光采。猶豫須臾之後，他接着說：「友洛的工作精彩得很，明天我去紐約之後，銀行是被留給一個好手接管。」他的聲音變得柔和，向弟弟作一微笑，友洛則答以一個鞠躬禮。

「爸爸！我們都把行李裝好了。」斐立怯生生地說。

「是麼？」益甫將注意移向他的兒子，帶着素昔掩藏但熱愛的目光，以溫和的聲調問。「我希望你和你的——爺爺能得到海水的益處。二星期後我再回來，希望那時你們能胖些而氣色好些。」

他將手伸向妻子，她把它握着，在他身畔站了一會，他用手攪着她，頭向她垂下。友洛從背後密切地注意着，面上

並無表情。

這一天日間很熱，到中午時，太陽雖然特別矚眼，但顯得黯淡。片刻之後，天色變得怪異，一道黃色的光，奧秘而恐怖地罩住了山頭與山谷。

寂靜把最輕微的聲響也吞沒在黃塵裡。這天是星期日，連谷中的教堂鐘聲也送不到仰止山莊裡來。下午二時，最後留存的一個僕役也離去了，緣於家中少了三位主人，璦珊的恩典賞給他們一天額外假期（她衷心熱望他們會把它奉獻給教堂與主日學校）。二句鐘後，她要來了自己的車，因為她的一位好友，城中一位律師的妻子病得很厲害，這下午璦珊要去陪她，也許晚上也在那裡伴著，僕役們都知道這件事。當正準備離家時，她焦灼地望了望怪異的天，不禁抱怨友洛的不考慮。他應該留著那小車等候她同行的，這樣才能讓車夫喬依早早開始他這額外的假期。可是不，他一定早就去看望那小姪兒但莎麗去了，而她得坐那大車一本正經地幌蕩下山。而喬依也祇有守著等她使喚，除非友洛肯在她要回家的時刻帶她回來。

「我要送個信給他，」她氣憤地向美蓮說。「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讓你換換空氣。」

「不了，」美蓮說。「我——有點頭痛，一定是爲了這天氣。」祇要想到行動一步，就會引起厭煩而使她感到疲乏。「我想在這下午睡一會，你回來吃晚飯吧？」

「我怕不會。」璦珊以戴着手套的手移正帽子。「一餐冷食已爲你準備好了。」稍一頓後，又說：「我真不喜歡讓你獨自留在這裡，連一個傭人也沒有，你如果需人照料，可以到棚中去叫哈爾來。」

「我不需要什麼照料，」美蓮淡淡地笑着說。「璦珊，不要關心我，在半小時內我就去睡了。」

璦珊仍在考慮，牢牢地盯著那少婦，她看去實在脆弱，使璦珊的責任心爲之擾亂不安。如果友洛在，至少還有個人照看著。在璦珊的世界裡，每個人都需要「照看」，各種方式的，以應付生活中不斷呈現的恐怖。她懊悔讓僕役們放假，也許可能在山下找到一個，把他或她即刻送回來。但她想這是很少可能的，僕役們有一羣間道形的本領，她猜疑他們的隱沒不會有什麼好事。她望了望天，天色是眞怪。「快有暴雨來了，」她遲疑地說。「我簡直不想去了。」但就在此時太陽又在黃霧之後顯現了。瀉下一層強烈的金光蓋住了整個景物。這使璦珊作成了決定。她說：「我儘

可能早些回來。如果你能的話，好好地休息吧，你的面色不太好。」

又遲疑了一陣，她以乾燥的嘴唇吻美蓮的面頰。由於她的善良心地，她已開始對美蓮是益甫的妻子此一想法開始協調，不再把時間浪費在怨艾與薄切上了。既成的事實促使人在心理上重新調整。她祇見到益甫是快樂的，美蓮是友善的，並不惹何麻煩，她已安住在一個負責任妻子的模型上，她爲老林先生與斐立所喜愛，她又從自己肩上升去了大部份的家務重擔。璦珊想她是遠出乎自己原來的想像之外，她並不是個忘恩的。

她坐著車走了。車途已被張開，但璦珊仍在頭上支着黑色的陽傘。美蓮望著她離去。

她走出屋外，站在靠近前門的陽台上，看山頂上慘淡的金色陽光，五月的新綠被罩上一片模糊。藍灰色的雲間透出刺目的日影，山谷在微塵中浮漾，足下的草是褐色的，松柏和杉樹的蔭影似染上了黃疸，灰色的石牆映成琥珀，窗上的玻璃亦然。奇異的景色使美蓮感到難受，因沒有一點風息。籠罩的寂靜而愈增不安。樹木花草都怔怔地呆站着，馬廄中沒有馬嘶鳴。生命似已撤退無形，又如有什麼怪異將待發生。

她覺得沉悶的熱氣在壓着肌膚，懶洋洋地走了幾步，又止住了。直覺在作理解的活動，她記起屋內應該比較涼快。她走回屋內，把橡木大門關上，站在陰暗的大廳裡，至少在這裡沒有可怖的黃光。她又徜徉入音樂室，突然又是一陣戰慄。在黯黯的壁間，每一扇窗戶都是一幅淒涼的畫。這都可怕，快有一陣暴雨來了，這天氣眞不可測。

熟習的疲乏又向她侵襲了，心上又是那分常有的重壓，在音樂室光滑的地板上，她簡直無法移步；好像在她肩上升負着重荷。緊窄的衣服刺着她的肩膀；酸疼的頸項益感髮髻的重量，双足祇是在拖曳。她撇開前額上的一綫頭髮，放聲說道：「我是太累了。」

站在鋼琴一旁，在室內靜穆的暗淡中，下望琴鍵象牙的閃光。她坐下來，悄悄地將手擱在琴上，双目向前直視。她想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必須離開，永遠離開。益甫，我給予你的是什麼？你永遠也配不上。但我將到那裡去？做些什麼？在那裡我可以躲藏？祇要我能夠死去。我是個懦弱的人，因爲我永遠忘不了，它一直跟著我。

急忙把手遮在眼上，她聽到自己的聲泣，頭靠在鋼琴上，淚珠順着琴身往下滾。她覺得這屋子的無邊寂靜與廣大空虛正壓在她身上。在她的聲泣聲中，有無助的，痛苦的哀訴聲，經受了噩夢的泣訴。

不多時候，她復歸沉靜，但無聲息的哀傷仍阻不住眼中流下的淚珠。她知道沒有逃避的方法。益甫愛她，所以她不能離開他，還有他的叔父，兒子，他們信任他，也都愛他，也都愛他。她沒有地方可去，沒有人會收容她。她沒有錢，除了益甫給他的以外。想到出走，她不禁戰慄，世界上沒一處可以讓地安靜地住下去，或是躲起來。

想到此後漫长的生命，她知道不必希望目前的痛苦會在以後多年中減輕。她怎能忍受，每天看到他，看到他與莎麗一起，聽到他的聲音，承受他不感興趣的眼光，嚙下他的笑聲與足音，那不是走向她這裡來的？她又怎能忍受去做益甫的妻子，益甫既沒有錯，也不癡，除非是錯在癡在愛了她？她曾試過，以前試過多次，想從他的眼中找出對自己的溫柔和智慧，但她終於祇能打着寒噤與在心裡哭泣，如受了折磨似的。

屋內昏暗了良久她才覺察。抬起腫漲的眼往窗戶看，它們是長方的灰色陰影。突然，閃電撕破了這陰影，射入宛如爆炸的火花。真的像是爆炸，接着便是一聲巨響，把整個房屋都震盪了。地板在美蓮的足下戰抖，牆上的護壁也格格作響；最後的震撼靜止以後，四山空間的回聲，仍在唬人的空氣中留下可怖的呻吟。

直覺地被驚恐了，她站起身來緊倚着鋼琴。屋內的陳設看不大見而形態模糊了。她聽到疾風的吼叫，打着窗，窗外則是樹的哀鳴，草的怨訴。片刻後，雨下來了，間歇地被爆炸的火光照着，如一幅透亮的水晶簾，接着又是瘋狂了似的疾雷。整個世界都被風暴吞嚥了。這頑固的老屋也動搖了。左近的一株樹被擊中了，空氣中立即滲入了硫磺氣味。

美蓮現在真的起了恐慌。她是一個人屋內，如果這屋子遭了雷擊而向她倒下來，沒有一個人會來搭救。



她站起身來，緊倚着鋼琴

她坐在琴凳上，蜷縮着，用手掩住耳朵，閉上眼。忽然，在祇有風雨騷擾的寂靜中，她聽到一個聲響，即使掩耳的手指也掩不住。

這是一扇門的聲音，很快地開了又關了。她站起來喊了一聲，粗野的聲音中含着希望。但沒有人回答，她想這祇是一扇百葉窗的碰撞而已。

風暴仍在繼續，而且越越厲害。她不能再在這大房間內獨自下去了。在她自己的臥室內，在她床上，至少能有些許安全。她可以拉上窗簾；她可以用枕頭來掩住耳朵。

她快步向甬道上走去，躲着閃電的追逐，恐懼使她心跳，長裙在身後拖着，兩手向前伸開，如一個盲人在摸索着前進。

直至走到門口時，她才看見友洛站在那裡，望着她。

在逃避恐怖的前進中突然止住，兩臂搖幌着使目已穩定，在半昏暗中，她臉上露出慌亂的顏色。接着她便呆若木鷄，在風雨聲短暫的間歇中，室內聽得到她那響亮而不規則的呼吸。

他向他伸着手，慢慢地走近。她望着他走來，兩手垂着，昏昏地在等候。他走到她身前，溫和地抱她在臂彎內。於是她伏在他身上，狂放地墜泣，攔住他被雨打濕的衣袖，把臉貼在他頸項上，哭聲中吐出斷續的，最痛心的言語，她那最後的一點控制消失了。她感到他的嘴唇按住了她的，感到他給她溫柔的衛護，他雙臂所施的壓力，也感到自己心中躍躍欲試的飢渴，最後，感到一陣可怕而飄渺的愉快，似乎是雷電帶來的。

## 第二十六章

日落以前，風雨一直就不會停。當最後一聲雷的回響在諸山間沉落下去的時候，閃電已向東邊撤退，不時照亮那一面陰暗的山頂，放出青白的光。風雖然已經減弱，但雨仍在傾盆而下。

入夜時，雨勢開始小了，八句鐘時，停了。一團暗紫的光華掩上山和谷，山坡上的常綠樹幹隱約閃爍淡紅色影。樹枝都下垂着，陷入疲勞的寂靜；地上被蹂躪的花朵，青艸與松葉放出強烈的甜香。小鳥以最後的啾啾互述剛才的一場風雨，然後在漸趨昏黑的穹幕下紛紛入夢。

車輪在潤濕的石子上輾出不大的聲響。璵珊坐在車上，心上的焦灼使她更爲僵直，眼睛離不開那靜肅而無燈光的大宅。她試着安慰自己說美蓮是個強健不在乎的女人，但她記起父親說過她的健康日趨不佳。在那時，璵珊曾喊說：「沒有這回事！」但現在她很清楚她想起自從老林先生病後，美蓮很明顯地是日益衰弱了，因此很受到良心的責備。這場風雨是太兇了，什麼人都會因而膽怯的。一路上，璵珊看到了不少被吹倒的樹木，和一所棚屋。她自己對於風暴本來並不懼怕，但這一次把她嚇着了。

美蓮的窗戶上不見燈光，這加重了璵珊的焦慮。但正當車駛過友洛的窗下時，她突然看到有燈突然被點燃了，散出金黃的光芒，他並沒有拉下窗簾。璵珊自慰地嘆了口氣，當風雨時，也許美蓮並不是獨守這所空屋。

璵珊下車之後，車就駛回馬廐了。她向友洛的窗上望去，隨即渾身毛骨悚立。手上的陽傘跌落到腳邊，在初夜即將隱沒的天光裡，她的臉轉成恐懼的顏色。

很清楚地，她看到友洛並非一個人在，伴着他的乃是美蓮。她不能全部看到，祇看到他們的頭和肩部，他們是相互擁抱着，一眼看去，璵珊就能知道形態很親密。她看清了他們的臉，看清了美蓮圍着友洛頸項的玉臂。

璵珊永遠記不起當時曾否有意移



臉的們他了清看她

動足步，她記得起的祇是發覺自己靠着那窗下的牆壁，背緊貼住它，似要找個容身之處。在寧靜的夜色中，她聽到低沉而不勻的聲響，昏昏然經過好一刻之後，才辨明原來是她自己的呼吸。朦朧的眼前飛舞着銀光和金星；她的每根骨節都在搖動，必須把兩手向身子兩邊張開，扶着背後的石牆，才能維持不倒下來。她此時根本沒有想念，祇知道自己如染了可怖的病症，可能癱倒在足下的濕地上。

忽然，她急切地想要回到她的臥房去，去睡在自己的床上。她向自己喃喃地說：「越來越冷了，我得進去才對。」接着她開始低聲哭泣，縱然用手蓋住了嘴，泣聲仍透過手背傳出來，模糊而激動。

她永遠不記得她站在那裡有多久，但記得清醒時天已完全黑了，一鈎新月掛在紫色的天上，而她覺得渾身發冷。整個身子似乎要僵化或破裂了。她不會聽到什麼足聲，但當她費力地走開牆腳時，看到三層樓上每間房的燈都亮着，是僕役們已經回來了。

前門不會上鎖。她在黑暗中走上石階。大廳中已有人燃起爐火，像一顆赤紅的心臟在昏暗中搏動。一步一步慢慢地，她走入了自己的臥室，似乎在一小時內，她已變爲老婦人了。關上房門之後，她把陽傘、手袋、帽子和披巾放在椅上，爬上床去躺著。她依稀記得會看到美蓮的房門下透露一線光亮，但這一瞥使她覺得難過，以致把頭轉開不再看它。她靠著枕頭，兩臂向兩邊伸開，臉如石像似的。心上有異常脆弱的感覺；身體祇要稍稍動彈就能使肌肉劇烈振抖。

她維持自己靜止，不想睡，因爲即使一個想念也會使她陷入混亂的絕境。也許她會入了睡，也許是喪失了知覺，因爲當她再清醒時，見到有個光亮在她臉上搖幌。一個女僕進來了，擊着三支點燃的臘燭。那少女看到白色床毯上璵珊黑色的人影，被嚇得倒退了一步。

「啊！璵珊小姐！」她失聲道。「我不知道你在這裡！友洛先生說你大概是在城裡過夜了。但我想我還是把床鋪了的好，也許你——」

璵珊以兩肘將自己支起，這一個小動作似已用盡了她的力量。她把頭髮抖落到臉後，聽到自己鎮靜的語音：「我剛回來，南茜，覺得累極了。」

那少女放下臘燭，同情地點着頭，又點上靠窗的一盞燈。「小姐，這場風雨太糟了，是不？我們都想要回不來了。」璵珊坐起來；試着掩藏身體的顫抖。她又咳嗽，又嘆氣。「南茜，請給我一杯茶，一些果子蛋糕。」在她看到——前，她必須把這女孩打發走。

「好的，小姐，我就去拿來！」那女孩投以一個好奇的眼光，然後急忙地走了。

璦珊強使自己站起來。她對自己說：「我該控制自己。我必須思考。我不能露了神色。」但現在她不願去思考，先把陽傘，手袋，帽子和披巾安頓了，然後洗手，又把冷水潑臉，將頭髮整理光潔。她的肌肉已鎮定了些，但隔一時仍有劇烈而短暫的振顫。她坐在未燃的爐火之前打戰，知道這打戰是由於驚恐，因為屋子內緣於積聚的熱氣未散，氣候已溫和得多。

南茜來時，見她靜靜地坐着，雙手攔在黑裙覆蓋的膝上。璦珊向她道勞之後，嚼白膩頰地喝着冒汽的茶與蛋糕。最後她勉強喝了一杯熱而提神的花，吃了一些蛋糕。不能露一點神色，祇有饑才如此，這會引起混亂。我必須維持清醒而鎮靜，不然便會釀成不可挽救的錯誤，產生可怕的禍害。她喝了第一杯茶，當南茜回來取盤子時，她發現女主人已很正當了。璦珊要生一點火，那女孩先把窗簾拉上，然後跪在爐前生火，立刻在爐架上爆出火花與木柴拆裂的聲音。璦珊在一邊看着，已能向她詢問在城裡的一天是否快樂，並以縱不太感興趣但溫和地傾聽南茜的敘述。她們又略談了一些關於風暴的事，那女孩離去時，很高興地說：「小姐，晚安。」

但正當她走到門首時，璦珊以一句話止住了她。「南茜，家裡還有什麼人在？」

「是的，小姐，我會把食盤送到友洛先生和林太太的房內去，大約在一點鐘以前。友洛先生剛好在我們之前回來。」

「知道了。」璦珊沙啞的聲音幾乎是愉快的。那末，除了自己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看到或疑心了。於是她讓那女孩離去。

此刻，她可以運用思慮了，沒有憤怒與恐怖的思慮，但具有嫌棄與憎恨，兩者同如冰雪一樣地冷酷無情。她能以一部份的心理去思量，這一部份是脫離的，鎮靜的，而且幾乎是無感情的。

她問自己一個問題，並不含着衝動，一點也不憂戚，連忿恨也沒有：她該怎樣？該不該到友洛那裡去對他說：「該知道的事我已知道了」？該不該去美蓮那裡加以揭破？該不該等益甫回來時告訴他？

她想她是知道友洛的，他是個壞蛋與無賴，沒有良心或忌憚。很可能他會衝着她大笑，否定她，對她說謊。更可能的是他會對她說：「那末我在這裡無立足之地了，我這就走。」如果他以一走了事——想到這裏，璦珊長地吸口氣，就像看到一扇通往平安的階門打開了一般，他走後又將怎樣？是否壞事就算作好事，人的惡行就算校正了？是否他犯的罪惡就此不提了？這是不能甘休的。還有一點也是可能的，友洛也許知道已被發覺了，決定去向益甫自白，或是與美蓮双双狂奔，雖然對於後者，璦珊不無疑惑。友洛是不安份的，却不是個懦夫，做姊姊的很冷靜地考慮到這一點。家庭的體面又怎樣？老林先生又將怎樣，他是深愛着這寶貴的。他的健康能否受得住這場羞辱的揭露？璦珊不自主地又發抖了。

用盡了內心堅毅的力量才又使自己控制住，她告訴自己心裏如火灼也似地痛苦，友洛終究是父親的寶貝，在過往數個月內，她重又發現了這不快的事實。

她不能去告知友洛她知道他的罪惡。

能否去對美蓮揭穿呢？如果美蓮立刻去向友洛說，又待如何？結果將是與向友洛說被破一樣。

在片刻間，璦珊失去了部份的自制，她那高度的憤恨，感到恥辱的唾棄與反感就像許多拳頭，在理智的門上捶擊。這兩個卑鄙無恥的畜生，罪犯，家賊，門楣的玷污者！他們怎能做出這些事來，對益甫做出下流的事，益甫却愛和信任他的妻子，對任何人也無惡意？對這樣一個高尚，和善，完美的君子，他們怎能做出來？他把全部的心與生命交給了這娼婦，她却正眼也不瞧一下，不顧他的痛苦。他以友愛伸向他的弟弟，所得的回報却是一個致命的劇痛。為了做這件下流勾當，為了玷辱這所屋子，為了欺騙一個忠誠的丈夫，他們挑選了這個適當的機會。璦珊確定她已看透了這機會是安排好了的，小心地計劃了的。友洛有意獨自進城，因而可以獨自過返。美蓮拒絕與璦珊同行，就為等她情人的歸來。他們的壞心眼裏一定會暗中得意的大笑。

莊重一生的璦珊破天荒感到了想撲殺，粉碎，踐踏的衝動，這項衝動迫使她跳起身來，緊握雙拳，眼中噴出火焰。她的毒念如一支火箭，將直射到那在房中幽會的，自以為姦情未被人覺察的一對。她快步走到門前，那唯一的想法是面對着他們，大聲地數說，將他們的作為曬給全屋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在理智恢復以前，她已置身在走廊上，響亮地喘息着。但當重獲理性時，她又感到強烈的震戰，匍匐着回歸她的座椅，喉間重又湧起一大塊疙瘩。她癱瘓在那裏，雙手掩住了臉，怒憤地前後搖晃着。

她幾乎做了出來，幾乎毀了益甫，又幾乎毀了她父親。她已幾乎踏上了危機，使這所巨宅遭逢更嚴重的災難，在那裏出生的巨宅。恥辱僅為一個人所知悉。緊閉在她的心扉裏絕不洩露。對於這好事的世界而言，是不妨事的，因為她不暴露無辜，不使他去贏取廉價的同情或惡意的訕笑。他深切瞭解益甫，益甫不會寬恕欺騙他的人。他可能會殺死他們；把那婦人與友洛一同趕走，那是必然的。但他所受到的傷害將是致命的；在朋友與僚屬之間，他將永遠挽回不了他的聲譽。妻子背着與一個不如他的人私通，他將永遠是個可憐蟲，他的自尊心決不能容忍這些，他一定會澈底毀棄自己。她父親也一定將備受無盡的痛苦，更可能的他會因此打擊而死去。

停住了搖擺，她以深陷在眶內的乾枯眼珠盯着會方。罪行是否就此寬解了，永不受到懲罰，而且隨時得以尋求機會重演？看來祇有如此，沒有解救的方法，除了知其事者長守緘默外，別無其他方法。為了救助被犧牲者，罪行祇有不被

懲罰。

但是，璫珊，怎能在此以後無窮盡的歲月裏，必須常時和他們在一起，看他們的虛偽面具？他們會否從她的神色上猜到她於此事有所知曉？如果她不屑與他們交談，或不能控制住鄙夷的眼色，他們會猜想到的。於是最後的災難仍將降臨這所巨宅，因為他們不敢與她分享此項秘密，必須圖謀實施更大的罪行。

所以她必須做個女演員，記得昨天是怎樣向美蓮和友洛說話，她必須維持說話的音調，隱蔽目中的忿火，克制住任何的戰慄。她必須扮演一個糊塗受騙的傻子，一個不懷疑任何事務的老好大姊。她必須做這一切可怕的，違心的，爲了父親與益甫之故。人類的肌肉是否能達成如是矯揉，如是可厭的自我控制？

她可是永也不會想到友洛與美蓮也許有他們的計劃。她十分肯定地認爲他們要保持生活的現狀，祇是尋取欺蒙益甫的機會。美蓮不肯放棄她所業已獲得的，友洛也不會。在友洛與美蓮之間會有純淨的情感，不徒在欺弄益甫，這意念璫珊從來也不會想反。

她以粗率而怪異的聲音自白道：「我祇有監視他們，看守他們，阻止他們再作此事。在白天，我看得住她和他。等益甫回家之後，夜間自屬他的分內。但目前，夜晚時我將探何措施？」

璫珊站起來對鏡端詳自己蒼白的臉色，十足地現着病態。她可以請她來同床，藉口虛弱與害怕夜晚，堅邀美蓮來陪她同睡，說自己不敢一人獨睡，美蓮是不能拒絕的。但想到那骯髒的女人要和自己同睡這張處女的牀舖，又不禁作嘔，這真是最要不得的。

但璫珊不會無端失掉了主見。她祇自我掙扎了五分鐘，就克服了心中的反感。她懷着冷酷的失望提醒自己，這是爲了益甫，爲了父親。二星期內，益甫就回來了，爲了維持這家的安寧，兩星期的苦難誠不足道。

心中作成決定之後，她如往常一般排斥了灰心與沮喪，以堅定的雙手爲自己卸裝，寧靜地上了床。然後拉鈴召來一個女僕，命她去請美蓮來。

首一可怕的步伐既已採用了，她祇得目光冷靜地望着房門，等候另一女人的來臨，心神倒也十分穩定。

(未完待續)

# 中國產物保險公司

台北市武昌街一段五十八號

電話

二二二六  
二四三六  
二七三一  
二六六一  
二四六一

#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本公司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 工程業務部

### 業務要目

- (一)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 (二)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 (三)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 (四)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 (五)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轉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 (六)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 (七)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 (八)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 (九)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 (十)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技術組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  
，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  
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  
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  
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  
購。

接洽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